

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以步履描繪山的輪廓——

台灣登山者的山林啓蒙與地景依戀

Treading the Silhouette of Mountains:

Mountaineering Enlightenment and Landscape

Attachment of Taiwanese Mountaineers

陳慧元

HUEI-YUAN Chen

指導教授：康旻杰 博士

Advisor: MIN-JAY Kang,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February, 2023



誌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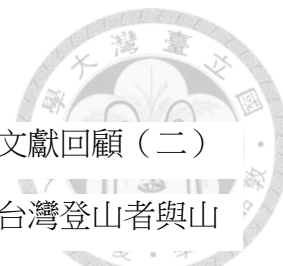


在城鄉所的時間被我拉得太長，謝辭卻被我寫得太短。

謝謝清華中文系楊晉綺老師、李欣錫老師、清華人社學士班陳瑞樺老師；
謝謝所有協助這本論文完成的人，填寫問卷填答者及受訪者；謝謝柴犬；謝謝
城鄉所所辦；謝謝城鄉所同學，丹威、Peter；謝謝王小虎、肇雄；謝謝 TGH
工作室，謝謝岱凝、昱仁；謝謝 TRAP 小甫、彤彤、膀胱；謝謝我的家人，包
括姊姊、弟弟、還有我的母、父；謝謝斑斑；謝謝口委畢恆達老師、陳其澎老
師；最最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康旻杰老師，讓老師失望那麼多次，謝謝康老師從
沒有放棄我。

2023 / 02

摘要



本研究以我自身專職擔任登山嚮導的角度出發，從（一）文獻回顧（二）環境結構登山政策（三）個人經驗調查與分析，重新凝視當代台灣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

先回顧了由古至今登山的演進與類型，以及過去登山在台灣的發展和意義，並爬梳台灣登山的使用者調查、市場以及相關的政策與制度，整理目前需更明確定義的人口、活動，並分析台灣的登山現況、登山活動的形式，同時書寫自身經驗，以剖析商業登山形式的框架與影響，釐清現今登山活動在商業市場上的產業現況、以及未來的可能性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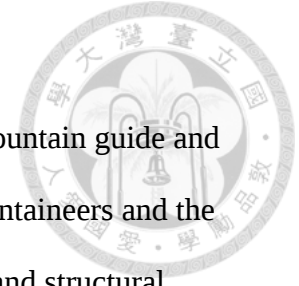
接著我從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中五官經驗與身體感知的理論基礎，嘗試以身體感知作為理解山的一種方式，結合段義孚所提出「地方之愛」

（topophilia）的架構，探討身體與山林之間的空間感知，揭露感官知覺是如何將地景、記憶、情感、與文化交織出意義，建構出山林地景的空間特性，並提出山如何作為一個主體，保持野地（wilderness）的特性，經由人類對山林的啟蒙（enlightenment）與視野，進一步剖析山林地景如何形塑登山者對山的理解，使之成為地景（landscape），進而成為地方（place），形成帶有依戀（attachment）關係的情感連結。

藉由回收 353 份問卷、與深度訪談 25 位登山者與及專業的登山從業人員，力求納入更多資歷深淺各異、組成更多元的登山者經驗，盼能以更厚實的研究訪調內容，意圖涵蓋更多象限的登山者，增添國內以人地關係作為主軸的登山研究方向——以冀找到台灣登山的關懷，從而描繪出當代台灣登山者各式絢麗的攀登姿態，作為往後台灣發展登山可能的價值路徑。

關鍵詞：感官知覺、山林地景、地景依戀、野地、路徑

Abstract



This thesis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my own profession as a mountain guide and re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mountaineers and the mountains through (1) literature review, (2) related environmental and structural policy reviews, and (3) personal experience surveys and analyses. I first reflect on the evolution and types of mountaineering from the past to present,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mountaineering in Taiwan in the past, and sort out user surveys, markets, and related policies and systems of mountaineering in Taiwan. I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mountaineering in Taiwan, the forms of mountaineering activities, and write about my own experiences to dissect the framework and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mountaineering, clarify the current industry status of mountaineering activities in the commercial market, and explore future possibilities for development.

Next, I draw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and bodily awareness of sensory experience to attempt to understand mountains as a way of bodily perception. Combining the framework of "topophilia" proposed by Yi-Fu Tuan, I explore the spatial perception between the body and the mountains, revealing how sensory perception interweaves landscape, memory, emotion, and culture to construct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 landscapes. I propose how mountains, as subjects, maint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lderness; and via the enlightenment and vision of human beings towards the mountains, how we may further analyze the process of mountain landscapes shaping mountaineers' understanding of mountains as places of emotional association and attachment.

By collecting 353 questionnaires and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5 mountaineers and professional mountaineering practitioners, I strive to include more diverse experiences of mountaine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qualifications, and intend to cover more quadrants of mountaineers with richer research and survey content, aiming to add to the research scope of domestic mountaineering with the focus on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hope of finding concerns for Taiwanese mountaineering and depicting the various splendid climbing posture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mountaineers as a possible value path for Taiwan's futur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eering.

Key words: sensory perception, mountain landscape, landscape attachment, wilderness, path

目 錄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圖目錄	vi
表目錄	vi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把自己種回來	1
第二節、現象建構：原來身體可以是思考的單位	5
第三節、研究發問：台灣當代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	12
第二章、關於登山：文獻回顧	15
第一節、什麼是登山？	15
第二節、在台灣登山	16
第三節、登山，是「登」還是「山」？	22
第四節、國內關於登山的研究	26
第五節、研究設計與方法	29
第三章、台灣登山現況	39
第一節、台灣登山活動	39
第二節、台灣登山政策與制度	40
第三節、台灣登山可能的產業發展	57
第四節、台灣登山者的基本分類：問卷調查結果	64
第四章、身體、地景與山林	75
第一節、以野地（wilderness）將山視作主體	76
第二節、身體實踐：感官知覺的經驗	86
第三節、空間感知：山林地景的建構	96

第四節、台灣山林經驗的啟蒙與依戀.....	128
第五章、結論：以步履描繪山的輪廓.....	140
第一節、美好的地方不在地圖上任何一個點，在一心追求美好的路上	140
第二節、路徑.....	143
第三節、結語.....	147
 參考文獻.....	151
附錄一、第一階段問卷題目.....	164
附錄二、第二階段訪談大綱.....	166

圖目錄



圖 1：印尼，龍目島，林賈尼 (Rinjani) 火山	2
圖 2：奇萊南華	3
圖 3：2018 文博會《BODY KNOWING 一座高山博物館》展場入口	5
圖 4：2018 文博會《BODY KNOWING 一座高山博物館》展內文案	6
圖 5：2018 文博會《BODY KNOWING 一座高山博物館》展內紀錄片	7
圖 6：草嶺古道，埡口	9
圖 7：嵐山工作站	11
圖 8：南二子北峰前的要翻越的劍龍脊	12
圖 9、現下登山吹起自組隊的風潮	19
圖 10：台大 90 周年特展《遠山》	25
圖 11：我擔任背煮帶嚮導，帶商業團走大霸北稜	32
圖 12：李美涼 教練的臉書公開發文截圖	51
圖 13：大鹿林道東線	63
圖 14：嘆息灣，哈伊拉羅溪上游南源溪底處谷地	85
圖 15：巒安堂（舊人倫林道工作站）	100
圖 16：蘭陽溪源頭	103
圖 17：南湖北山	103
圖 18：玉山山頂展望	119
圖 19：太魯閣峽谷	120
圖 20：八通關草原	121
圖 21：阿里山眠月線	123
圖 22：小奇萊草原展望	125
圖 23：遙望南湖大山西稜	126
圖 24：氣象博物館（02/11 的貼文）	127

圖 25：向陽山屋的柯三分大哥.....	131
圖 26：八通關古道東西段中點，大水窟山屋.....	135
圖 27：霞喀羅古道，白石駐在所.....	135
圖 28：奇萊南華光被八表附近東電西送高壓電網.....	137
圖 29：品田山山頂展望.....	138
圖 30：【野地教育輔導員】訓練課程期末攀登實際路線繪圖.....	141
圖 31：2023 年內本鹿家屋重建行動第 21 年.....	142
圖 32：行政院規劃中的 7 條國家級綠道.....	148

表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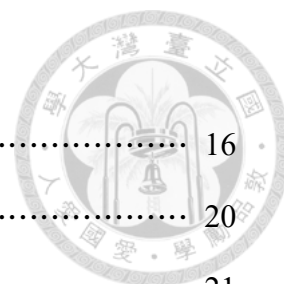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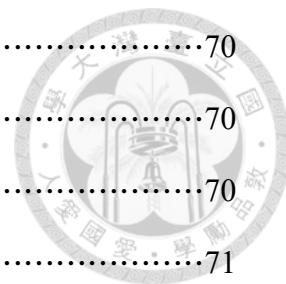


表 1：台灣登山活動形式·····	16
表 2：台灣山岳類型·····	20
表 3：台灣登山活動樣態·····	21
表 4：分析架構·····	30
表 5：參考段義孚「地方之愛」(topophilia) 分析架構·····	31
表 6：受訪者整理·····	37
表 7：台灣近年涵蓋百岳之入園人次·····	42
表 8：國內山域活動相關政府主管機關（本研究繪製）·····	45
表 9：《運動產業內容及範圍》·····	46
表 10：登山強制收費項目比較：馬來西亞最高山神山／台灣最高山玉山·····	53
表 11：《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對照表·····	56
表 12：性別比例·····	64
表 13：年齡比立·····	64
表 14：教育程度·····	65
表 15：登山頻率·····	65
表 16：居住地·····	65
表 17：年收入狀況·····	66
表 18：登山年齡（山）·····	66
表 19：出隊的隊伍類型（可複選）·····	67
表 20：出隊的路線類型（可複選）·····	67
表 21：主要出隊的路線類型·····	68
表 22：多數在隊伍中扮演的角色（可複選）·····	68
表 23：最受吸引的登山景色·····	69
表 24：登山的目的（可複選）·····	69

表 25：面對山的態度.....	70
表 26：是否更瞭解自己的身體.....	70
表 27：身體感官知覺是否更敏銳.....	70
表 28：是否更瞭解台灣的地理環境.....	71
表 29：是否更瞭解台灣的人文歷史.....	71
表 30：是否更認識台灣（土地）.....	71
表 31：是否更熱愛台灣這塊土地.....	71



第一章、緒論



重返縣道 184，把自己種回來。

——生祥樂隊，《菊花夜行軍》15 周年紀念演唱會¹

第一節、研究動機：把自己種回來

未曾上山之前，我都沒有什麼鄉愁。少數幾次的出國經驗，總給家人朋友笑稱樂不思蜀；我也確實不覺家鄉有何物令人生思（除了到歐洲才想念台灣的食物）。後來仔細回想，更正確的說：那時我的心中，並沒有所謂「家鄉」。

直到爬山、甚至開始帶團後，幾次和較年長的隊員相談，我才明白，「我覺得過去的自己像是『失根』的人。」當然，我出生、生長在台北，但我卻好像沒辦法那麼理直氣壯的說自己是「台北人」，因為心裡總是有種不踏實感，覺得自己並沒有真正認識台北這個地方；「台灣」也是，面對外國的他者，我會說我是台灣人，但我覺得那更多是關於主權、政治的台灣，而不是土地的台灣；別是當外國人問及：「台灣有什麼好玩？」的時候，我往往容易陷入一陣長考，每每登上新聞宣傳的美食小吃、夜市老街，真的都不是我的心頭好。

我答不出來。

後來，2015 年的 9 月，我登上印尼龍目島的林賈尼（Rinjani）火山。從海拔 601 公尺的 Senaru 登山口起登，直到海拔高度 2639 公尺的火山口邊坡高地，這 2000 公尺的高度差距，讓當時的我對於「一日四季」有了深刻的感受：剛開始，熱帶植物伴隨左右，頭上頂著強烈的日照，炙熱難耐，只管低著頭一路向上；腳步的節奏沒有改變，葉子卻從闊葉化為針葉，而腳底踩著褐色的泥土，濃霧時而籠罩時而散逸，漸漸的，裸露的岩塊和芒草取代了茂密的樹

¹ 出自生祥樂隊《菊花夜行軍》15 周年紀念演唱會宣傳標語（2017）。

林；更往上去，終於我看到藍天，再翻越一座座山沿邊坡，迎面而來的是大片黃澄澄的草原，彷彿綿延無盡；直到走近一陡降的峭壁，藍綠色的湖水映入眼簾，團團霧霧的白色蒸汽仍舊沸騰，從那張皆裂的噴口吐出，巍峨的火山便佇立在那湖中央。

那是我第一次的「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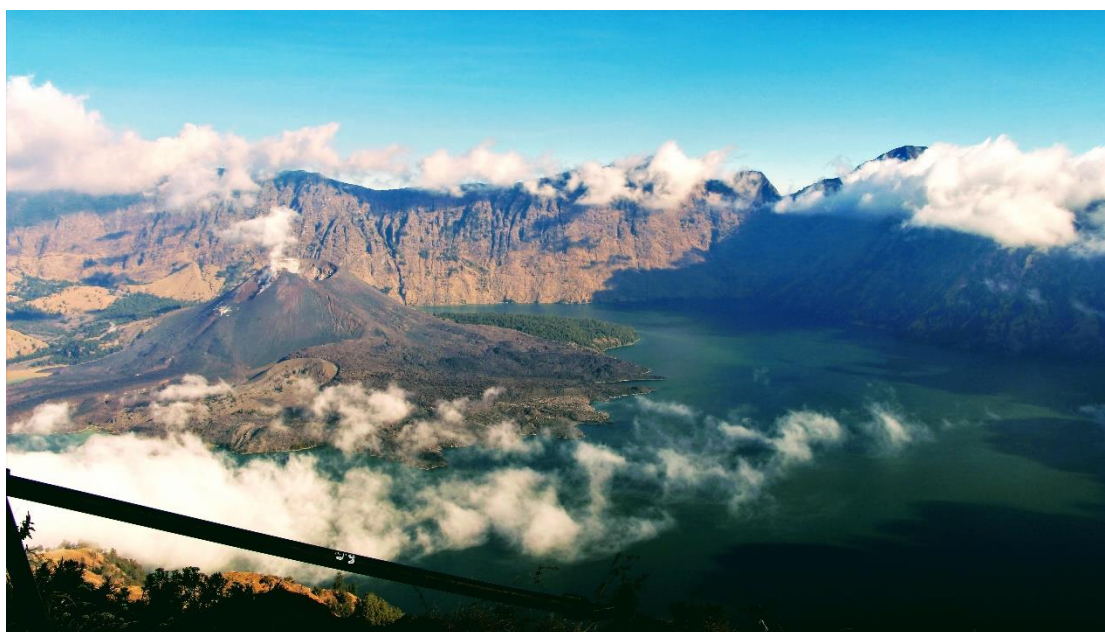


圖 1：印尼，龍目島，林賈尼（*Rinjani*）火山（本研究拍攝）

回到台灣之後，也會想有機會去山上走走。但直接報名商業團團費不低，對於要求的裝備毫無概念，也沒有相關的基礎知識，似乎便不知如何起頭（當時缺乏強烈的主動意願可能也是之一原因）。直到 2017 至 2018 的跨年，由研究所的學長大砲帶隊上山，才開啟我走向台灣山林的身體與視野。

那時的我還沒有自己的登山背包，跟朋友商借來的是 70 + 15 升的大容量背包，而僅僅 3 天 2 夜、住山屋、也外訂膳食的奇萊南華輕鬆行，就被當時什麼輕量化、打包技巧都還不懂的我，搞成了裝滿背包約 20 公斤重的負重之旅——12 顆蘋果、10 顆奇異果、5、6 根香蕉、還有很多餅乾巧克力，事後還

被曾是登山社的朋友笑說是上去賣水果的嗎？——不過，不若其他人坐夜車沒睡好，一路穿過樹林，走經崩壁、瀑布，我的身體從不感覺疲憊，也沒有出現高山症的反應，精神狀態更是再好不過。隔天的日出所照耀著的大草原，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雲海邊璀璨奪目的光芒，我就走在那金黃色的稜線上。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好像還滿能登山的。



圖 2：奇萊南華（本研究拍攝）

第一次在台灣上高山，去奇萊南華，看到了當年最後一天的日出，那日光萬丈自山嵐雲海間穿透，像是溫柔輕撫著山巒間起伏的金黃色草原，山稜的走向在此刻更加清晰透徹，登時我心的無比驚嘆至今仍時刻顫記。

也是在那之後，回到台北，我才終於安排時日前往台北市第一高峰七星山、以及開始探索台北周遭的山，而後警覺——是的、台北市真的無論東南西北，群山環繞，原來——這是盆地的感覺。後續在走台北小百岳、台北大縱走、大台北天際線等不同郊山所組成的路線之後，我發現自己有了更多不同觀看台

北的角度以及方式，而且每一次的經驗都很不一樣，觀看到的台北也不一樣，讓我感覺，光是台北的登山地景就有非常多不同的樣貌。

也是這樣一次又一次不同路線的經驗，讓我感覺自己更靠近台北了，像是地圖上的變得具體而清晰起來，地圖上的那些等高線不再死的數字，而是可感知的、彷彿活生生的高度。

後續，拜大砲學長開隊所賜，研究所的同學們也對爬山有了點興趣，又在一次因緣下走進舊好茶部落，從此便開始我探覽台灣山林的路程。

我的心裡開始逐漸有疑問：為什麼，台灣的山這麼美，然而我原先周遭的朋友們，幾乎沒有人（只有一位）有過高山的經驗？土生土長在台北 20 多年的我，怎麼會連七星山都從未去過？所有關於「登山」的印象，框限於小時候每逢週末給父母帶著去離家僅 15 分鐘腳程的象山。那時候的爬山，稱不上是自然體驗，那時候也還不流行登象山看台北 101，頂多是個運動習慣的培養。

那麼……到底是什麼，阻卻了一般人走向山林的腳步？

稍早前於 2013 年教育部體育署公布的運動參與人口調查中，「登山健行」是 5 項最普遍的休閒活動之一（教育部體育署，2013），台灣曾有過百岳經驗的人約有 50 萬人（李再立，2017），但經常登高山的人口僅約 3-5 萬人（葉金川，2012），由此可見，儘管有非常龐大的登山人口，但仍多以郊山為主，高山面前彷彿有道門檻，阻攔了人們的腳步。按此數據觀之，這些曾登高山的人口，無論原先動機為何，以結果來看，高山的經歷於他們而言都只成了「體驗」，而未能培養成一長期的「休閒活動」。

我自身的經驗恰恰相反：現在的我每逢週末便想著要去爬哪一座山，無論是郊山、還是高山，而在這樣的狀況下，我變得越來越在乎天氣；從前只看隔天下雨機率決定要不要帶傘，現在常常關注整週、甚至整月的鋒面雲圖，瞭解台灣整體的天氣狀況，據以安排登山的計畫，畢竟若下雨則從事戶外活動的風

險便提高非常多：只要下雨，則多半計畫便取消，只能從事室內活動；但若遇上好天氣，則心情也跟著雀躍起來。整個人彷彿跟自然的關係更緊密了。



第二節、現象建構：原來身體可以是思考的單位

自回到台灣第一次登高山（奇萊南華）的時間開始，同一年 4 月底我參加了 2018 年的文博會主題展《BODY KNOWING | 一座高山博物館》：那是個關於台灣高山的展：一個團隊，分作 2 個隊伍，帶著建築、音樂、文學、自然等來自不同領域的創作者，分別從不同的路線前進雪山，並於山上雙邊會師的冬季攀爬；策展團隊規劃了這個行程，讓創作者透過參與的過程進行創，並且留下紀錄，引領觀展者回想起人的「身體感受」，並透過感受重新反思人跟自然、社會、文化的連結，以及與自身的關係。



圖 3：2018 文博會《BODY KNOWING | 一座高山博物館》展場入口（本研究拍攝）



「請問老師使用最久的裝備是什麼？」離開三九山莊往雪山東峰途中，在一片竹林裡隨口問道在身後徐徐前進的伍元和老師。他不加思索，面帶微笑緩緩說出四個字：「這副身體」。

身體是直覺的學習工具，是個體建構世界觀的第一個途徑。透過觸摸、舔拭、碰撞所獲得的大量資訊，像胎記一樣附著在皮膚，滲入肌肉、骨骼、血液和神經，成為永久的感官記憶。那是官方數據無法傳遞的本體感受，惟有透過身體才能創造。(台灣文博會，2018)

荒野是打造文明的原料，而人類以文明再造荒野。一顆背包，一雙鞋子，一件外套，製造商用量化數據標示物件的防水係數、透濕度、保暖度、重量、尺寸、容量，同時劃分等級、用途、性別，整體設計也大致朝向更輕、更簡便，更方便使用與攜帶。但這並無法反映褪去科技纖維的包覆後，人類生存條件極低的事實。使用工具的能力和求生能力無法劃上等號，當「人類成了自己所造工具的**工具**」很容易跌落大自然設置的陷阱。

「請問老師使用**最久**的裝備是什麼？」離開三六九山莊往雪山東峰途中，在一片竹林裡隨口問道在身後徐徐**前進**的伍元和老師。他不加思索，面帶微笑緩緩說出四個字：「這副身體。」

身體是直覺的學習工具，是個體建構世界觀的第一個途徑。透過觸摸、舔拭、碰撞所獲得的大量資訊，像胎記一樣附著在皮膚，滲入肌肉、骨骼、血液和神經，成為永久的感官記憶。那是官方數據無法傳遞的本體感受，惟有透過身體才能創造。

圖 4：2018 文博會《BODY KNOWING | 一座高山博物館》展內文案（本研究拍攝）

展區其中一段紀錄影片，訪談了攀登計畫協作人，朱祐璽，他是負責其中一隊選擇的古社「志佳陽冬攀」路線。他在影片中說，當初決定接下「志佳陽冬攀」這個任務的時候，其實他壓力很大，因為下雪，路徑都被覆蓋，他對山況很沒有把握；尤其，這個任務是「無法撤退」的——比起上攀，下攀甚至更為艱難——因此，一旦往上了，就必須一直走到底才行。「我認為志佳陽冬攀可以

說是世界級的路線」，他說。接著在紀錄片裡頭我們就可以看到，登山的隊伍腳底裝起冰爪，在那我目測可能有 80 度左右的山坡直上。真的是「直上」，沒在開玩笑。難怪說下攀更困難，「沒有撤退這個選項的。」



圖 5：2018 文博會《BODY KNOWING | 一座高山博物館》展內紀錄片（本研究拍攝）

我看著影片裡的人們拿著冰斧一刀刀砍向冰壁，加了冰爪的鞋子一扎一扎的踢鑿進那雪白的牆面，我在螢幕外看得渾身顫抖，攝影機的鏡頭隨著人們的視線往上、往下，我彷彿親臨現場，感受到頑強的生命力在面對望不到頭的一片冰冷前所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慮：不往上不行，因為，真的沒有回去的路。

「就跟人生一樣」，那是當天在臉書上我看完展寫下的註解。大概是那時起，我才有意無意的開始明白，身體的感知如何帶我理解世界、理解生命。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可以從這種角度，以身體的角度思考來接近登山。

而往往登山的時候，有一種純粹。尤其是爬過夜山的時候，由於路途遙遠，加之身上負重，多半在行走期間，登山的隊伍是相當安靜的。那份安靜，不是尷尬、也不是疑慮，而是一種專注，絕對的專注。彷彿身體感官被全部打開了一般，泥土和落葉沙沙的聲響，陽光鑽出落葉間隙在閃爍發光，你的眼睛跟著閃閃發亮，想要捕捉所有目光的可及之處，一點不放過棲息其中卻又瞬息萬變的草啊木啊花啊昆蟲和動物，一吸一吐，每個步伐之間都是回答，卻也彷彿

佛終生的命題：「我為什麼在這裡？」、「現在我要去哪裡？」必須很有意識的呼吸。因為有意識的呼吸，我才能夠有自覺的運動身體，編制自己的節奏，調整到最適勻的狀態。氣體的交換，讓身體本能性的召喚生之欲望，並做出相應的動作：上陡攀峭，放慢呼吸，但邁開步伐；勢平緩下，則維持蹣跚，回穩心脈。

沒錯，呼吸。跟著呼吸，我才找到了我的腳步。進到山林之中，讓我能夠全心的感受，每一次的動作伸展都在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每一吋的肌肉都似乎感知到神經訊號的傳遞，甚至是喚醒了我深層意識中的掙扎，讓我切實的感受到「活著」。

你在爬山的過程裡面，你有沒有問說：你到底感受到了多少件山拋出來的、傳遞出來給我的訊息？我的身體張開了足夠的觸角，把這所有零零落落散步的訊息通通把握起來，從而讓山進到我的靈魂裡面，改變我的靈魂？

詹偉雄在《山之生》（*The Living Mountain*）2019 中譯本新書座談會【山教會我們的那些事】中這般向聽眾問道。登時，我的靈魂好似又回到山上，聽見風的聲音，水的嬉戲，大地的呼吸還有天空的笑聲。他並援引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提出的哲學思考：用身體作為理解世界的方式，說明「要回到主體的位置，就要把所有命定的語言懸擱起來，用自身的體驗來查核語言的真實。」

是的，每一次當我終於登頂，我才更透徹的瞭解，觀看世界原來可以有這麼多角度——從山腳爬上山巔，有幸，從仰望到俯瞰、環繞、圍顧，看見山頭與山頭之間，天空與大海之間，日光與雲霧之間，河川與縱谷之間，人群與大地之間，生命與生命之間——我心裡想著：「啊！原來這才是台灣的樣子。」



圖 6：草嶺古道，埡口（本研究拍攝）

山在不同的高度、緯度、溫度，向陽背陽、迎風背風，氣壓高低、降水多寡，地形地貌、甚至年紀，都是高山哺育生靈的關鍵成因；也是為什麼小小一個台灣，卻能夠擁有 268 座 3000 公尺的高山，餵養孵誕出許多世界唯一的特有種：「台灣陸域只占全球的 0.0277 %，物種數量卻高達 3.8 %，是全球平均值的 150 倍。另外，海洋生物的種類也甚多，約為全球的 1/10，是平均值的 361 倍」（許曉華，2014）。一次又一次，不是柏油路上，我站在泥土、岩塊堆上，眼見山川河流，而不是擁擠的巷弄小吃、琳瑯滿目的招牌，我覺得好像更認識了自己的家。

然而，隨著自己登山資歷的累積，從一介新手開始，有機會成為隊員、甚至自己嘗試開隊，也接觸到更多像我一樣，原先並非登山社、也沒有爬山習慣，出於偶然或巧合開始接觸登山，而後便逐漸開始常去爬山的人，我發現

到，其實大家爬山的理由也各自不同：有人同過去「百岳縱走會師階段」（鄭安晞等，2013）所形塑的登山想像，上山便是為了看大景、撿山頭，甚至仍有抱持征服、挑戰、完成成就的目的；也有的人，走過古道、或是中級山的探勘路線，造訪了前人的生活足跡、重現過去的文化遺址，便深陷其中難以自拔——像是 107 學年度台大登山社社長偏愛此種路線，便引起一陣風潮（李逸涵，2018）——還有人，只是喜歡上山後與世隔絕的環境、以及一同上山的夥伴；但也有人，更享受在爬過夜山時，登山者們負重而默默行進，一路上悄無人聲，只有大地的聲響，那份安靜反倒觸發了登山者與自己的對話。

我發覺自己往往在想，這些人對山林傾心的喜好不同是來自什麼原因？什麼樣的登山經驗會讓他們產生這些想法？而這些感覺又是如何在這些特定的空間中被塑造？關於登山，是否有更多形塑跟想像的可能？

再接著我開始前往其它地方。我的登山資歷至今約 6 年，百岳數目約莫達到 70 顆，傳統路線，包括高山百岳、四大障礙橫斷等部分都有踏足，不過已經山頭的數目已經停滯了一段時間，一部分的原因是，剩下的山頭多是需要長天數縱走才會經過，而長天數縱走除了路線本身，往往在行程準備之前就必須解決的難題是「找到同樣能請長假的隊友」；不過，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走到後來，已經不再那麼追求高山、百岳，而是嘗試著去走更多不同的登山路線，像是盆松縱走（盆盆山湖南勢溪出松羅湖）、四神湯縱走（加羅神社、神代山、神代池、神代神木）、天長突宙上奇萊、南二子山雙峰的劍龍脊、郡馬嘆息（郡大林道上盆駒、馬博橫斷下嘆息灣）、雪白溪溯源等結合中級山或溯溪的非傳統路線，也去探訪了像是霞喀羅古道、巒安堂（舊人倫工作站）、大霸北稜（舊泰雅族傳統獵徑）、戒茂斯上嘉明湖（布農族傳統獵徑）、合歡越嶺古道上卯畢羊、南澳古道訪流興社、內本鹿警備道路，嵐山工作站出瀧澗，探幽古道、調查以前的人文遺址、或是循著原住民的路靠近這些過去以山為家的族人文化，因此讓我發現了非常多我所不知道的台灣。



圖 7：嵐山工作站（本研究拍攝）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所有的知識彷彿是跟著我身體的邁進一起向前的。登山的資料蒐集與行前準備與行後整理，絕對是增進知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當身體抵達登山路徑的現場，親臨前人曾走過的路徑，想像過去曾在同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想像、理解與實踐合而為一，完整的登山體驗讓我對於台灣有著更多的瞭解，也發掘了在這個土地上許多重要、但未曾被提及，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遺跡，與正消失的文化。

然而，在後來加入了更多登山社群、接觸了更廣大的登山人口，我才發現道，我上述的經驗，與絕大數的登山隊伍中一般人理解登山的方式，有著很大的不同。



圖 8：南二子北峰前的要翻越的劍龍脊（本研究拍攝）

第三節、研究發問：台灣當代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

因緣巧合之下，我自 2020 年初有機會擔任商業團的嚮導，開始帶人登山，帶團經驗至今差不多 3 年。儘管這時間稱不上長，但我想是足以說對登山商業團的市場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與瞭解。然而我發現，我在登山當中的經歷，我想分享、帶給商業團員的感受，與他們的回饋，這之間有著頗為巨大的落差。

每一次帶團上山，不管是我去過多少次、多熟悉的山，我都會重新擬定登山計畫，包含登山路線的基本海拔路徑天氣地形，然後對照團員的年齡比、性別比、資歷比，再審視行進時程，重新做安排。我會再次回顧整張地圖，確認山勢的紋理、水文的流向，當然不能忘記的是山上的故事，那些發生在山裡面的事情。我將每一次的登山都當作是第一次上山，也把每一個團員都當作是朋友，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想辦法去記所有人的名字，瞭解他們的背景，和他們聊天，分享我對爬山、對戶外、對自然的想法，希望能夠將我在山上的美好體驗也都分享他們。

只是最常聽到團員們的主動反應是：「還要多久？」、「到了沒？」或是「今天晚餐吃什麼？」除了基礎體能之外，最在意的還是目標，以及生活上的享受；即便若遭遇可能致災的天氣，當我欲勸退團員們更改登山計畫時，總還是會有團員較不顧風險的說表示：「都來了當然山頭一定要去撿啊！」最誇張的甚至會問說：「我們現在到的這是哪座山？」、「我們回程是走同一條路嗎？」類似這種完全不知道行程與登山計畫（但明明大部分的資訊幾乎全都有顯示在報名頁面上），而當我認真的一一數著遠方的山頭、要介紹這周遭的自然環境或人問歷史時，有意願聆聽的往往是少數。我感覺到，大多數的人還是將這些山頭、路線視作某一個目標要去達成、或是數字（百岳數量）欲待劃除，我感嘆的是，山裡其它的感受、更多可察覺的事物，恐怕大抵就是被這般「目標導向」（goal-oriented）給淹沒了，登山這件事情放到更廣大的活動人口當中，似乎扁平化了。

我遂感到好奇，不只是商業團的團員，其它各式在台灣的登山者，他們是怎麼看待台灣的山？山在他們的心中是什麼樣子？同時我也感到疑惑，不只是我和我所帶到的團員們經驗想法上之懸殊，以及包括前述我所提及之其他對登山擁懷獨特想法的登山者們，山林的地景本身具有什麼樣的空間特性，讓不同的登山者們在同一條山徑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在心裡面各自走出不同的「路徑」(path)？

那所以是什麼去形塑了人對山的理解？又，我自身所感受到的，強烈的身體感官經驗是否可能作為理解登山的一種方式？而在這之中，目前台灣的登山制度、政策與產業走向，既有的框架和願景是什麼？這又是否可能影響在台灣登山的發展與價值取向？

而登山者怎麼看待山，其實就代表了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前述所提及之經驗都十分真實而寶貴，因此我欲研究更多不同登山的「路徑」、與可能接近這些路徑的方法，以分析並瞭解山的樣貌是如何在廣大的登山者心中成形，**嘗試探討：當代台灣的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從而描繪出山的輪廓**。關於登山、關於攀登，是否有更多不同的方向？觀察當代台灣登山者如何可能的攀登姿態，興許能望見更多不一樣登山的方式，作為台灣未來發展登山的價值取徑。

接下來，我想需要先好好回顧：登山是怎麼一回事？

第二章、關於登山：文獻回顧



……健行的主要樂趣之一，在於它是一種有嚴格限制的經驗。每天早上，健行客的選擇只有兩個：走，或不走。

——Robert Moor：《路：行跡的探索》²

第一節、什麼是登山？

古時，登山並非作為一種目的，而是一種手段，以因應獵人、樵夫、礦冶技師、植物學家、僧侶、商人等人類往來及文明發展的需求（陳維霖，2000）。近代的登山活動則起源於歐洲。在 16 世紀前後，已有諸多探險隊、地理學者、植物學家為了科學研究而開始攀登高山（Ardito，2000 [2004]，黃中憲譯）；但一直要到 18 世紀的浪漫時代，文人對大自然感到興趣，對山的美麗而靠近山，才逐漸發展出了登山的活動。1786 年，由 Jacques Balmat 和 Michel-Gabriel Paccard 首次成功登上阿爾卑斯山脈的事件為界，近代登山活動於焉展開（江本嘉深，2007），1786 年也被視作現代登山的紀元元年。林玫君指出，近代登山是透過科學瞭解山岳、為了登山而登山，其登頂的行為即隱含了征服的目的（林玫君，2004）。

這樣的情況持續，一直到 19 世紀中葉，拜工業革命之賜，許多上層階級的人們有了更多的時間發展休閒娛樂，登山活動開始迅速的發展。1850-1870 年代，阿爾卑斯山脈 4000 公尺以下的山頭陸續被以英國人為主的各國登山人馬所征服（安川茂雄，1977）。隨後到了 1950 年代，登山活動雖出於兩次世界大戰有所停頓，但也因戰時的軍備競賽讓科技有了長足的進步，加上尼泊爾結束鎖國政策、終於開放登山，1953 年 Edmund Hillary 與雪巴嚮導 Tenzin

² 出自 Moor, Robert 《路：行跡的探索》，頁 336。（2018）

Norgay 共同登頂聖母峰，締造人類登山史的創舉；而一直到 1964 年，人類已登頂世界上全部 14 座 8000 公尺以上的高峰，（崔祖錫，2012）。

在那之後，現代的登山活動開始朝向更多元的發展：專業的登山者，在天氣、路線、技術上都嘗試更多的挑戰與革新，像是攀岩、溯溪、冬攀、獨攀等，開創前人未曾走過的路；不過同時，參與登山活動的對象也觸及到廣大的一般民眾，因此也逐漸發展出一般輕鬆好走的山岳健行活動。世界各國緣其地勢地貌，也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登山活動。崔祖錫便指出，除了冰河地形以外，台灣涵蓋了大部分的登山活動形式，大致可分為下列 3 種（崔祖錫，2012）：

【健行類】	台灣絕大多數的登山活動形式皆屬於此類。通常不會有危險的地形要過，因此不太需要用到繩具、刀具或其它攀登等專業技術裝備，多靠步行和背負即可完成。內容可再細分為：郊山健行（Hiking／Treking）、高山攀登或縱走（Backpacking／Backcountry）、中級山探險（Hiking／Exploring）。
【技術性攀登類】	包括攀岩（Rock Climbing）、抱石（Bouldering）、溯溪（Canyoneering）、冰雪地攀登（Snow and Ice Climbing），多需要如繩索、機械、腰帶、安全帽、冰爪、冰斧、溯溪鞋等額外裝備才能進行的技術型運動，相比健行需更進階而專門的訓練。
【其它類】	包含古道踏查、跨高度綜合探勘（勘查型登山）、其它多元化登山。生態、地質調查，文化遺址、原住民部落探尋，或高難度的綜合型技術探勘，皆屬於此類。

表 1：台灣登山活動形式（本研究參考崔祖錫整理之）

第二節、在台灣登山

台灣是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島嶼之一。受到板塊擠壓運動的影響，全島地形狹長，高山林立，僅僅 3.6 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卻有將近 70% 的皆為山

地，更坐擁約 268 座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教育部體育署，2016）；其它在 2900 公尺以上、未滿 3000 公尺的也還有 38 座山頭（中華民國山岳協會，2016）。整體來看，共可分為五大山脈：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山脈及海岸山脈；其中，中央山脈因其包含最多山岳和高峰，因此成為登山活動的重心，其與雪山山脈、玉山山脈共同建構了台灣絕大部分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楊建夫，2001）。

不過，台灣近代登山活動的濫觴，當屬日本來台殖民時期。在那之前，台灣的高山上應只有原住民為了生計與文化生活的山區活動。（沼井鐵太郎，1997；林玫君，2008）清領初期，對台灣山區實施「山禁」政策，一般漢人無法上山；儘管後期在牡丹社事件後，為加強對山區的控制，開始「開山撫番」，修建連通台灣東西部的越嶺古道，但除少數為政治、經濟目的冒險上山外，一般漢人仍對山區多所畏懼（陳佩周，1996）。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為有效的管理並利用殖民地的資源，透過學術與資源調查的名義，以國家機器的力量前進山區，進行武裝探險登山的活動，逐步揭開台灣山區的面貌（林玫君，2008）。在此之前，登山都仍只是手段。直到日本全面統治山區，在 1926 年創立「台灣山岳會」，各種山岳活動蓬勃發展，特別是在 1927 年時，日本人登大霸尖山道：「自此台灣已無前人未涉足之高峰」，認為這是科學的勝利、自然的征服，也是日本完全統治的帝國象徵——至此，登山本身成為目的，也是為台灣近代登山活動的宣告（鄭安晞等，2013）。

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受到肅殺的政治氛圍影響，台灣山區被列為管制區域，一般人難以入山，惟有經特許成立的社團方能申請、登記，才能爬山（鄭安晞等，2013）。直到 1970 年代，山岳界前輩為了推展登山活動，籌組了百岳俱樂部，並由當時登山界的四大天王丁同三、林文安、邢天正、蔡景璋，在 1971 年中央山脈大縱走結束後，共同商討名單，選定其中 100 座山頭

作為「台灣百岳」，從此開啟台灣山岳前人後進攀登百岳的熱潮（林玫君，2008；鄭安晞等，2013），影響至今。

除百岳運動以外，後續台灣的登山活動，還發展出海外攀登、技術攀登等更多元化的登山型態，而學生社團也逐漸開始蓬勃發展。而影響現今登山活動形式最大的差別，即是在 2001 年時，國防部與內政部放寬了山區管制程序，不但取消入山申請須為機關、團體 3 人以上組隊，還取消了登 3000 公尺以上高山需有嚮導隨行的限制，往後皆能以個人身分申請入山許可，無須經由登山社團代辦，也毋須擔心上山的資格，人人皆能自由上山（鄭安晞等，2013）。

時至今日，各校登山社、各縣市登山協會等登山組織／團體仍維持既有的運作模式外，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過去尚未普及的登山資料，包含大量的地圖、路線、座標、圖片等等，透過網路在各地傳遞與分享，而許多秘境美景在照片、影像的公開後，也吸引了更多人起心動念，想親自到現場看一看，而開始了登山活動（陳龍佳，2015）；同時，批踢踢電子布告欄、臉書等社群平台的興起，也有不少登山者開始嘗試以「自組隊」的方式「揪人」，與陌生人組隊一起登山，可共同分擔交通、住宿的費用，組隊人數夠多也能分工合作，互動得宜便能降低登山時的風險，同時不失作為認識其它山友的好機會，若恰好遇到較有經驗的隊友，還算得上省去一筆專業嚮導的費用。



圖 9：現下登山吹起自組隊的風潮（本研究製作）

一般而言，台灣的山原則是依據海拔的高度分為 3 種類型，包含：郊山、中級山、高山；不過也因應不同的高度及所需的準備登山裝備發展出不同的登山活動形式（梁明本等，1999；崔祖錫，2012）：



【郊山】	高度在 1000 公尺以下，通常鄰近都會區，交通方便，有明顯的指示牌，路徑清楚，多為石階步道。假日時人潮眾多，故也有許多人工建物，包含涼亭、座椅、繩索、甚至廟宇。路徑較短，可當日來回，因此不須負重，著輕裝、攜帶水便足夠。
【中級山】	高度約在 1000-3000 公尺，介於郊山和高山之間，範圍廣大。樹林茂密、定位困難、展望大多不好，較少登山者踏足，因此沒有指標，路徑不清楚。許多中級山的活動皆屬「探勘」類型，時常須攜帶指北針、地圖、山刀等裝備自行定位、開路，故也少有空曠平地得以紮營；另容易遇到溪流通過，還可能需要準備溯溪鞋、繩具等其它技術裝備；且氣候濕熱，昆蟲四佈，算是困難度最高的類型。然而海拔的高度與氣候，致使中級山終年潮濕多雨，林相豐富而有層次，堪稱最遠離塵囂的台灣秘境。因探勘路線開路困難，登山天數不定。
【高山】	高度在 3000 公尺以上。展望良好，景觀豐富，可見多種台灣特有種生物，最常作為登山者的選定目標。多年來因應登山的需求，開闢道路、興建山屋，許多高山皆郊山化，路徑清楚、有明確指標，且資料完備，只要有著基本的體能與計畫的充分準備，行程通常皆能順利完成。惟高山上氧氣稀薄，容易誘發高山症，嚴重者恐致生命危險，需多加注意。另外因高度上升，溫度降低，須特別留意保暖，否則可能導致失溫；還有高山上水源不多，應優先考慮固定水源地，作為登山計畫的重要指標之一。行程多為 2-5 天的過夜行程、或 5 天以上的縱走。路程較遠，因此多數須負重上山。

表 2：台灣山岳類型（參考梁明本等、崔祖錫，本研究整理）

但若是按照不同的登山活動規劃形式，則登山者會將登山的方式分為「當日山」或「過夜山」。

【當日山】	當日可來回，通常路程較短、海拔較低、花費時間較少，多為郊山，少數為中級山，因此著輕裝，攜帶少量水、行動糧即可。
【過夜山】	意即須在山上過夜，通常路程較遠、海拔較高、較容易遇到困難地形、花費時間長。因此須著重裝，背負三餐、行動糧、保暖衣物、炊煮用具，攜帶食物按行程天數多寡增減，另也可能須額外攜帶其它繩具、刀具等技術裝備。

表 3：台灣登山活動樣態（本研究按自身經驗整理）

在台灣，隨著週休二日的普及、生活水準的日益提升，無論是當日山還是過夜山，戶外休閒風氣盛行，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以登山作為主要的休閒活動。交通部觀光局的「國人旅遊狀況調查」中顯示，旅遊時主要從事的遊憩活動，其中「森林步道健行、登山、露營、溯溪」的佔比逐年增加，2017 年已來到 38.8%（交通部觀光局，2018）。和我自己的經驗趨於一致，從我自身周圍開始，看到不少朋友前仆後繼的分享登山的照片，還有從網路上越來越多介紹關於登山文章、著名登山景點的介紹，以及實地走訪之後在現場看到的人數，都能夠發現到，有越來越多年輕人投入登山活動的行列。中華文化總會復刊《新活水雜誌》後，也在去年（2018）編寫了關於爬山的線上專題【不是森林系，我們是登山系女子】，不過，其中的報導也指出，儘管越來越多人開始上山，但每一個人登山的原因都各不相同（新活水雜誌，2018）：

.....『IG 的山網紅比較想傳達他們喜歡戶外、把登山當作一種生活型態的概念。』郁庭說，山網紅男女都有，著重項目各有不同，有關注昆蟲、動物、植物的，也有強調冒險經驗、攝影或裝備的，.....



我自己也是。現在回過頭來想，我才醒悟，我並不是一開始上山就喜歡上登山的。最早，我應該只是喜歡「山」；而如今，我是更喜愛「登」了。

第三節、登山，是「登」還是「山」？

相較於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流傳於世，以笛卡兒（Descartes）為代表人物之一的唯心主義觀點，在西方近代哲學發展中，是梅洛龐蒂開啟了有關於身體現象學的論述。陳其澎在《身體與空間：一個以身體經驗為取向的空間對話》一書中，整理了西方學界的身體研究，並指出，最近的社會學家 Turner 指明 17 世紀以來啟蒙運動中所提出的現代化與理性主義，仍然「把心靈與身體分開對待，把身體視為心靈的附屬品」（引自陳其澎，2011）；然而梅洛龐蒂卻是從對感知的研究為出發點，反駁了傳統的身心二元論，並以知覺優先作為他的論斷主張（黃冠閔，2009）。

梅洛龐蒂主張身體是存在的主體，身體會透過實踐、行動與世界發生關係，並交融在一起，身體是「感知主體」（the subject of perception），具有知覺的功能（黃怡璋，2000）：

To understand is to experience harmony between what we aim at and what is given, between the inten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 and the body is our anchorage in the world. (Merleau-Ponty, 1945 [2019], Trans. Colin Smith)

身體是同時包含了身與心的和諧整體、是一種意識與身體合而為一的，是我們於世界中的錨定之所。

梅洛龐蒂還認為，是人的親身經驗，形塑了「空間」的概念；意即，身體是為與世界互動的場域，而空間在透過身體經驗之後被身體記憶形成身體圖式（body image），空間便在身體與世界的交融之間產生（溫硯萍，2016）。

以登山而言，這個「空間」，便是在身體與山林之間。

它不是一個安穩的、穩固的樣貌，更像是一個「動態的靜止／靜止的動態」。猶如莊珮琪認為「登山是不折不扣的『通過』狀態」，一種透過時間與空間的改變作為儀式，讓登山者能在其中反思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角色、處境、文化和價值，以及對自我身分的認同（莊珮琪，2016）。

通過置身於自然環境的身體，彷彿朝聖一般，遊走在精神性與物質性之間，在探索自然邊界與挑戰自身極限之間（莊珮琪，2013），登山者經由身體的實踐接收到了更強烈的刺激、更多樣而全面的感官體驗，敞開了全新的空間感受。並對這樣的空間感到新奇、感到興奮，感到前所未有的生命時刻。

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Yi-Fu Tuan）同樣是關注「人在『空間經驗』中透過『身體的感通』所引發的一系列或是連續性的『心理現象』」（蔡怡玟，2015）。段義孚以「地方之愛」（topophilia）來形容人類與物質環境的情感連結，並同樣指出我們可以透過感知與經驗來認識地方、甚至瞭解世界。（引自蔡怡玟，2015）段義孚說明地方（place）不只是物理上的空間，它還承載了人們長期的經驗、記憶、符號、歷史、和情感，所形成一對人別具意義的地理場所（引自張芳慈，2012）；而當這些經驗經過歷久的累積，便可能產生依戀（attachment），尤其當人們開始對地方產生依賴或認同，將之與己身視為一體、抑或產生了情感上的連結，遂形成「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張芳慈，2012）。

事實上，S. Schama 便曾表示，獨特的地景得以滋潤國家的認同（陳其澎，2010），Jackson 也主張地景是集體存在意識與強調認同的基礎（盧建成，2014），而台灣山岳國家公園的設立，也曾是為塑造國家認同的政策手段之一（陳其澎，2010；盧建成，2014）；然而要小心的是，若僅僅為了追求認同，則過於明確的指向性與單一的手段，則恐讓人忽略了原先地景所帶給人在自然環境中身體實踐的感官經驗，以致錯失以感知理解山林美的方式（歐宗明，2012），甚至錯失了探索世界的其中一種「路徑」（path）。

而提及「路徑」，林文玲（2013）曾以身體移動的論述，將原住民「找路」回家的過程，以錄像的方式記錄了「行進」時的特定目光，勾勒出原住民「對故土產生的深切『凝望』」（同上，頁 53），並表示這些錄像「內含的感知訊息（指向的情感結構）讓某種屬於族群的親密感油然而生，進而啟動族人彼此溝通、記憶敘說以及對祖先來自「地方」的體會與認識」（同上，頁 53），原住民的傳統領域透過身體展演得以再現，帶給人們記憶與情感，形塑了空間與意識的連結；同樣以「步行」談到空間與意識之間的關係，蔡正芸（2014）則是研究徒步環島者如何透過操作（doing）及操演（performing）確立徒步者自身的角色與認同，並在環島過程中一步一腳印的，以身體的實踐「重新凝結地方與自我認同，（再）生產日常性建構的台灣意識」（同上，摘要）；Kaisu（2013）以步行作為經驗地景的方式，研究了在肯亞山上工作的登山嚮導、協作們，並分析這些不同的群體，在不同時期以各自相異的視角是如何看待肯亞山，之於他們的意義。

回想起來，一樣是走路，同樣是 2018 年，我參加台大校園的 90 周年特展《台大遠山》，竟就有著從身體上迸發的深刻感觸。「你已經多久沒有走進一座森林？」去年的展覽正嘗試「把山帶進校園」。展場辦在台大藝文中心雅頌坊，很特別的空間體驗。主題的表現結合聲音、音樂、圖像，還有現地製作的投影錄像裝置，將原有的空間真似佈置得一座好比正待探索的山林；一步且未踏

入，僅是站於建物外一眼穿觀，明明是在校園內，卻彷彿佇立在某個未竟之地面前，怔直的身體便由得那落葉那光影那水滴聲的悠悠召喚，引領邁往想像中秋臨的枯枝木杈。

然而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我走進空間後足下的厚度。很明確的感受，地上這些沙沙的聲響，它們不只為外觀形式上的包裝，而是在每一腳每一腳踏下去後，我知道我踩到了，我踩到落葉間縫隙的呼吸，還有那空氣相互推擠的摩擦聲，想必只要是爬山的人皆能知曉：「是這觸感沒錯！跟走在樹林裡一模一樣！」腳底下好比堅實的泥壤，而我正踏著腐朽的黃葉惴惴前行，前往一處未竟的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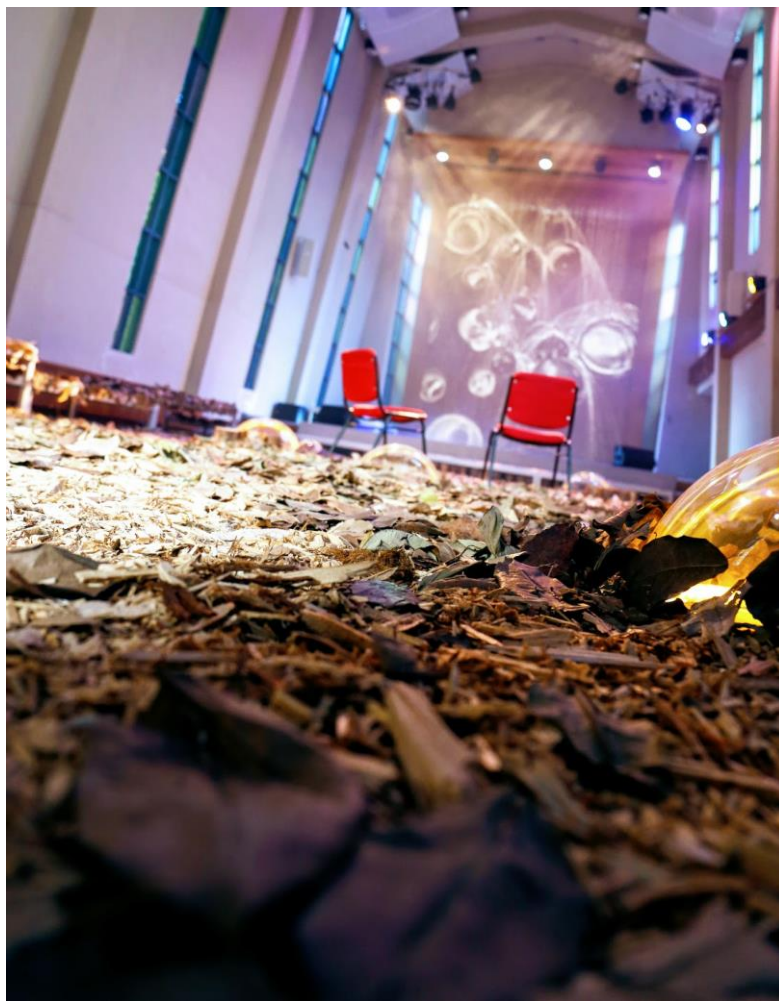


圖 10：台大 90 周年特展《遠山》（本研究拍攝）



回到台灣的山岳，其實我們可以發現，登山史就好比山和人的關係史。不同的階段，人們抱持不同的狀態上山，山和人的關係亦因之改變：從過去帶著目的上山，到如今不帶目的上山，卻可能出於在都市中丟失的感知方式，透過登山的身體實踐，欲找回以知覺理解世界的途徑。

第四節、國內關於登山的研究

按照張宗昌、余智生在 2009 年全國登山研討會上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登山論文中，以研究「登山者特質」的主題最高，此主題亦符合我欲探討的提問範疇；而研究細目則是「心理特質」、「社會行為」、「登山人文」比例較高；儘管如此，量化研究在比例上佔了 63.7%，高出質性研究不少（張宗昌、余智生，2009）。同時，陳渭璇（2012）也提到，登山論文主要的研究系所為體育系所及休閒所，意即，「登山」一方面被視為一個專業運動項目來看待、另一方面則視作一完全休閒的活動，這與我在搜尋並閱讀國內關於登山的學術論文之後，所得到的觀察和感想不謀而合。

首先，談及休閒／遊憩活動之時，這類論文多以問卷方式進行量化調查，而研究對象則多以當日山為主，意即爬山的類型皆為郊山、受訪者為陌生的散客，而絕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是以接近運動習慣，也就是健身、休閒、身心靈放鬆的預期效益在進行登山健行；而若相反，以深度訪談方式進行的質性研究，則受訪者多為研究者本身所屬的登山小圈圈，尤以過去／當下大學登山社團為主，爬山的類型不只是高山，甚至更多是探勘類型的中級山，而研究對象則多半呈現與社會之間有種拉扯的關係：像是張惠芳的研究指出登山是一種逃離與追尋（張惠芳，2000）；黃麗瑩（2007）則經由山上生理性別的經驗試圖找到建構自我認同的途徑；程詩馨（2007）雖然是從山屋的角度出發，但最終她關注的還是人介於都市與自然之間上山的矛盾。溫硯萍（2016）是少數以探討身體

經驗的研究，不過仍以性別為切入的角度。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以「登山者特質」為主題的研究，研究對象十分的兩極化。

前者偏向休閒／遊憩活動，可能因從事活動人數眾多、或研究屬性之故，研究者多半嘗試透過量化的數據描繪出從事此類活動人口之趨向；然而，也由於以量化方式進行研究，無法針對活動人口與山之間的關係做進一步更深入的探討；且研究者完全不認識研究對象，因此也無法就研究者本身提出更細緻的觀察。後者則似乎過於專業，不只是登高山，且幾乎都具備過夜山 2 年以上資歷，甚至數十次探勘隊的經驗；但也因研究對象設定的門檻過高，研究對象往往框限於研究者自身所熟悉的小團隊，因此，雖然對於所描繪的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能夠得出更清晰的分析距離與批判輪廓，但也容易呈現出同質性過於接近的研究成果，而較無法與得出不同結論之對象進行對話。

其中，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的論文，雖多半在深度訪談中都會談及研究對象在身上的身體經驗，但直接以身體經驗來反思在登山中人與自然的關係、以至於人與人之間角色互動的研究其實不多。

陳渭璇以自身在登山過程中獲得的自然經驗與深刻影響出發，藉由訪談的方式，探討歸納登山過程中自然體驗的內涵。陳渭璇發現，登山者的自然經驗是在平靜的狀態下，因為自然的情境、事物所引起包含感官感受與情感連結的反應：當登山者進入山林環境，由於其與登山者過往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的不同，因此登山者的身心都須經歷調適的過程——登山者感受到大自然之前，必須先感受自己——身體感官會敏銳到大自然的存在，並從感受去看待自己與山霖的關係。（陳渭璇，2012）

歐宗明則採用現象學，企圖反思並直觀登山活動的身體經驗。歐宗明認為，思考登山經驗活動的原點，應該屏除各項身體活動的目的論與功能論，轉向關注於行程的親歷體驗，並同時迴向觀照未加細查或習焉不察的的身體經驗

內涵，啟發行走於「登山之道」中之「身心體驗」，在個人生命中的深化力道。

（歐宗明，2012）

莊珮琪從自身從事戶外活動的經驗，以及在自然環境下的身體活動進行反思，企圖解讀人在自然環境中所進行的身體活動、還有身體活動經驗所呈現出的文化意涵，並對意象到該自然空間、身體活動與文化意涵而生產意義的自我主體進行反思。莊珮琪希望透過在自然環境中活動的身體與自然進行對話，重新定位自然的位置，致力發展與其公平與正義的關係，盼能獲得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莊珮琪，2013）

黃意嵐則透過觀察和訪談法，同樣以其自身的經驗，探討當代台灣登山者在山上的身體實踐所引發的身體經驗。黃意嵐指出，包含大量的移動與勞動的登山行為，讓登山者能夠進入長而完整、專注且寧靜的狀態，在這個狀態中，環繞登山者時間、空間將被放大，「此刻」、「此地」、「此人」構共出特定的身體實踐與經驗，讓過程中發生的事件和景物，與登山者呈現緊密且親密的關係。

（黃意嵐，2013）

溫硯萍從登山、溯溪及攀岩等移動過程中的身體經驗，參與觀察並深度訪談，研究人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五感體驗；溫硯萍從性別的角度切入，其最終研究的，還是為釐清這些女性受訪者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描述女性如何藉由接觸戶外活動的經驗，卸下性別的刻板印象，找尋最適合的位置，並從中發掘自己潛在的能量。（溫硯萍，2016）

而近期時主要以登山制度、政策的時事評論，常見於各媒體的專欄作家城市山人（董威言），在他自己網站上的簡介寫著：「我寫的是山與人的關係。」

（董威言，2023）恰好與本篇研究之方向未謀而合。我遂透過這個研究，向其請教了他對於登山的看法，詢問他對於是怎麼從制度面來看待他筆下的「關係」？

(.....) 大家想像中的政策不會跟人的關係太遠喔。要把文化分三層來看：最上層是精神文化、中間是制度、下面是器物文化。其實我在談論政策是講的是制度文化，制度文化產生的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探討的核心點是山與人的關係，從山與人的關係之中可以導出說為什麼現在制度會長這樣子。(受訪者城市山人)

確實，我認為，所謂關係，即是兩個主體彼此互相如何看待對方之間所產生的連結，並可能進一步形塑為一種文化；而這個文化自然是依據現實世界中物質實體的接觸互動所形成，構築出一穩固的秩序，協助這個關係得以維繫、並且持續。因此，關於山與人之間的關係，我會分別探討關於在台灣登山的發展現況，首先大致掌握長久以往的秩序如何形成，以及這背後所映照的看待登山的方式是什麼？接下來再進一步推到更原初的根本，從最直接的個人經驗角度切入，瞭解在 2020 年所謂「脊梁山脈旅遊年」後，戶外活動蓬勃發展的現今，時下在台灣從事登山活動的人，期待自來來往往各式不一樣的人群中，看見這些各自真實而不一樣的經驗，他們對登山所抱持的態度又是什麼？由此來重新審視，在台灣，山與人之間關係的變化與可能。

第五節、研究設計與方法

我最核心的發問是：當代台灣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我將從幾個層面逐步推進：(一) 文獻回顧 (二) 環境結構登山政策 (三) 個人經驗調查與分析。

第(一)個部分：在本章第一至四節，我已經先概略回顧了由古至今登山的演進與類型，以及過去登山在台灣的發展和意義。不過，早期的台灣與現今也有所不同，因此接下來的章節便會處理(二)的部分：我會將目前台灣登山的人口、市場以及相關的政策與制度重新整理，先是需要更明確定義的人口、活動，並分析台灣目前的登山現況、登山活動的形式，並以我自身經驗剖析市

場上的商業登山形式會對登山活動產生什麼樣的框架與影響，以釐清現今登山活動在商業市場上的產業現況、以及未來的可能性發展。

最後，是第（三）的部分：如同第一章第二、第三節所述，當我發現我的個人的山林經驗與他者有著巨大的差異時，我想緣由在於每個人關懷的出發點在基礎上就有所不同——簡而言之，可以說就是世界觀——而段義孚同樣藉由「地方之愛」(topophilia) 中所提出的要點，我認為可以同樣作為第（三）部分個人經驗的調查與分析之架構。段義孚提出感知 (perception)、態度 (attitude)、價值觀 (value) 與世界觀 (world view) 作為理解人與地方之連結及依戀關係的主要命題 (Tuan, 1974)：透過身體在環境中「感知」的世界是生活經驗的來源，而各個民族傳統文化的脈絡則會形塑「態度」，並結合對世界的認識便造就其「價值觀」，最終形塑出地方空間的「世界觀」(同上, 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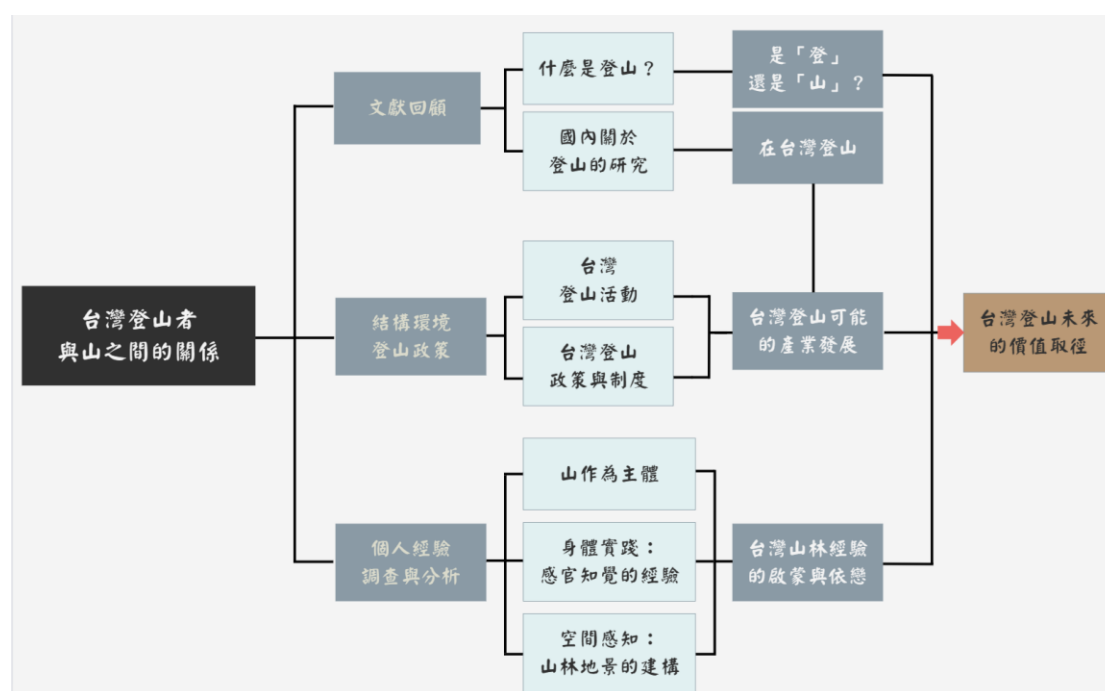


表 4：分析架構（本研究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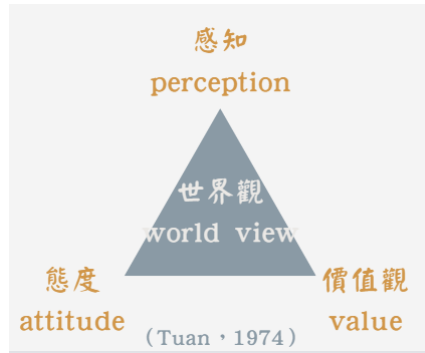


表 5：參考段義孚「地方之愛」(topophilia) 分析架構 (Tuan, 1974) (本研究繪製)

據此，若我欲以這個地方之愛的觀點研究人在山林地景中的世界觀，則我需要分別掌握兩個面向：地方 (place) 和人 (human being)。將這兩個面向分別解構、拆析再重新將之連結，合塑出台灣山林的啟蒙與依戀。

首先，我會將地方 (place) 的「山」獨立出來，將山作為主體 (subject)，嘗試用新的視角接觸山，再釋山「自身」(self-beingness) 的可能性，並以野地 (wilderness) 的特性，分析山為何在人的視野中亦抬升到對等的水平視線，其如何從「野地」成為「地景」(landscape)、終再成為「地方」(place)。

再來進入到人 (human being) 的登山者部分，我需要瞭解登山者開始爬山的契機，爬梳其背後生長的脈絡與文化以掌握「態度」；同時仔細梳理登山者在登山時的感受，微觀至宏觀的身體經驗都是極其重要的「感知」；還有登山者持續上山的原因，對爬山過程中印象深刻的經驗、以及其認為登山後對自己的影響，這能夠表現他的「價值觀」；結合這些命題，最終統整登山者的想法，探詢其面對山的態度，遂勾勒出登山者的「世界觀」。

上述這些過程，都是很深入的生命經驗，也許很多登山者在實際面對這些提問之前，也都未必曾仔細回顧過這些命題，需要深刻的觀察以及訪調。

觀察的部分，我自身專職擔任登山嚮導的 3 年經驗，恰好能對這些現象有所著墨。我將會從我在帶隊過程中有所接觸到的山友、團員，以及我參加自組隊、報名登山訓練課程、或參加其它登山群體中，所接觸到的各式登山者，挖掘我與他們的互動、在山上曾共歷的事件與反應，來進行解析。

我個人的登山資歷包括：師大登山社／山居登山社／TWEA 台灣生態登山學校野地教育輔導員／WEA 美國野地教育協會 OLTC 戶外領導員／LNT Trainer 無痕山林訓練員／EMT-1 初級救護技術員／WAFA 野外進階急救員／亞成鳥青少年野地教育公益計畫實習輔導員。



圖 11：我擔任背煮帶嚮導，帶商業團走大霸北稜（本研究拍攝）

而關於訪調，我希望能夠盡可能納入更多元的群體，但同時訪談的問題可能較多、較長，較難以在實際的山林現場進行，因此我會採用發放網路問卷的方式，讓受訪者是在時間充裕的狀況下進行表達。不過，一如上面所述，有些提問可能會需要時間消化、事前設想，如此所獲得之訪談內容應該可以是更細緻的。因此我設計了 2 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問卷調查，會有基本的問題跟部分稍具引導的敘述性題目，讓填答者能夠在回答的過程中反覆梳理自己登山的歷程，在逐步的問題中理解這個研究欲回應的方向與內容，而在最後同時讓對這研究主題感興趣的人留下他們的聯絡方式，以此進行下一階段。

1. 第一階段，問卷（詳見附錄一）

- （1）基本資料：身份相關資訊、主要的登山方式與特性
- （2）登山的經驗：登山的契機、後續的動力、深刻的經驗、特殊的事件
- （3）登山的身體感知經驗：對身體的瞭解、感官知覺的敏銳程度、行進時的思緒、身體最大的感受、感官知覺與意識上的覺察
- （4）山林地景的空間經驗及依戀：是否更認識台灣的地理環境／人文歷史、是否更認識台灣（土地）、登山前後對台灣山的想像／理解、是否更熱愛³台灣這塊土地
- （5）登山者如何看待與山之間的關係：爬山帶給自己最大的影響、給爬山新手的建議、關於登山的其它想法

第一階段的問卷中，除了基礎資訊的分類外，在（2）（3）（4）（5）中皆另有不少開放式的填答題，讓填答者能夠較完整的敘述其想法和經驗，以及其對於身體五官的感知、對於空間（也就是山林）的想像與理解，以期在這個階段便能將填答者在登山過程中的種種經歷匯整成初步的認識。

第二階段是半結構式的訪談，除了有設定好的訪談大綱外，另會根據受訪者第一階段所填寫的回答、還有現場的回應來進行提問與追問，期待在規劃一定的訪談範疇裡，塑造一相對開放的訪談情境，讓研究對象的主體經驗有更大

³ 此處所設定的調查命題是人與地景的「依戀」（attachment）關係，但我認為這個詞彙對於一般大眾需要解釋，而在缺乏實際互動下，若僅以書面文字闡述，無法確認填答者是否對「依戀」有著準確的理解，故在題目中改以接近而直白的詞彙「熱愛」代替之。

的發揮空間，而不至於受限在僵化的制式問卷或研究者本身的預設前提之內。訪談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對山、對登山、對身體、對自然、對環境的想法、認識與變化，以期更深入、更近距離的觀察、領略，摘擷出受訪者對山最核心的關懷、最深刻的想法，體現最誠摯的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

2. 第二階段，問卷（詳見附錄二）

- （1）山林的啟蒙：登山的契機、後續的動力、登山的目的是否有所轉變、山是否曾經是考驗或挫折
- （2）地景的依戀：登山時對環境的感受、身體經驗是否協助形塑山林的地景地貌、是否有過強烈情感連結的奇蹟的瞬間（pinch me moment）
- （3）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是否曾將山作為主體看待、登山前後影響自己最大的部分

第二階段的訪談，主要算是第一階段問卷題目的再深化。首先會請受訪者再次但更詳實的講述自己過去的登山歷程，剝開其初初對登山的認知與理解；接著以更明確而具體的敘事性題目，向受訪者提問，期待受訪者能夠毫不保留的闡述其經驗中，身體感知是否可能結合空間經驗，而交纏出對於地方的情感聯繫？並在最後請受訪者用擬人的角度思考，其與山之間的關係。

這些題目都是經過審慎的思量與安排，希望能夠把握好「引導、但非誘導」之間的尺寸拿捏，一步步走近受訪者，穿越他們的身體與他們心中的山林，期許得到裸裡的山林經驗的生命敘事，真實的剖析當代台灣的登山者與山。

訪談的部分，除了網路上所發放問卷進而能夠約談到的受訪者外，我也希望這份研究能夠同時把握到更資深、更豐富的、將生命中絕大部分的歷練都交

予山的登山相關專業者，因此我便另外再約訪了 5 位各自擅長不同登山面向的登山者，接觸他們長期以往的登山資歷，並探詢他們的省思，以及他們對目前台灣登山發展的看法、還有他們自己面對山的態度。

同時，為了使研究更聚焦於登山者身體的經驗、對山林的感受，以此反思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故本研究的田野範圍，將盡可能限縮在過夜山，或人跡罕至中級山——過夜，意即身上需要負重，在進行背負的行進過程中，人們必須更專注於行走、呼吸、整個身體的協調性；而人跡罕至，則往往路徑不清、雜草叢生，行走在這類山林中，則須對自然與周遭環境有更敏銳的觀察，並常常可能遭遇意料之外的路徑，因此更須小心謹慎的做出反應——在前述過程中，通常交通不便、訊號不好，形成一較封閉的環境，幾乎與外界隔離，而身處其中的人們便能更深刻的感受山林帶給身體的變化，更有機會觸動人們的生命經驗。

最後，這份研究在第一階段總共蒐集到 353 份的網路問卷；並在第二階段中幸運的尋獲 20 位願意接受進一步訪談的受訪者，加上 5 位登山相關專業者，總共訪談了 25 位登山者，作為本研究的分析基礎。

20 位受訪者			
丫澍	丹	林怡玟	v
斑斑	林玉倫	鍾溫如	eating
鰻	鐵杉	Keith	小銘
馬利加加	天南星	Wesley	德宏
台灣茶	小丸子	Pony	游皓宇
5 位登山相關專業者（按訪談時間排序）			
柯三分 （柯正民）	登山資歷超過 45 年，參與多次山域事故搜尋、搶救、救援等任務，並擔任山域技能授課講師、教練，如：消防署特種搜救		

	隊、林管處、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消防局、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曾任電視台外景節目《台灣全記錄》、《大冒險家》協同主持人、技術顧問。曾於 2010 <u>完登台灣五大山脈大縱走</u>探勘：2006 中央山脈大縱走 79 天／2008 雪山山脈大縱走 45 天／2008 玉山山脈大縱走 23 天／2009 海岸山脈大縱走 37 天／2009 阿里山山脈大縱走 31 天。
李美涼	大學時開始爬山，畢業那年首次到新疆天山爬山，從此愛上冰雪地，開啟了近 30 年的<u>海外登山歷程</u>。曾經攀登世界最高峰、世界第八高峰、南北美洲最高峰、歐洲最高峰；喜馬拉雅山、中亞帕米爾高原、天山山脈、阿爾卑斯山、喀喇崑崙山脈等，<u>足跡遍佈世界各主要山區</u>。目前為專職登山嚮導，2005 創立《冒險精靈》國際戶外登山社至今，主要帶人攀登世界高峰，協助山友完成自我挑戰。擔任國內外登山嚮導、溯溪嚮導、冰攀教練、達人女中攀岩教練、台灣山岳雜誌特約編輯、始祖鳥 ARC'TERYX 品牌大使。著作《南美攀登記》。
泥鰍 (蔡文秋)	登山資歷超過 40 年，<u>野訊國際登山旅行社</u>顧問。曾任野訊國際登山旅行社經理人、台北市野外協會理事長、台灣登山協會嚮導員總教官、山難救助協會中區委員會訓練組長。
崔祖錫	登山資歷超過 25 年，國際健行領隊，《台灣山岳》雜誌特約企劃與編輯，《Lonely Planet》雜誌國際中文版專欄作家，文山、大安社大老師，始祖鳥 ARC'TERYX 代言人，三腳貓登山社社長。過去探勘地域在鹿野溪與大崙溪，<u>中級山探勘</u>路以此為中心；海外登山經歷：海外：尼泊爾、西藏、歐洲、美國、日本、東南亞。著有《博客來-登山，才看得見最美的台灣：從郊山到高山 66 條經典路線和不可不知的登山常識！》

城市山人 (董威言)	百岳近 50 座，海外登山——日本冬季殘雪期攀登槍岳、富士山、立山連峰、赤岳／川藏地區駱駝峰冬攀／馬來西亞神山健行；近年常發表各式 <u>山林政策相關評論</u> ，積極參與全國登山研討會及論文發表；《台灣山岳》專欄作家，聯合線上《鳴人堂》專欄簽約作家，《太報》專欄作家。
---------------	--

表 6：受訪者整理

透過本研究，我希望從身體出發，更細緻的追問，人是如何透過五官的感知與自然環境進行互動，來探討身體與山林之間的空間感知。又，我好奇每位登山者是否皆感知到類似的身體實踐，因而觸發山林的啟蒙？尤其針對初次上過夜山／中級山的登山者們來說，是否亦會累積並疊加情感與意義，使之形塑認同與依賴，形成地景依戀，彷彿山林最終都將施予登山者如同魅惑般的召喚，使之不停上山、再上山？同時，山的本身具備什麼樣的空間特性，讓不同的登山者們在同一條山徑上卻可能走出不一樣的「路徑」(path)？而山林地景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形塑我們對山的理解？而身體的感官經驗是否可能作為理解山的一種方式？期待藉由前述的觀察與研究，剖析當代台灣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

在整理完（一）文獻回顧（二）環境結構登山政策（三）個人經驗調查與分析，有了（一）台灣登山的流變與意義——傳統文化的「態度」(attitude)、（二）台灣登山可能的產業發展——政策形塑的「價值觀」(value)、（三）台灣山林經驗的啟蒙與依戀——個人身體生命經驗的「感知」(perception)，將之三者攏聚一塊兒，摹寫台灣當代登山者的「世界觀」(world view)——尤其是（三）的部分，力求能納入更多資歷深淺各異、組成更多元的登山者，且再加入擅使登山不同領域的登山相關專業者，便是盼能以更厚實的研究訪調內容，意圖涵蓋到更多象限的登山者，並增添國內以人地關係作為主軸的登山研究方

向——以冀找到台灣登山的關懷，從而描繪出當代台灣登山者各式絢麗的攀登姿態，作為往後台灣發展登山可能的價值路徑。



第三章、台灣登山現況



……同時，為了確保登頂的成功，大家似乎只熱中於重複既有的登山路線，因而喪失了昔日拓山時代的骨氣。

——楊南郡〈新拓山精神的典範〉⁴

第一節、台灣登山活動

由內政部營建署發行的《台灣登山史·總論》中，依據不同時期所盛行的登山風氣，將前期台灣的登山樣貌做了廣泛而普遍性的分類：從 1926 近代登山開展、1972 百岳縱走會師、1981 海內外攀登多元，到 2002 山林守護教育，共分為 4 個階段（鄭安晞、陳永龍，2013），表示國內的登山至今也已經歷了 95 個年頭，顯見此活動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且行政院先於 2019 定調「開放山林」的政策導向後，交通部觀光局亦訂定 2020 年為「脊梁山脈旅遊年」，加之這幾年（2020）疫情使然，導致國內旅遊大爆發，登山活動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每逢連假，山下塞車、山上「塞人」，各處山屋、營地更是人滿為患⁵。

其實早在 1990 年代，隨著國內的休閒遊憩風氣逐漸興起，「技術型溯溪」這類具備挑戰性質的活動，開始與「體驗教育、探索教育」相結合；這樣的潮

⁴ 出自台大登山社《丹大札記》之序，頁 8。（1999）

⁵ 2020 年不時傳出山林人潮爆滿及亂象的新聞：TVBS 07/06〈無總量管制！百人瘋嘉明湖紮營 恐危山林〉（李祉函、劉錦源，2020）；三立新聞台 07/24：〈瘋國旅亂象全出籠！登山搜救、空中救援頻傳〉（三立新聞台，2020）；聯合報 07/29〈【山林瘋之亂 1】不出國瘋登山 人數暴增引發 3 大亂象〉（侯俐安、游昌樺，2020）；TVBS 12/07〈天池山莊大爆量 往「光被八表」搭一排帳篷〉（吳淑萍、陳嘉貴、黃國鈞，2020）。

流也促生了登山的商業活動，自 2002 年後邁向更廣大的市場。（鄭安晞、陳永龍，2013）

然而，將近 20 年過去，這個所謂的「商業活動」仍舊未具備一個法訂標準，實難真正將之視為一「產業」，進行有效的經濟價值分析。

若稱之為產業，則通常代表著相對穩定的市場：市場表示有相當的供需雙方，而穩定則意味著整體結構在相當制度下的管理。因此，以下將從 3 個面向來分析現今國內的登山商業活動，包括：（一）使用者（二）從業者（三）管理者。

首先是「登山」的定義不明，以致無法有效的統計活動人口、爬山人次，以致沒有辦法進行系統化的盤整及規模化的商業操作。

第二節、台灣登山政策與制度：

（一）使用者：登山人口

首先談的是使用者：台灣到底有多少人在爬山？畢竟必須先瞭解，平時會在此項領域進行活動的人口及規模，才能知道這個市場中的潛在需求有多少。然而現下「登山」的定義不明，以致無法有效的統計活動人口、爬山人次，以致沒有辦法進行系統化的盤整及規模化的商業操作。

2000 年行政院主計處針對社會發展的趨勢，對於民眾的休閒生活與時間運用進行調查，當時推估「登山、健行」人口約有 551.5 萬人（行政院主計處，2000）；可惜之後該調查案停辦，便未能獲得更多資料。而普遍新聞媒體報導所描述國內登山人口的資料，多引用自前衛生署長葉金川 2012 年於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所撰寫之專文，表示其依據國民健康調查資料，推估台灣以登山人口約有 500 萬（葉金川，2012），但細究便會發現，該文中其實並未說明其估算之方法；我爬梳了歷年國民健康調查成果，也未見與登山人口調查相關的資料，故無從證之葉金川的推估方法。

目前最貼近的估算資料，我認為當以教育部體育署 2020 年的運動現況調查為準：其調查中顯示，有 82.8% 的人平時會運動；在這當中有 77.7% 的人主要從事的運動類型為「戶外活動」；而主要從事的運動項目中，「爬山」排名第三，占比 11.5%，僅次於「散步／走路／健走」（51.8%）及「慢跑」（21.1%）（教育部體育署，2020）。

以此據之，按 2020 年國內約 2356 萬人口（內政部戶政司，2021）的數據看來，國內爬山人口估計可達 224.3 萬人。雖未如從前估計 500 多萬之高，但佔比全國總人口數的 9.5%，仍是不小的比例，相當於每 10 人中便有 1 人將爬山作為平時主要從事的運動項目之一。

調查結果中，其它 17.2% 平時沒有運動的人，最有可能從事的運動項目，「爬山」亦排名第三（5.2%）（教育部體育署，2020）。

另外，在交通部觀光局所公布的 2019 年台灣旅遊狀況調查中可發現，國人旅遊時主要從事的遊憩活動「森林步道健行、登山、露營、溯溪」排名第四，佔比高達 40.6%；最喜愛的遊憩活動則排名第二（13.8%）（交通部觀光局，2020）。

前述之種種數據，顯見國內民眾對於「爬山」普遍有著較高的興趣傾向。

事實上，隨著行政院先於 2019 宣佈「山林開放」的政策，並將去年訂定為「脊梁山脈旅遊年」，加之 Covid-19 疫情的影響，無法國外旅遊的情況下，國內旅遊風氣更盛，登山的人次屢見新高。

先從涵蓋國內登山客百岳範圍最多的 3 大國家公園的入園人次來看：

區域 年份	玉山 國家公園	雪霸 國家公園	太魯閣 國家公園	總人次	逐年成長率
2011 年	20,238	36,064	29,632	85,934	100%
2012 年	19,628	37,377	44,107	101,112	117.7%
2013 年	31,247	33,886	41,635	106,768	105.6%
2014 年	41,216	34,469	50,353	126,038	118.0%
2015 年	45,728	40,256	70,094	156,078	123.8%
2016 年	45,788	47,497	60,451	153,736	98.5%
2017 年	61,642	52,028	75,646	189,316	123.1%
2018 年	65,756	57,245	78,525	201,526	106.4%
2019 年	72,245	63,588	88,044	223,877	111.1%
2020 年	85,063	91,225	115,936	292,224	130.5%

表 7：台灣近年涵蓋百岳之入園人次

（參考玉山、雪霸、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本研究繪製）

從表 7 可以看到，與 2011 年只有 8.5 萬人次相比，人次有明顯逐年增高的趨勢，平均逐年成長率有 113.6%；去年的入園人次，比起 10 年前足足增加了 20.6 萬人，成長了 340%，總人次達到 29.2 萬；2020 年尤其，相比 2019 年就增加了 6.8 萬人，成長 130.5%（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21；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21；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2021）。

這還只有算上涵蓋「百岳」的「國家公園」，尚未包含其它山區，像是阿里山山脈、海岸山脈，以及其它不需申請入園的登山路線。

然而，儘管如此，近 30 萬的登山人次，與不論是 224 萬或 500 萬的登山人口相比，還是有著巨大的落差。

畢竟，登山人次的統計是實實在在的確切數據，而登山人口則是推估出來的，兩者間必定存在誤差；再者，登山人口的推估，不論是早先的行政院主計處、或是後來的教育部體育署，其調查方法都較接近於瞭解民眾的運動習慣，因此調查選項中的「爬山」含括了郊山、中級山、高山等各式類型的山；然而以創造經濟價值的層面來說，過夜的高山較易產生交通接駁、糧食用餐的需求，對裝備的要求更高，民眾才有採買的誘因，同時路線難度也較高，才有聘請高山嚮導的可能。

因此即便「爬山」人口眾多，但是否能真正推導出具經濟價值、且有相當規模的產業人次，仍需要更進一步的活動調查資料。

再者，其實登山的整體架構真的就像是旅遊，就是滿足「移動」、「食」、「宿」、以及「玩」的需求。前面第二章已經說明，所謂「登山」，其實粗淺來分便有著（1）郊山（2）中級山（3）高山，之分，而不同種類的山所能帶來的經濟價值差異是十分巨大的：

1. **郊山**：因臨近都市，交通距離短，路程短，不須過夜，食物、裝備要求不多，不少地方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即可抵達，或即便自駕前往，耗費的體力也少，因而能夠創造的商業價值非常少
2. **中級山**：交通距離都市比起郊山來得長，登山出入點可能不同，就有了接駁的需求；且路程開始變長，不少路線有著過夜的需求。然而，因國內的中級山目前少有具備良好住宿地（平坦廣大、水源充足）的路線，因此多數走此類路線的，多是以自身以具備相當登山能力的自組隊為主，最主要產生商業價值的部分為「移動」；不過，儘管中級山海拔不若高山那般高，然而只要需過夜，仍有著保暖、炊煮、睡眠等裝備的需求，因此「裝備」部分也會創造經濟活動
3. **高山**：交通距離長，有過夜需求，海拔又最高，多數人上山前還會在山腳下的部落投宿一晚；而且是 3 種類別的登山活動中，於山上住宿的基

礎設施最完善的，因而在各種類目中都可能產生經濟活動，包括「移動」、「裝備」、「訂房」、「訂餐」，相對來說也歡迎經驗較少的人參與，所以也就有了「嚮導」的需求，是所有登山類別中創造最多商業價值的類別。

然而，這些類別，在目前國內其實缺乏了有效的登山人口統計數據，因此無法有效的推估相關的經濟效益、以及此產業可能帶來的產值。無法有效估算的原因，來自於於台灣山林猶如多頭馬車的主管機關：除了有各鎮守山脈的國家公園、林務局、在此之外的屬於地方縣市或鄉公所的管轄範圍，尚不論還有跨地域的狀況發生；再論，若要涵蓋溯溪、攀岩等混合型技術攀登的路線時，還得把經濟部水利署也拉進來談；而當遇上時山難，又需要警政、消防甚至國防部等各機關的協助。

權責單位			管理／參與事項
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自然步道、林道、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進入許可證、山屋／營地申請（需附登山計畫）
內政部	營建署	各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入園證、山屋／營地申請（需附登山計畫）
		國家自然公園	國家自然公園
	警政署		入山證（需附登山計畫）、維護公共秩序（森林警察、國家公園警察）
	消防署		山難救助
	空中勤務總隊		山難救助

國防部	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空軍救護隊	山難救助 (配合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地方政府	含地方警察／消防機關	近郊山域／水域步道、野生動物保護區、進入許可證、 山難救助 、法規命令《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 ⁶ 》
教育部	體育署	主管體育與運動事務、法規命令《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登山／溯溪／攀岩／雪攀嚮導)
經濟部	水利署	主管河川、水利、水資源相關業務
交通部	觀光局	推動 2020 脊梁山脈旅遊年

表 8：國內山域活動相關政府主管機關（本研究繪製）

國人欲前往山域進行活動時，不同的路線會有不同的管制單位、以及管制區域，當進入特定管制區域時就會需要申請進入許可，包括「入園證」（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核發）、「入山證」（警政署核發）、「進入許可證」（林務局或地方縣市核發）；每一張證都需個別至該所屬主管機關申請，端看登山者的路線怎麼走，有的可能 3 張證都要申請、有的都不需要、或也有的只需其中 1-2 張。

另外，當路線難度較高，聘請高山嚮導的市場需求產生時，「嚮導證」的核發單位，又是另一個單位：教育部體育署——同時請不要忘記，「脊梁山脈旅遊年」的主責機關，是交通部觀光局，畢竟現今登山商業團的所提供的服務，與

⁶ 目前僅台中市、南投縣、花蓮縣與苗栗縣有訂定。

「旅行業⁷」的定義，十分接近——但現下，官方上所定義最接近登山相關產業的，卻實屬教育部的運動產業：「運動休閒教育服務業」：



產業類別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內容及範圍
二、運動休閒教育 服務業	教育部	一、從事對群體或個人提供運動及休閒教育（指導）服務之行業，如各種球類運動、啦啦隊、體操、馬術、游泳、武術、圍棋、紙牌遊戲（橋牌）、瑜珈等教育服務。 二、從事其他運動服務之行業，如不須以自有運動場所而籌辦之運動活動、運動裁判、<u>登山嚮導</u>及其他運動輔助服務。

表 9：《運動產業內容及範圍》（取自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粗體底線為本研究標註）

而當我們提及登山嚮導就不得不先敘明：嚮導證不具實質效力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二）從業者：登山嚮導

2006 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運動與產業》委託報告中便指出，在缺乏明確的產業定義及行業分類下，運動產值的推估相當之困難（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6）；終於，在 2011 年，我國訂定《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法務部，2021），並於 2012 年訂定《運動產業內容及範圍》（教育部，2021），開始系統性的將運動產業做更細緻的分類及評估，並發展相關計畫。

⁷ 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第十項：「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食宿、領隊人員、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事業。」

《運動與產業》裡也說明，運動產業中有大部分比例來自於服務業，當時的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便將「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列為重點服務業之項目（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6），登山嚮導現今的分類即所屬當中。

儘管早在當時（2006），登山嚮導就已經被列舉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其他運動服務業」的參考經濟活動之一（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然而事實上，在2012 年的《運動產業內容及範圍》中，仍尚未將登山嚮導置於明確的產業分類中；直到前年（2019）修正後，登山嚮導才終於明確的出現在條文的文字敘述裡。

教育部體育署在《109 年報》中將「推動山域嚮導檢定授證制度」作為全民運動組的 7 大成果之一（教育部體育署，2021）。但是，相比起舊制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責的《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1998-2006 的 8 年半就發出約 6000 張（李建興、莊淑萍，2009），平均一年發出約 706 張；新制的教育部體育署《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發證以來，2014-2020 的 7 年成果統計，僅發出了 658 張證照（教育部體育署，2021），一年平均只發出 94 張，相差 7.5 倍——舊制證照光 1 年發出量就比目前新制 7 年全部加起來還要多——此無疑是十分強烈的對比。

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出在嚮導證照本身，除了「可能」在廣告宣傳上看起來似乎比較專業，但真實的狀況是：對外（一般民眾）它毫無效用；對內（較長期從事登山活動的人），甚且遭致鄙視。

現今的《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中，將山域嚮導分為 4 類：（1）登山嚮導：擔任山域健行及登山活動之嚮導（2）溯溪嚮導：擔任溯溪及溪降活動之嚮導（3）攀岩嚮導：擔任攀岩活動之嚮導（4）雪攀嚮導：擔任冰雪地攀登活動之嚮導。不論哪類嚮導，欲取得證照，皆須受訓，方得取得檢定資格。（法務部，2021）

但是，自 2001 年國內放寬入山的諸多限制、登山也不再強制需持有山城嚮導證的高山嚮導隨行後，這張證照旋即不再具備法律上的實質效益——意即，無論是否持有證照，皆可入山，也可帶隊，不論該隊伍的組成是否包含盈利事實。（鄭安晞等，2013）

考照不僅要耗費時間、還要花錢：首先，訓練就所費不貲，不同訓練機構價格不一，課程費用從 7,000 – 8,000 元至 20,000 – 30,000 元皆有；接著，檢定也要費用，學科費用皆為 1,000 元，術科則按不同類別之嚮導有所差異，3,000 元、5,000 元或 10,000 元；而證照還有限期，每次 3 年，到期可展延，展延一次也是 3 年，但每次展延皆須接受複訓，又是一筆費用（法務部，2021）。如此費時、撒錢，卻未必能招攬到更多客戶，自然願意特別去取得證照的意願便大大降低。

而對於較長期從事登山活動的人而言，尤其是各大專院校之登山社，以我自己所知的師大登山社、台大登山社為例，各社團內其實都有自己的嚮導制度，同時還會分級：實習嚮導／初級嚮導／高級嚮導，不同等級的嚮導有不同的訓練及考試模式，且往往需要累積一定的資歷（包含曾跟隊走過的路線、自己開隊的路線、數量、難度、每支隊伍中擔任的職務），甚至有的尚須已合格的資深嚮導推薦，才得以申請報考；而不同等級的嚮導所能開設的隊伍類型（單日隊／短天數過夜隊／中天數過夜隊／長天數縱走隊／探勘隊）也有所限制。上述種種在在指出，身為一個合格的嚮導，不只要求學識、技能，更重要的是經驗。往往只有少數人，能夠真正通過、並且成為社上認可的合格嚮導。

相較之下——教育部體育署嚮導證照，僅要求 48 小時的訓練課程、8 小時基本救命術，便可參加檢定；檢定過後的實習，也只需一次連續 3 日以上的山城活動，便能獲得證書（法務部，2021）——光是校園登山社的嚮導制度就已比政府的制度更加嚴謹；遑論，山城嚮導證照遇展延時的所謂「複訓」，儘管辦法中規定「複訓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由本部公告之。」（法務部，2021）但往

往皆只要求完成訓練課程即可；也因此，目前完、全、沒、有任何訓練機構有針對「複訓」開設課程，所有的複訓，都不過是跟著初訓的人重新上一遍課程，授課的深度、廣度、難度都不會有所增加，也就形成一種「複訓就是花錢買照」、甚至圖利訓練機構的負面觀感。而參與訓練的學員其實大多也都知道，關於嚮導證目前的缺失，受訪者 Wesley 即表示：

大概在去年 10 月的時候去上登山嚮導的訓練（……）必要性我覺得要看個人。第一個是這張牌照並不是一定要的，這很現實，你要當嚮導，有人願意給你帶團就好了。考照這個，我沒有考，只有上課。以前開訓單位就是各地的登山協會，前年開始開放法人可以辦這個活動（……）結束之後還要報名考試，分術科跟學科，要筆試；這些完了之後要去實習（……）對我來說，我覺得我去那邊學到滿多東西的，眼界有開，在那之前可能都是自己爬山、自己查資料，我也從來沒有參加過大學登山社，也沒有專業的前輩在帶，就是土法煉鋼。去那邊之後有一個比較體系性的學習，對我的知識來講有幫助。（受訪者 Wesley）

同時，另一位曾參加過登山嚮導訓練課程的受訪者 Bi 表示，他原先亦非校園登山社出身，不過去報名了訓練，但最後亦決定不報考檢定另外的原因是，課程當中講授登山法規的講師表示：雖目前尚未有直接案例，但是就現有的法規⁸來看，當隊伍不幸遭遇山難，則有獲得嚮導證照的領隊所需負的刑責，可能會比沒有獲得嚮導證照的領隊還要來得高。

⁸ 《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職業登山嚮導：指以帶領或陪同登山者為業，並依法取得山域嚮導證書並載有登山嚮導之類別，或其他國內外相關團體所發具有登山能力證明文件之嚮導。」另第六條規定：「職業登山嚮導應就從事登山活動之山域地帶，具

由此看來，目前由教育部所開辦的嚮導證，對於未曾加入過登山社團的人，提供了一個系統性知識學習登山的機會，以「學習」的角度來說，還是能夠有所收穫；但若是以「證照」的檢核面來看，並未能提高一般從業人員的報名率，甚至因法規問題導致連結訓的學員報考檢定的意願都不高。綜合上述所言，我身邊周遭不論是登山社的朋友、或是有在帶團的嚮導，皆將政府所頒發的嚮導證照視為沒什麼用處的一張白紙，不需要、也沒有意願取照。甚至，就連登山嚮導訓練的授課講師都對目前的證照制度有所疑問，因為很多授課講師自己就沒有嚮導證：

備人文、地理、自然特性及登山相關知識，並持續提升相關技能，取得相關證書；帶領登山者登山時，應確保登山者之安全，協助登山者遵行相關規範。……」（教育部，2021）



圖 12：李美涼⁹教練的臉書公開發文截圖（本研究截圖製作）

⁹ 李美涼為專業登山家，亦為本研究受訪者之一。詳細介紹請參閱表 6（頁 36）。

造成這張山域嚮導證照如此定位不明的情形，最大的肇因還是出自於政府不願面對的登山產業真相：定義何謂「商業」登山。



（三）管理者：如何定義「商業」登山

以目前的台灣登山而言，法規上並未明顯區分何謂「商業活動」。儘管現在常看到以「自組隊」、「商業隊」來稱呼不同形式組成的隊伍，然而，實際的登山程序中，無論是申請入山證、入園證、或是登記山屋／營地的床位、保險等，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形式上都毫無差別，並不會遭遇有特殊需要被列管的狀況；因此，就政府的角度而言，每一份申請登山的證件，其份量都是相同的，屬於同一種「單位」，在山上能做的事情、不能做的事情，全部都一樣。

與此相對，以「國家公園」此概念的濫觴美國為例，其在「商業活動」的定義就十分明確：所有為使用國家公園之資源所提供之物品、活動、服務或協議，不論行使單位為營利／非營利組織，只要有產生利益之事實，皆視為商業活動（U.S. National Park Service，2019）。因此包括各種證件的代辦申請、因登山活動而產生的接駁、食宿、裝備購買／租借、人力聘用（嚮導、協作），到山屋管理、餐廳營運等，都包含在內；另外進出人次的使用配額、商用人力的職責分配、活動的責任與罰則，也有因應商業／非商業有著明確的規範和分別（董威言，2019）。

缺乏商業活動的定義，便無法將相關經濟行為納入，就無從對該產業的產值有著明確的估算。以最新（2020）教育部體育署所公布的〈107 年度運動產業年報〉及〈推估試算我國 107 年度運動產值報告〉內容來看，除了登山衣物及裝備有所提及，其餘前述因登山觸發的經濟行為皆未能包含在內。（教育部體育署，2020a、2020b）

再以鄰近的馬來西亞最熱門路線，東南亞最高峰神山（Mount Kinabalu）為例：每年大約有 27 萬遊客進入神山公園遊憩，而攀登神山人數則約為 4 萬人

次¹⁰。(林文和，2001)。其中強制規定登山者的必須花費包含：國家公園門票、登山許可證、登山保險、嚮導費、登山口接駁費、山莊食宿費¹¹；其它選擇性花費還有：攀登證書、行李寄放、登山杖租賃、協作聘僱（費用按重量計算）……等，林林總總算下來，費用大概至少約新台幣 8500 元。(Mount Kinabalu，2021；Stingy Nomads，2020；聯合報系，2019)

	馬來西亞神山	台灣玉山（排雲山莊）
國家公園門票	強制收費	免費
登山許可證	強制收費	免費
登山保險	強制收費	選擇性收費
登山嚮導	強制收費	選擇性收費
登山口來回接駁	強制收費	選擇性收費（200 元）
山屋床位	強制收費	強制收費（480 元）
供餐（含睡袋租賃）	強制收費	半強制收費 ¹² （850 元）
總費用	套裝價 8500 元	1530 元

單位：新台幣

表 10：登山強制收費項目比較：馬來西亞最高山神山／台灣最高山玉山¹³

（取自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粗體底線為本研究標註）（本研究整理繪製）

¹⁰ 根據其它網路上查訪之馬來西亞民間觀光網站敘述，疫情前每年至少約 2 萬人攀登神山。

（Wonderful Malaysia，2019；Stingy Nomads，2020）

¹¹ 2015 年後不再提供一日單攻行程，所有登山者皆須住宿至少一晚。(Stingy Nomads，2020)

¹² 排雲山莊並未強制登山者須訂餐，但山屋內也未留有供山友得自行炊煮之空間，若欲炊煮，則須至山屋外的樓梯間（半戶外空間）方得炊煮；但排雲山莊海拔高度 3402 公尺，相比平地溫差約 20 度，即使平地夏季入夜 30 度的高溫，排雲山莊屋外仍只有 10 度，一般狀況下不會有人願意在如此低溫時至半戶外空間炊煮，因此絕大部分住宿排雲山莊的登山者，仍會選擇訂餐，故此處寫成「半強制」。而 850 元為最多人選擇的供餐加租睡袋之套裝選項。

¹³ 各強制收費項目可自行分別訂購，但經各方比價後，套裝價仍明顯較為便宜，故採神山政府官網之最低套裝費用 1280 令吉／國際旅客計價，換算約新台幣 8500 元。



反觀台灣最熱門路線，東北亞最高峰玉山：入園證、入山證皆為免費，登山險、登山嚮導、登山口來回接駁均非必須花費，排雲山莊床位只要 480 元／人，即便將多數人會加訂之登山口接駁、供餐（含睡袋租賃）850 元（排雲山莊-塔塔加餐廳，2021）加總，費用也只需要 1530 元，價格不到馬來西亞神山的 1/5。

將登山行為可產生的經濟行為加以規範管理，除了能夠有效的估算產值、增進收入外，相對也能夠保障商業登山團的品質，包括：

1. **法定登山嚮導執照**：當登山嚮導證照作為商業團執業之標準時，所謂登山之「專業」標準才得以建立，有較統一的客觀標準，裁量欲以此營利之專業須具備哪些能力，確保商業登山嚮導的素質。
2. **公開透明的評價**：嚮導證照法定之後，欲從事此行業之嚮導及公司行號都將列管於政府單位，便有了明確的清單可供民眾參考；事實上國際間也有不少國家在政府的山域官方網站上，便提供網站連結直接查詢合法登記的註冊業者（董威言，2019、2020）。
3. **穩定的隊伍組成、價格、品質與風險管理**：現下台灣的登山商業團業者規模大小不一、且有著巨大差距，有資本額上百或千萬的旅遊業者、也有公司正式員工不到 5 人的中小企業登山社、甚至單打獨鬥的個人工作室、還有定位曖昧不明的登山協會，導致收費的價差很大，隊伍的規範也不盡相同——例如，羌虎旅行社所承辦中華民國登山協會的山域嚮導訓練便提及，最佳的嚮導團員比例應為 1：5，但很多商業團比例為 1：11（鄭侑青，2020）；還有，規範嚮導是否能兼任協作／接駁車司機？——很多的低價登山團，都是經由這類不斷省成本的低劣品質登山團所造成的。

4. 明確的法律規範及責任歸屬：現今教育部的行政命令《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教育部，2023a）裡頭，關於登山嚮導描寫都只有籠統的敘述、而缺乏具體的實質規範：反倒是更小眾的溯溪活動，可能因為是水域活動風險更高，反而在《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教育部，2023b）中，關於活動實施計畫、路線圖、包括爬升／下降／高度表、裝備、通訊裝置、退費時間及金額比例的標準都有明確規範，甚至明訂嚮導隊員比例、保險金額標準等，相比登山活動要來得清楚明確許多。

《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	《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
三、登山者從事登山活動，應本於自我行為責任，充分了解登山潛在風險，及山域事故救援之困難，審慎評估選擇山域，從事與自身能力相符之活動；登山者並應充分注意山域或其內設施相關警告、標示或相關公開資訊，評估是否從事具危險性活動。	<u>三、主辦單位辦理溯溪活動前，應於活動開始日十四日前檢具實施計畫，報活動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前項實施計畫之內容及其相關文件、資料如下：</u> <u>(.....)</u>
五、登山者自行從事登山活動時，應本於風險自我承擔，投保適當之保險。登山服務業者、職業登山嚮導、登山團體或其他登山活動之主辦單位。應協助有意願投保相關保險之登山者及相關人員投保適當之保險。	<u>六、主辦單位應依參與者人數，配置溯溪嚮導或安全人員；其參與者五人以下者，配置一人，十人以下者，配置二人，十五人以下者，配置三人，以下類推。但應至少一人為溯溪嚮導。</u>
七、登山者從事登山活動前，應自行評估登山活動路線之困難程度；必要時，應於活動前，	<u>七、主辦單位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或為參與者、溯溪嚮導及安全人員投保傷害保險或特定活動綜合保險；並協助參與者、溯溪嚮</u>

安排留守聯絡人，並於活動結束後，向留守聯絡人為解除留守之報備。	<u>導及安全人員視需要投保其他適當之保險。</u> <u>前項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給付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u> <u>八、主辦單位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參與者所繳費用總額（.....）</u>
--	---

表 11：《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對照表

（本研究繪製，粗體、底線為本研究所加）（本研究整理繪製）

光從用字的規範主體不難發現，《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多是出現「自我行為責任」、「自行評估」等用語，皆在規範一般的登山者；然而而《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則從頭到尾寫的規範對象都是「主辦單位」，表示政府其實就是將其歸類為商業行為，為了對一般消費者有所保障，所以必須要有實施計畫、資格規範、文件審定、還有合乎比例的人員比例與退費規則，才能對此活動進行管理。《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雖然也有提到「登山服務業者」，但所描述的內容大抵都只是核心價值，而沒有具體的數字或規範，這部分也有可能是因為水域活動相對來說危險性更高，因此法律上往往比較嚴格；然而登山的活動，特別是商業行為，就仍舊只能維持目前政府尚未真正商業化管理的階段，無法做有效的產業評估、就無法執行登山產業的規劃和發展計畫。

5. **產業的穩固與保障**：產業未能被規列入政府產業範疇底下之分類時，還有可能造成的影響，以 2021 疫情升溫三級警戒時為例，當經濟活動停擺時，恐因發生相關產業的工作者無法得到政府紓困的狀況¹⁴¹⁵。



第三節、台灣登山可能的產業發展

以我本身目前擔任超過 3 年商業團登山嚮導的經歷來說，3 年時間算不上長，但也有了相當程度，觀察並探討目前國內商業登山的省思與看法。

首先，雖然同樣稱作商業團，但實際的登山活動也可能分成各種不同的類型，且風格迥異：包括一般純粹主要是以欣賞風景的休閒登山；或是強調強健體魄要走高山百岳的運動登山；還有將關注焦點放在環境、自然觀察的生態登山；抑或是為了尋幽探訪各式古道歷史的人文登山；可能是瞭解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文化登山；也有雖然是登山，然而只將登山作為途徑，目的是為了其它生產活動的，像是需要山岳影像紀錄的攝影登山、或高海拔更容易觀測星象的天文登山；還有部分難度更高的非傳統型登山，包括技術登山、探勘登山等等。

如果政府能夠確實的將商業登山行為納為法規來調整，每家商業登山公司依據不同的認證規範去進行類型登記，那麼消費者在選擇的時候就更能有所依據，不會因為自己預想的登山風格與實際出團的風格差異太大，而致影響自己登山的意願和情緒。

1. 團員：

最常遇到的狀況是，因為絕大多數報名商業團的人不會是包團、都是散客為主，所以團員之間多數互不認識，就會發現有對於登山嚮往差異很大的人。

¹⁴ 聯合新聞網〈封山月餘沒工作！協作紓困無門「政府不要忘記我們」〉：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5571284>

¹⁵ 報導者（2021）：〈等待解封的日子：疫情裡找尋出路的服務業者群像〉：

<https://www.twreporter.org/a/photo-covid-19-service-industry>

好比近來社群媒體仍舊壟斷了一般人日常的眼光，因此任何活動如何以視覺呈現就是很重要的要素，也造就了很多在登山過程中會花費非常長時間在拍照、錄影、打卡的人，還有像是特別要求伙食要 6 菜 1 湯，嚮導也要很能背，可以協助多背食物、背酒背咖啡、也要很會攝影……；這個可能跟早期傳統的登山山友，上山粗茶淡飯就感到美味，會拍照但可能不會花那麼多時間，上山就是觀景放空，遠離塵囂等的風格有很大差別。

2. 嚮導：

我目前曾擔任嚮導經驗來說，嚮導本身的工作內容便十分模糊。我曾於 2 家不同公司擔任嚮導工作，2 家都沒有簽訂實際的合約，就是口頭約定工作內容：帶什麼路線／幾天，然後多數以日薪計價，通常帶團前一週左右會從公司聯絡人那裡收到團員名單、及入山入園等申請資料；而下山回報公司聯絡人後，公司便會轉帳薪資進戶頭。實際上是很接近於打零工的性質。

我當初有機會能夠獲得擔任嚮導的工作機會，其實也就是因為，先前已經有認識的學長在該公司擔任嚮導，而近來登山人口越來越多，報名成團數量也增加，因此嚮導供不應求，常會需要「外部支援」。

第一次學長來訊問我，什麼時候是否有空，能不能去帶團什麼路線，如果我時間允許、路線也沒問題，我就這樣進去協助了。前期一開始，處於「外部支援」性質時，多還是由學長轉問我，也就是說，我所獲得的帶團消息並非第一手，而是經過學長轉手的訊息；而在我參與過幾次支援之後，可能有被我帶過的團員也會給公司一些回饋及評價，也許是評價不錯，我自己也有向公司表態，說日後有機會的話可以更頻繁且長期的帶團，往後公司便開始會直接連絡我，向我詢問可帶團的日期和路線。但是，仍然沒有簽訂任何勞動契約。

時間久了，多少會認識其他嚮導，而就我所知，絕大部分的嚮導也都一樣，鮮少與公司有簽訂明確的勞動契約。也因此，絕大多數的嚮導，儘管可能有主要接案的公司，但其實都可能在不同家公司擔任過支援的嚮導，因為抽

籤、報名的狀況，各家成團的人數不一，但是總報名人次沒有減少的狀況下，一定會有成團，只是看是哪一家公司出團。

然而，不論只是支援性質的去其它公司協助、或是在同一個公司底下進行工作，絕大多數的嚮導們本身其實不太會互相熟識。因為嚮導的工作就是帶團上山，除非在帶團的時候因為人數較多、有機會與其它嚮導合作帶團，否則平日甚少機會碰面。甚至就我所知，有的人自開始擔任嚮導工作以來，一直到工作超過 2 年，才因為一次帶團的機會跟老闆一起帶團，終於和老闆見上一面。

在我看來，這著實是荒謬的。

當然，公司對帶團會有基本的要求，但多是關於安全方面，不要出人命，大抵就是最低限度。除此之外，其餘帶團時的工作流程、準備、風格，都不會有任何介入或干涉。

我曾遇過別的嚮導說，他的團員名單直到要去集合時才會打開來看；然而以我的經驗來看，每次出團都有很多資料需要核對，除了帶團團員的個資以外，還有他們的緊急聯絡人資料等等，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知道很容易產生錯誤，而事實上我也總在檢查的過程中發現，比如手機少一碼、身份證字號有誤、緊急聯絡人竟然一起上山¹⁶.....等，也因此我每一次收到團員資料時，我都會再三確認，並且另外製作成我自己的表格。

還有像是，這類個資為求準確，所以都會請團員輸入他們的身份證字號，以及生日，有了這些資料才能作入山入園的申請；但是，這些精準的資料其實並不直觀，所以我都會自己再另外計算，團員的生日換算，具體的年紀是幾歲，按照年紀分類，同時我也會標示性別，還有比如說從居住地址推敲團員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可能影響我在整體帶團作業上的要素，統整下來後，我才

¹⁶ 一般預設的緊急聯絡人通常都是親人，可能是父母、或是婚姻的伴侶；然而登山活動中這些親人也時常可能是一起參與登山活動的人，而緊急聯絡人必須要是山上出狀況時，在山下能夠協助的人，因此緊急聯絡人不得是一同上山的人員。

能確保所有資料的正確性、保障我自己帶團的工作流程，以及萬一真的當發生意外時，可以迅速的釐清問題並加以解決。

但這套流程並不會被納入公司的標準作業當中，如前述所說，只要能夠保證團員的人身安全，其餘事項基本上多數公司就是「尊重嚮導的現場判斷」。

在我看來這就是整個產業難以進步的原因之一。首先，嚮導和公司之間，只要達到最低要求（安全），公司對於嚮導往往沒有其它專業能力上提升的要求，沒有教育訓練、缺乏對於專業登山的願景，公司和嚮導之間的交流非常不足。而嚮導與嚮導之間亦然，平時都不會見面，沒有交流的機會，難以在同行之間有更顯著的競爭及學習機會。

許多資深的嚮導前輩都會說：只有當意外發生、出事的時候，才有辦法體現一個嚮導的價值。因為目前台灣登山的路線來說，尤其以百岳為重，難度實不算高，且越來越多人走，山上人越多、路被越走越大條，也就更安全，所以絕大多數時候的嚮導，除了領頭走路之外，難以表現其專業價值，與其說是嚮導，更多時候會被登山前被調侃為團員的褓姆。

關於這一點，我是深有感觸的。我在擔任嚮導工作之後，仍時常感到自己專業能力的不足。當然要把團員安全帶上山、登頂、平安下山，這個是絕對沒問題的；但是除了安全之外，包括天候的判斷、山勢地理水文的認識、人文歷史的知識、以及植物生態的瞭解，我都還有太多不足。也因此，我不會將自己擔任嚮導工作的時間排滿，基本上我是認為一個好的嚮導，一個月上山帶團的時間（嚮導本身自組走的路線不計）不該超過 1/2，甚至只有 1/3 的時間是帶團的工作時間，我認為才是最理想的。

但我遇過太多嚮導，且年紀資料多與我相仿，約 20-30 歲左右之年輕嚮導，主要都仍然是以經濟考量為主，都說希望每個月帶團天數可以超過 20 天，有的甚至說要 25 天——這實際的狀況真的可能是今天下山、隔天馬上又要上山的。遇到這些類型的嚮導，我心裡總想：這樣的嚮導，能夠進步嗎？進一

步詢問他們的帶團的風格和理念，他們給我的回饋大多是：幫助團員在山上創造美好回憶。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特別注重團隊氣氛，談吐幽默、會講笑話，最好還會拍照、甚至還有會帶喇叭播音樂給團員聽的嚮導，只要在整個過程當中帶給團員歡笑，並且順利登頂，當然伙食要美味，讓團員感覺「爬山是快樂的事情」，就是他們最大的目標。而對方擔任的是目前台灣市場上規模最龐大、出團人數最多的商業公司。

但我心目中的爬山不是這樣，或者說、不只是這樣的。我也曾與其它嚮導分享交換想法，並且認為以這樣作為基礎的登山，似乎過於表面，好像太接近於一般的旅遊，嚮導不像嚮導，比較像是旅行社的導遊，繼續長此以往，則登山產業，便容易困於市場的社會眼光，導致既有制度結構上的缺陷，影響了專業形象的建立。

我說：「很多團員都只會記得那種會背西瓜上山切、在山頂泡手沖咖啡給團員喝的嚮導；或是那種邊行進邊用手機、穿拖鞋帶團、用你看不見車尾燈的方式暴衝把團員甩在後頭，好像超猛超屌一樣；你把他『平安』而且『順利』的帶下山，他什麼印象也沒有。事實上，他們不知道你從頭到尾很專注的配速，讓他們用最輕鬆的方式走上山頭；他們不知道你時刻都在關注天氣、留意時間，舒服的讓行程完美配合在計畫中；他們不知道你隨時都在觀察團員的狀況，盤算著如何引導表現較需要協助的團員、又能夠同時照顧到能夠自處的其他人；他們不知道你一直保持記錄、並且回報留守，讓隊伍充分在最低的風險中繼續行進。」

我內心的體悟是：「他們不知道，就跟最好的科技一樣——最好的嚮導，是讓你感受不到嚮導的必要。」

我的想法裡，上述這些真的都只是最基本限度的要求。而怎麼在此之外，還能夠帶給團員更多東西，可能是知識的傳遞、可以是親臨現場的登山教育、或者是其它任何有機會觸動團員生命經驗的事情。

我的朋友崇文，也是後來鼓勵我參加台灣生態登山學校 TWEA¹⁷（下稱「生態登山學校」）訓練的課程學長，他也是全職的戶外工作者，也有擔任商業團的嚮導，他就跟我分享過——在生態登山學校當中，最注重的是野地教育（wilderness education），因此訓練當中會有許多軟性的課程，或可稱之為教案——他在一次帶商業團走大小霸群峰的機會下，用自生態登山學校習得的野地教育方法，嘗試帶領了一項教案；然而以客觀條件來說，這個教案其實是違反一般商業團帶團原則的：他將隊伍中的所有人拆散，一個一個分開走。

前往大小霸群峰的路線，在抵達馬達拉溪登山口前，必須先經過 19 公里的大鹿林道東線；過往這個林道是能夠直接驅車進入的，然而 20004 年艾利颱風強災侵襲，林道多處坍塌造成封閉，從此之後，大陸林道雖已修復，但除公務車外，其餘車輛再無法驅車進入（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23），而今欲通過大陸林道東線（除不斷試辦開放自行車進入外），所有人皆需長途步行 19 公里；而多數商業團都是原路來回，這一來一往就是 38 公里。

不過，儘管路線很長，但從前是車子能開的路，林道雖曾毀損，但比起其它處真的山體傾軋的林道，大鹿林道狀況實之可謂超常良好，沿路完全沒有任何困難地形，而步道本身平緩到只能說不能再更平緩。

崇文採取的教案是：回程時候的大鹿林道，要求所有人在這一整路上必須「保持完全安靜的獨走」。他讓團員每隔幾分鐘輪流出發，等待的人約莫等到看不見上一個出發的人後便可出發。這 19 公里的路程一般常人平均要走約 5-6 小時，那麼團員們也得保持 5-6 小時的安靜獨走。

¹⁷ 台灣生態登山學校（Taiwan Wilderness Education Association，TWEA）係取得美國野地教育協會（Wilderness Education Association，WEA）認證合作之公益性非營利團體（NPO），旨在推廣野地教育（wilderness education）等相關戶外教育指導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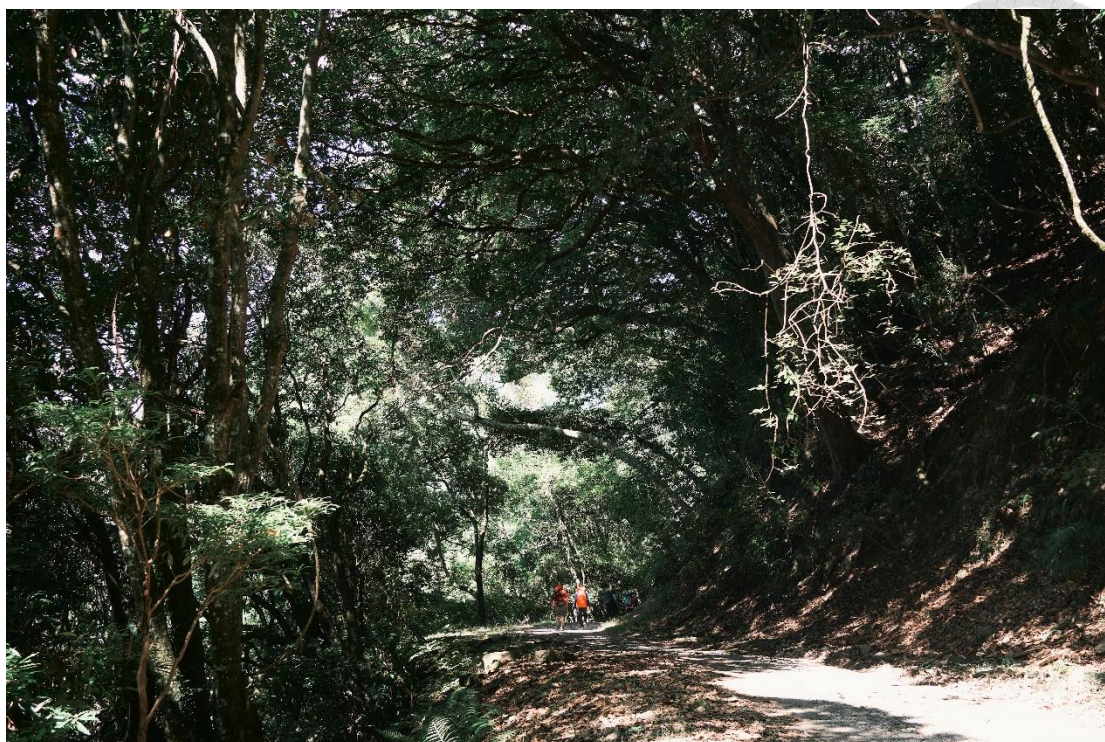


圖 13：大鹿林道東線（本研究拍攝）

一般有在管控帶團品質的商業團是絕不會任意拆隊的，更何況是讓團員獨走；然而崇文掌握住了主要風險的安全要素：（a）回程的路，表示去程已走過一次，非完全陌生的路線（b）沒有困難或危險地形（c）地勢平緩好走，便執行了一個野地教育的教案：稍微長時間的讓團員嘗試在戶外獨走，絕對的只能跟自己和環境相處。

我和崇文是在山上認識的，他與我分享時我們正在大水窟山屋裡一邊做靜態伸展一邊聊天休息。當下我震懾不已。或許這看起來僅是一個十分微小的教案執行，但是想辦法在商品、服務標準化的商業團裡面，找到機會試驗、帶領團員進行第一次非正規登山者會採取的登山行為，我覺得真是太了不起了。

嚮導，就是所謂帶「路」的人。「路」不只是實體上山的路徑，「路」是登山的取徑，可能用什麼特別的角度切入、不同的方式前往、以什麼樣的攀登姿態面對山——這是我認為未來台灣登山產業價值的核心問題。

回顧本節，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1）使用者（2）從業者（3）管理者的角度，現在台灣的登山活動仍然處於一個混亂、然而使用人數又不少的膠著狀態：登山人口比例不確定；管理單位多頭馬車、缺乏實證效用的訓練課程、尚未訂定的完善法規；而這其實也就反映了台灣一般大眾心中與山之間的關係。

下一節，我會以於網路發放調查的 353 份問卷，先對目前台灣登山者身份等相關資料的分析，有著對登山者粗淺的基礎認知，再進入下一章，深入的談人地關係。

第四節、台灣登山者的基本分類：問卷調查結果

以下是所蒐集到的 353 份問卷結果。回收到的性別比差異不致太大，男性稍多（54%）、女性稍少（45%）（表 12）；年齡比則以 20-40 歲占最大宗，兩者相加超過 70%（表 13），占比隨著年紀增加而減少；教育程度大學以上占比超過 95%（表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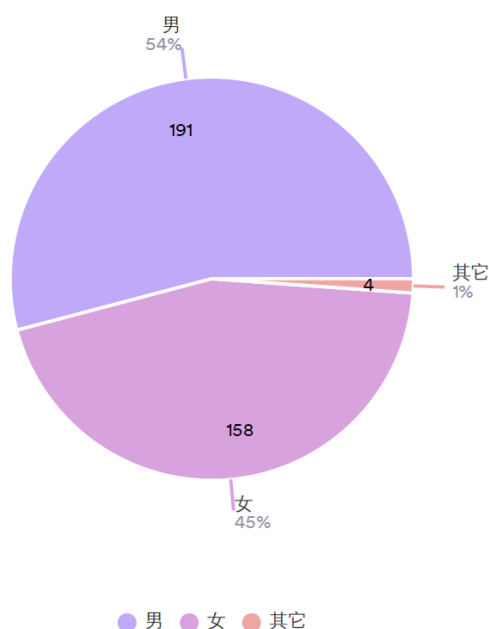


表 12：性別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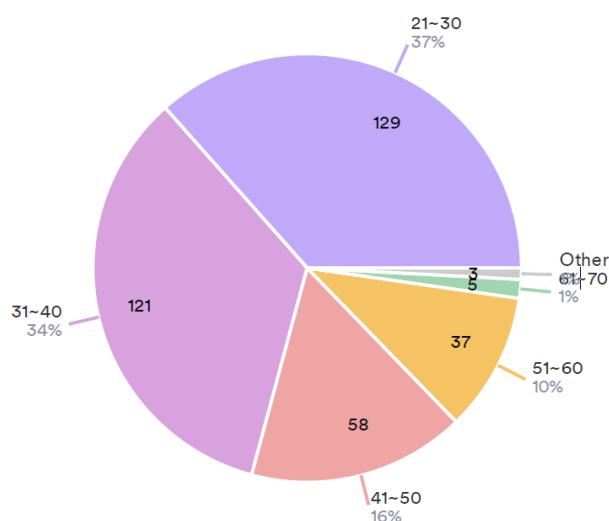


表 13：年齡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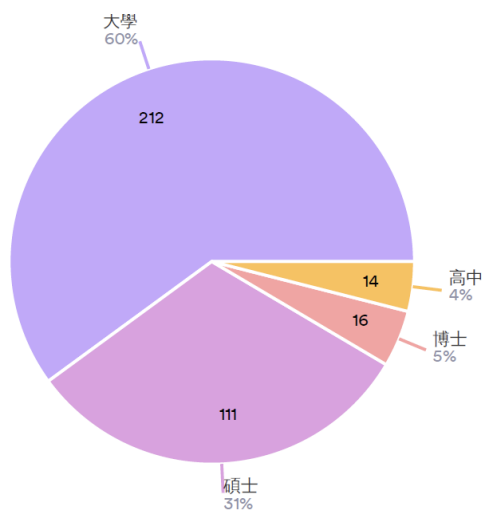


表 14：教育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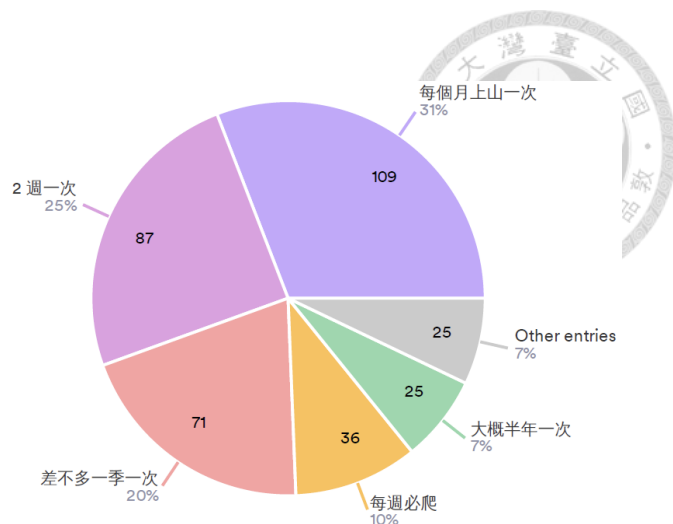


表 15：登山頻率

收到的問卷中，人口的居住地以直轄市六都為主，其中雙北最多，並呈現越往南、人口占比越少的狀況（表 16）；上山的頻率以每 2 週、每月、每 3 個月為大宗，看得出來喜愛登山的人口都有相對固定的登山習慣，每個月至少上山一次的占比加起來有 66%（表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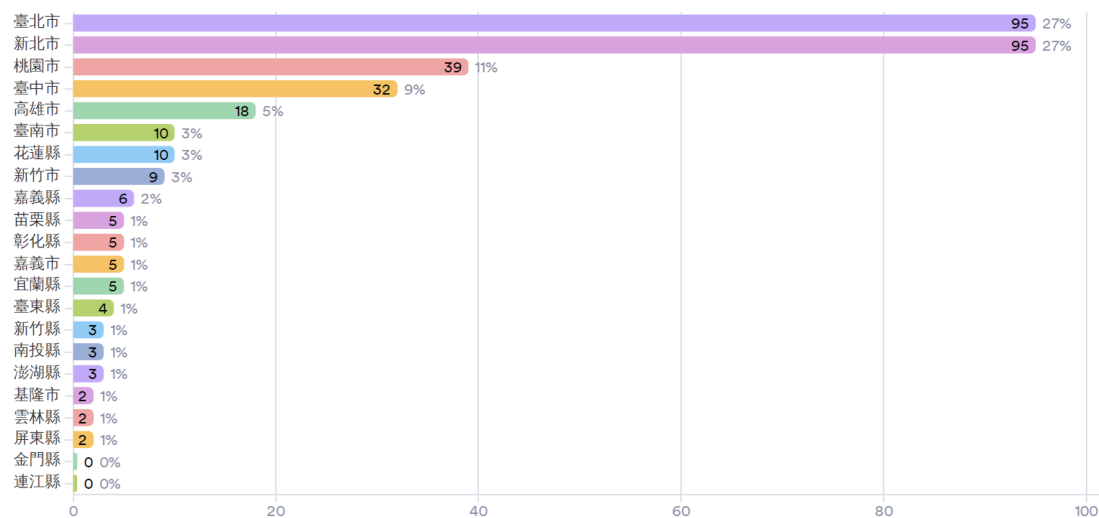


表 16：居住地

稍稍令人意外的是，從前許多人會認為登山是有錢有閒的人才從事的活動，但本次問卷結果中，年薪在 50 萬（亦即月薪約 4 萬初）以下的人數便占比超過 4 成，若將年薪 80 萬以內也含括，則占比達到 67%，將近 7 成的比例，年薪破百萬的比例佔比僅 17%（表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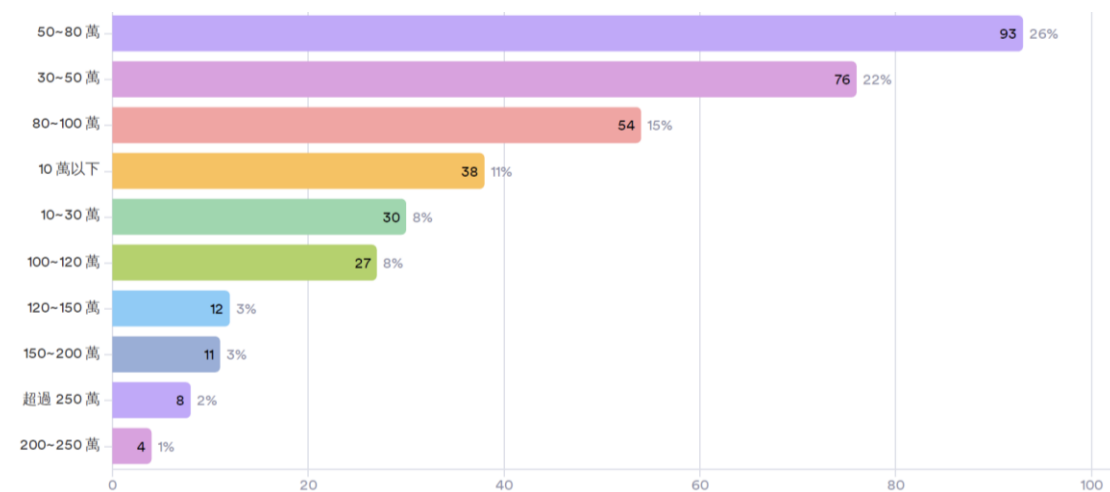


表 17：年收入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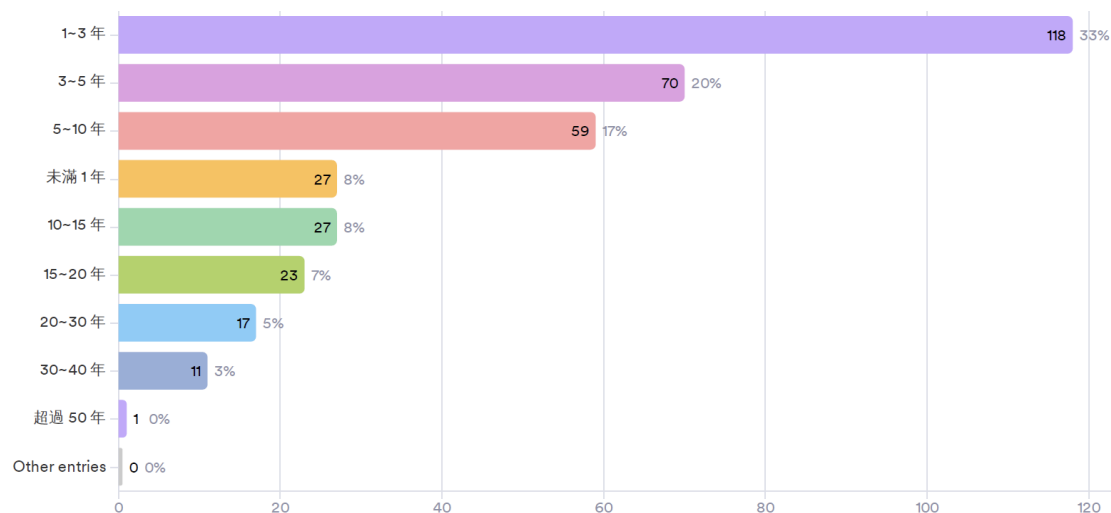


表 18：登山年齡（山）

問卷中明顯看出，不少填答的人是登山資歷相對較年輕的，1-3 年占比最高達 33%，3 年以下為 41%，5 年以下達 61%（表 18）；同時，多數的人都是出社會之後才開始登山，學校登山社出身的僅有 10%，另外有 16% 的人是曾經報名過商業團的（表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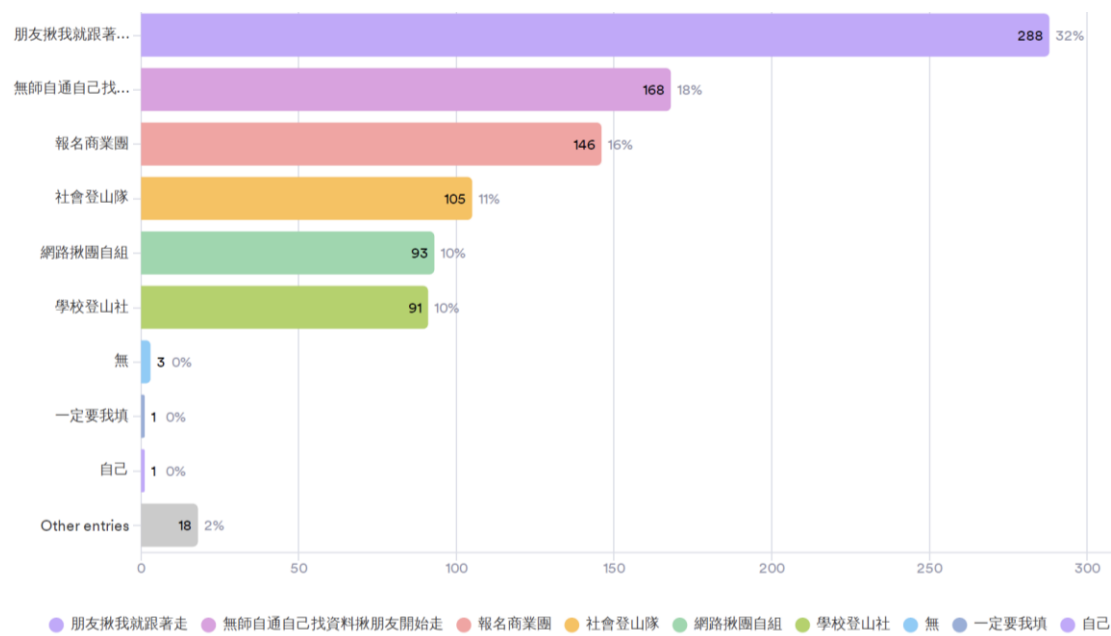


表 19：出隊的隊伍類型（可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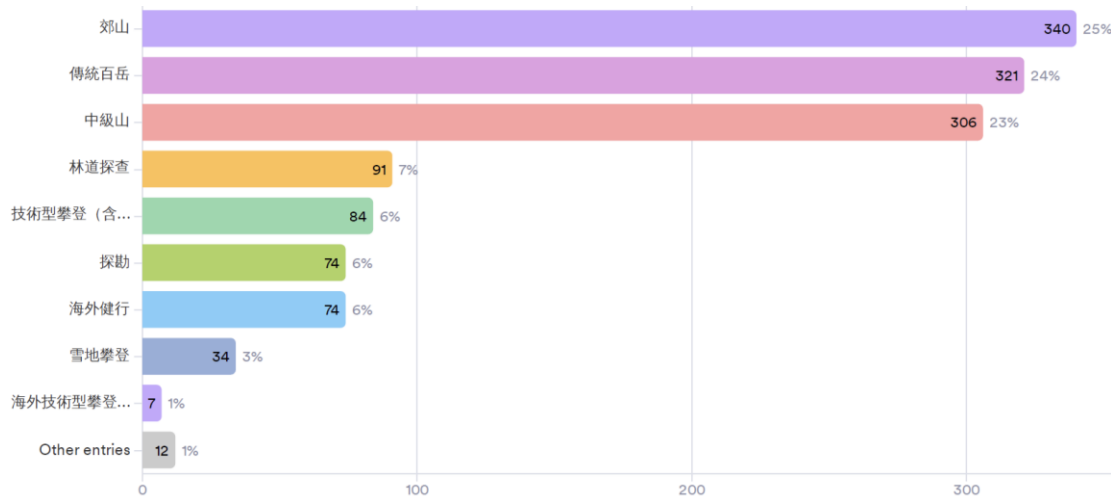


表 20：出隊的路線類型（可複選）

而登山的路線類型中，最多人走過的經驗即為郊山、百岳、中級山等傳統路線，其它類型的路線占比皆不到 10%（表 20）；但最主要的出隊類型，仍是以百岳為主，占比 45% 將近 5 成遙遙領先，可見多數人確實會將百岳設定為主要的攀登目標（表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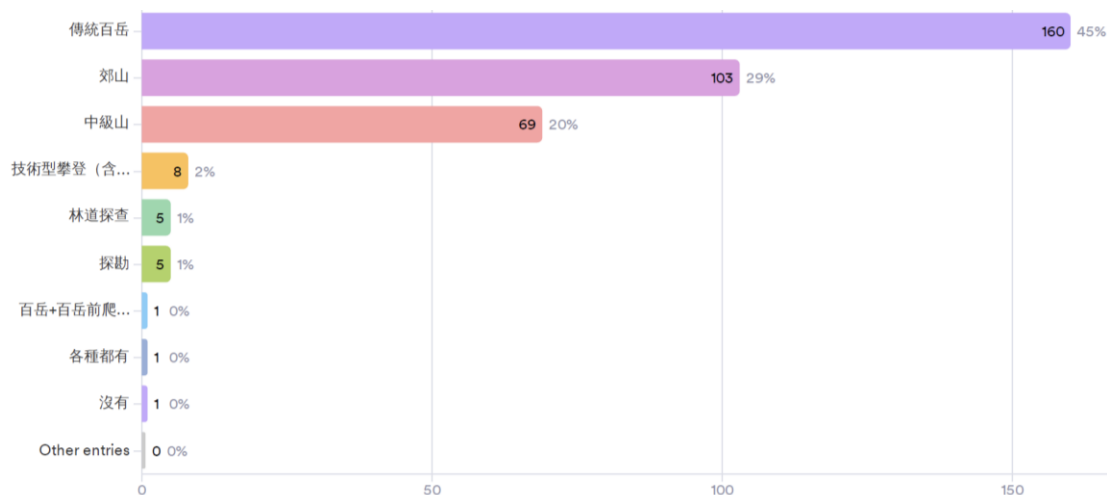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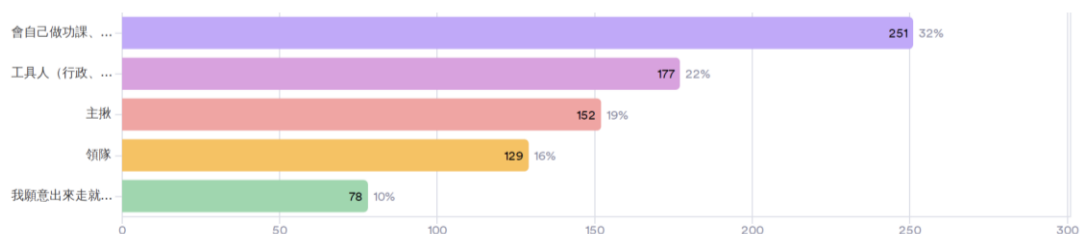


表 21：主要出隊的路線類型



Data	Response	%
會自己做功課、準備路線相關資料的隊員	251	32%
工具人 (行政、聯絡、住宿、伙食、交通、車主、開車、保險、租裝備.....)	177	22%
主揪	152	19%
領隊	129	16%
我願意出來走就不錯了拜託不要為難我爬山就是為了耍廢就想無腦爬的隊員	78	10%

表 22：多數在隊伍中扮演的角色（可複選）

多數的人對於登山的自然景色沒有明顯偏好，認為多元的環境都是美麗的（表 23）；而以「接觸大自然」、「休閒」、「運動」、「景色」為主要目的（表 24）；

不過特別的是，在可複選的「登山的目的」中也有「認識自我」的選項，占比不高，然而在下一題「面對山的態度」單選題之中，卻有將近 3 成的人將「認識自己、跟自己對話，山上專注的行進反而讓我對山下的難題有意想不到的幫助」選為最符合自己面對山的態度（表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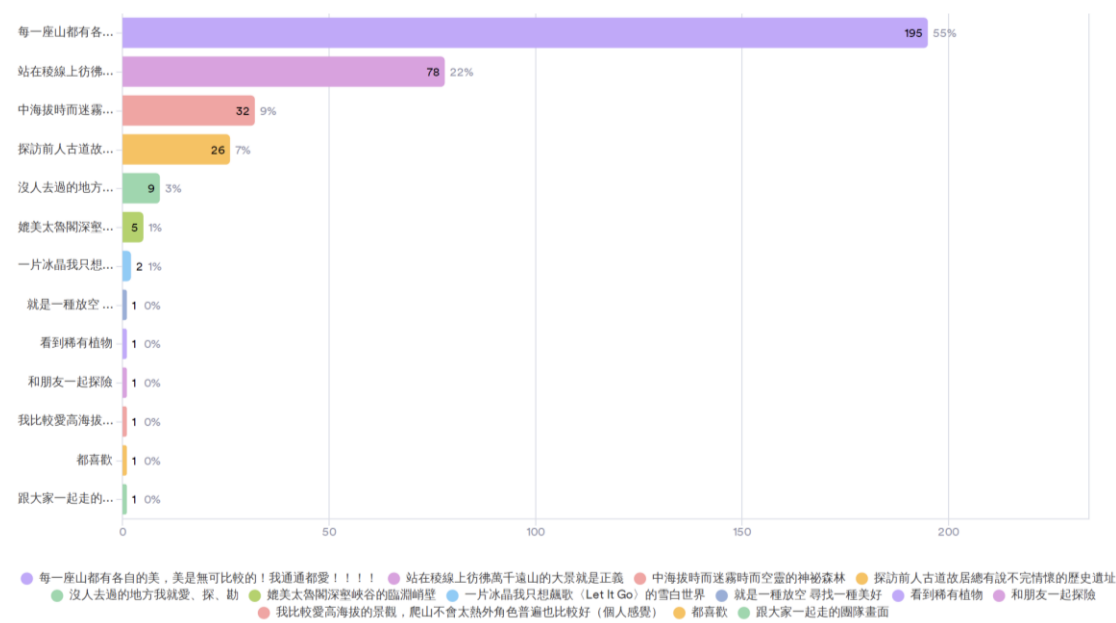


表 23：最受吸引的登山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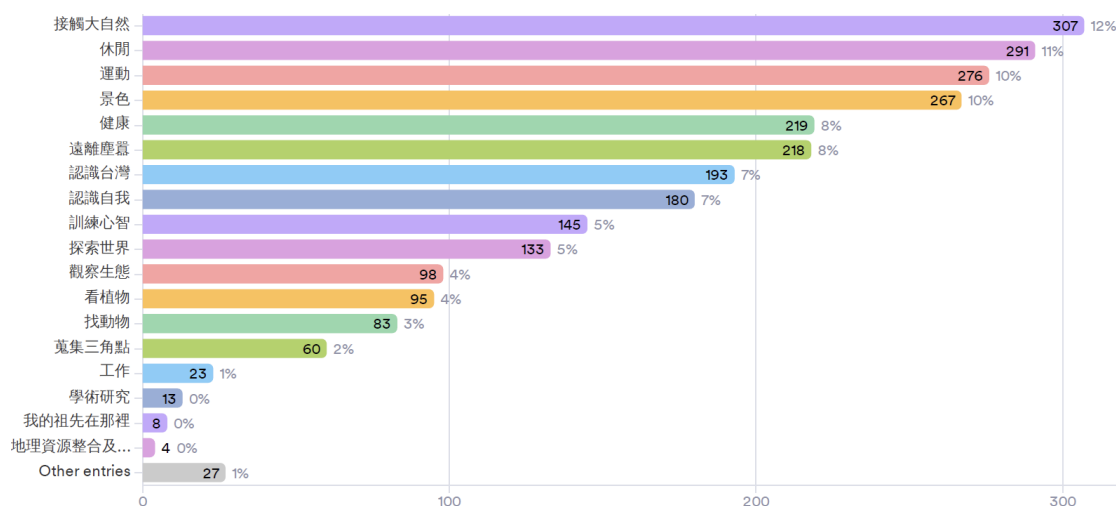


表 24：登山的目的（可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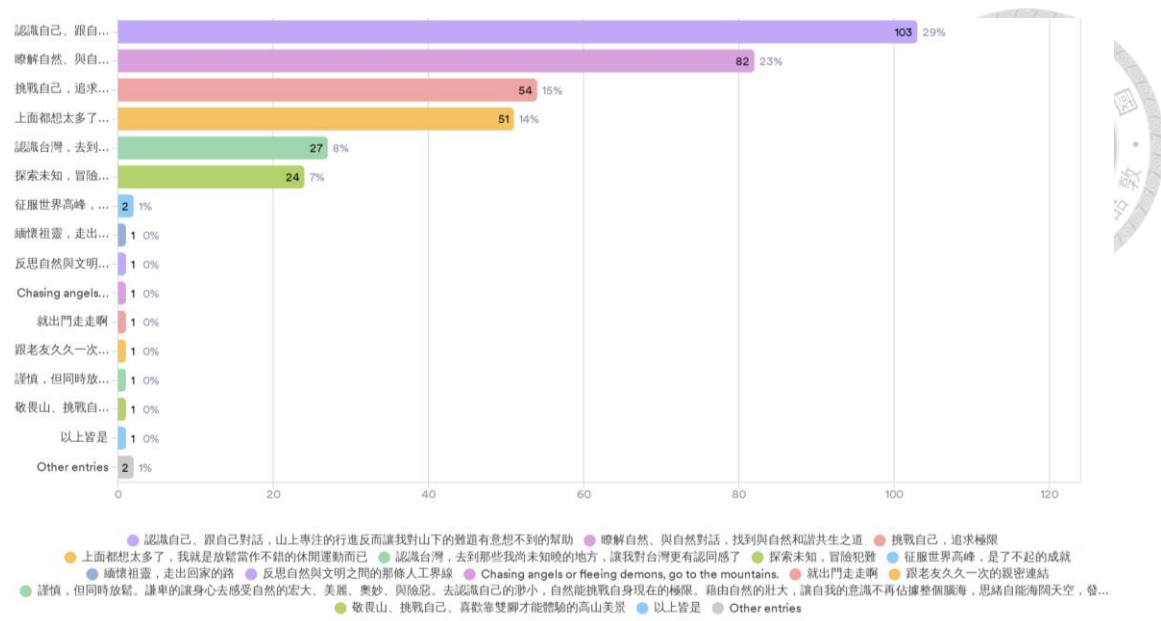


表 25：面對山的態度

另外，多數的人在身體經驗上都有很大的共鳴，有 96% 的人認為登山後更瞭解自己的身體（表 26）；另外也有 8 成的人認為自己在登山時的身體感官知覺是更加敏銳的（表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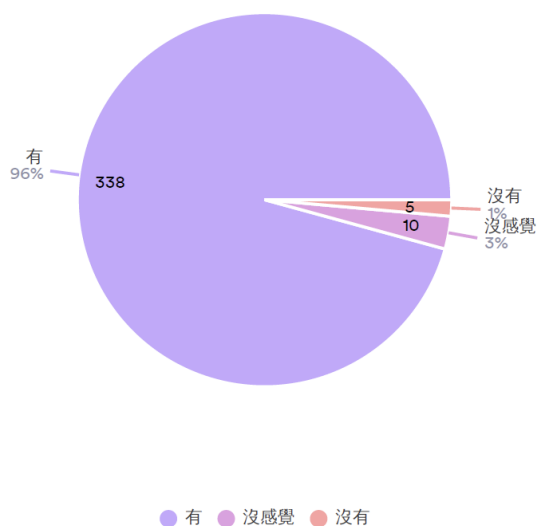


表 26：是否更瞭解自己的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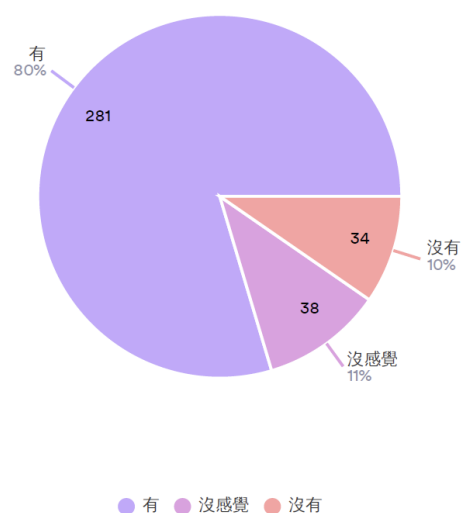


表 27：身體感官知覺是否更敏銳

在地理環境與人文歷史的對應上，則有較明顯的區別：超過 9 成的人都認為在登山之後有更瞭解台灣的地理環境，雖然在人文歷史上，大多數的人也認為有更瞭解了，但相對降低了 15% 的比例，只有 78%。(表 28、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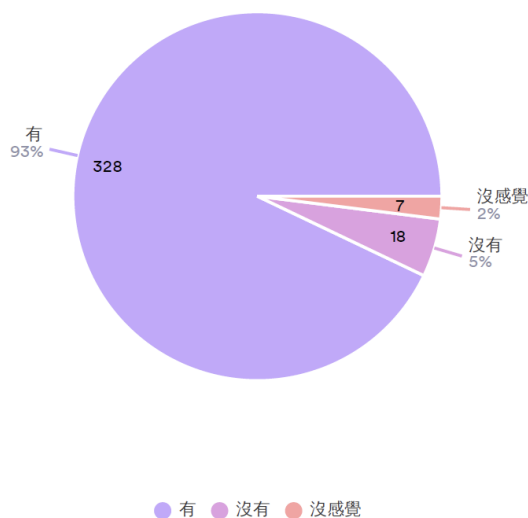


表 28：是否更瞭解台灣的地理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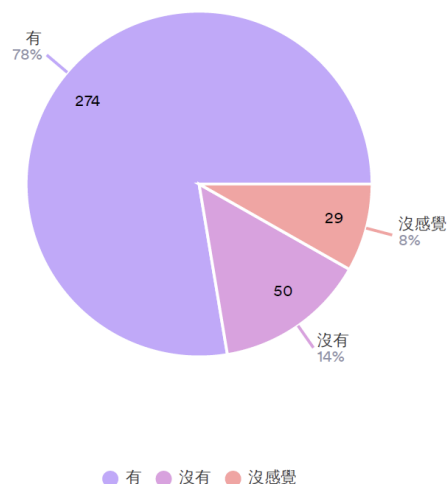


表 29：是否更瞭解台灣的人文歷史

不過在「是否更認識台灣（土地）」以及「是否更熱愛台灣這塊土地」2 個題目中，都有約 9 成的人表示持正面態度的。(表 30、表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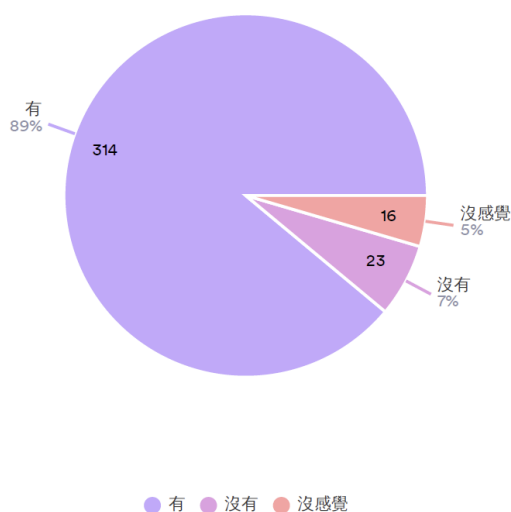


表 30：是否更認識台灣（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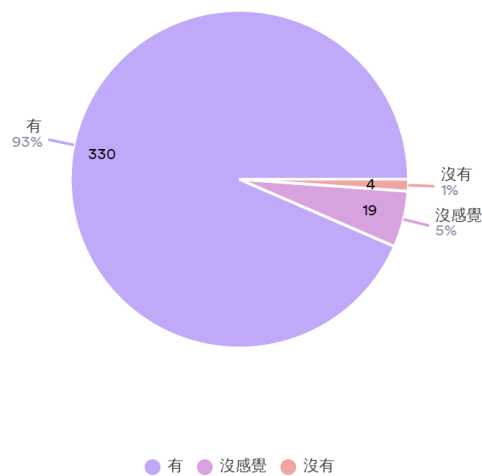


表 31：是否更熱愛台灣這塊土地



這份問卷因為是在網路上匿名填寫，還是會有不少限制。首先，發放問卷的區域包括 PTT 批踢踢論壇、社群媒體 Facebook 臉書的登山社團，以及我自己的社交管道（Facebook 個人頁面、曾經被我帶隊過的 LINE 群組、我自己加入的登山相關群體），一來網路的使用者本就以相對年輕的族群為眾，所以調查的樣本結果可能會較年輕；二則裡面仍有很大機率是我所認識的人、或是與我的朋友稍微有交集重疊的人，或因此登山類型恐偏重某一部份的類型；三則，像是收入較高的人也許本身工作亦較忙碌，因此不會將時間花在網路上填寫問卷，因而未必能呈現真實的收入狀況。

而在除了基本資料的相關資訊外，後續的問題中，因考量到問卷的題目若敘述偏簡短，則可能使填答者有過於直覺的反應，在某些面向上的問題也許不是沒有感受或是想法，只是未曾從該角度思考過，故會有些題目相近、但敘述差異較大的類型，則便可能出現答案不一致的狀況：像是「登山的目的」答案選項就很簡短，而「面對山的態度」就偏長，加入了一些敘事性的語言——這在結果上，可以解釋為被引導的答案，也可以解釋成在某些面向上的思考或是觀點是需要被啟發的。而這份問卷的設計，是希望能夠做到「引導」但不「誘導」。

接下來在地理環境的部分，絕大多數的人都贊同有更瞭解台灣的地理環境；但在人文歷史上降低不少比例，可見除了行動上透過身體有實際走過之外、知識上的理解也會導致對於登山的理解有所差異。而一般來說，多數人還是會對「人」有較大程度的共鳴，因此有較深刻的情感連結；而人文歷史就是「人曾經發生過的事件」，原先我看到這題的正面占比較低，以為可能導致後面 2 題「是否更認識台灣（土地）」、「是否更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的正面意見降低，但結果並沒有，絕大多數的人也都持肯定的態度。

問卷的設計是希望從填答者的登山經驗出發，藉由問題讓填答者回顧自身的登山經歷，同時有些加入敘事性內容的較長的問題，試圖攪動填答者的思緒，使其可能產生反思，不斷的思考咀嚼——自己是為什麼而登山？又是如何面對登山？登山前／後的自己是否有所改變？登山前／後對自己造成的影響是什麼——嘗試經由問題一層一層的推進，堆砌出登山者的身體感知、空間經驗與情感的連結，也就能推導出登山者對山林地景的依戀（*attachment*），以及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

因此，問卷中的題目並不只上述有畫作圖表的選擇題，還有不少填答題（詳見附錄一），也因此時間較長，原本我規劃約需 15-20 分鐘的時間填答，但不少人在問卷中都有反應「問卷好長」、也有我認識的朋友填完後向我反應他們填寫了超過 30 分鐘、甚至 1 個小時。這可能也導致最後有留下聯絡方式願意接受進一步訪談的人數量偏少，而願意進一步受訪的人也都是原先本身就比較擅長書寫、或比較願意表達、亦或至少較能夠主動嘗試思考的人。

第二階段訪談的 20 位受訪者，基本上是有在第一階段的問卷中有留下聯絡方式，並在後續連繫上、約定時間訪問下，盡可能約到最多的實際訪談數目了。第二階段的訪談內容，除了會根據受訪者第一階段的問卷調查結果來進行訪談外，同樣在「山林的啟蒙」、與「地景的依戀」上有更深入的探問，並在最後關於「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中，也使用了以更彰顯而鮮明的問題以求得到受訪者更清晰的思慮和回饋（詳見附錄二）。

從這些問卷中的基礎問題、以及大部分的人在填答題的回應，能夠粗淺的理解，一般台灣人面對山的態度是什麼嗎？我覺得滿困難，不少人的填答題都寫得不少，但似乎與上面那些複選的題目接近，各個面向的意圖取徑都有。關於這一點，或許可從過去陳永龍曾於登山研討會中嘗試形塑的登山教育文化一文中一窺端倪：

(.....)「登山教育」太窄，「戶外教育」太廣，「親山教育」太柔，
「面山教育」太抽象；「冒險教育」太危險，「探索教育」太活動，「探
險教育」夠精確但卻又太專業。(陳永龍，2012，頁 138-139)



見得真相確實如此之混亂。這麼多不同看待山的視角，如何凝煉出具體可執行的方向？陳永龍該文中最後提出的名稱是「山野教育」，願景是希望助於國人「打開生命經驗，孕育鄉土意識；培養堅忍意志，鍛鍊健強體魄！」(陳永龍，2012，頁 8)

要如何打開生命經驗、孕育鄉土意識？這就是下一章，從每個人的身體感官出發，我試圖回扣的，第一線經驗的命題。

接下來的一章，我會開始進入人地關係、也就是「登山者——山」之間的天秤。讓我從「山」先開始。

第四章、山林、身體與地景



就像登山不是為了征服山，也不是因為「山在那裡」，而是從艱苦的行程歸來之際，知道身體還能帶你去某些地方。

——吳明益〈時間之山的攀爬者〉¹⁸

在本章當中，我會以我自身的登山經驗、以及本研究所蒐集到的問卷結果與訪談內容作為材料，描摹出我對於登山者在山林之中，是如何透過身體與山進行互動、產生關係，並在這之中建構出文化與情感的連結。

首先，我會將「登山」兩字拆解，分為「登」以及「山」——關於「山」，我會藉由剖析這個空間場域的特性，並嘗試說明山如何從一個空間（space），轉涉為受到人的視角凝視所形成的山林地景（landscape），再到與人產生連結的地方（place）；而後再來談「登」，也就是在本次研究中所獲得的登山者們的經驗，他們曾在山中所經歷的事件、他們如何看待山、又如何面對山——當我們將兩者的特性與本質有著較具體而精準的把握，再將「登山」合作一起，進一步還原關於這個「登山」關係的路徑（path），構築出人是如何對山產生依戀（attachment）的景象，再一併把握住山在過程中所展現的回應與互動。

而由於這次研究的材料有分為第一階段的問卷結果（由研究對象自行於網路上進行填答之文字書寫），與第二階段的訪談（由我本人以逐字稿方式進行紀錄之內容），為標示出兩者之區別，故以下在使用材料時，會明確區分為「填答者」（即為其自行書寫之內容）或「受訪者」（則為其受訪時當下的口說回應）。

首先，是「山」。

¹⁸ 出自 Macfarlane, Robert 《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高山》（2019）之序，頁 12。

第一節、以野地 (wilderness) 將山視作主體

野地 (wilderness)，在台灣更常被譯作「荒野」。認識這個詞彙的緣由，是我在去年 (2022) 參加由台灣生態登山學校 TWEA (下稱「生態登山學校」) 所舉辦的【野地教育輔導員】(下稱「輔導員」) 課程。其實登山學校並沒有很明確而正式的在課程當中，解釋為什麼要將「wilderness」譯作「野地」、而不是常用的「荒野」；但在我上課的期間，我所接收到的關於「wilderness」的理念，用「野地」作為翻譯確實可能更適合一點。

當用「荒野」這個詞彙的時候，我感覺還是比較從以人為本位的角度出發去思考，有一種「文明」對比「荒野」的感覺——有人的地方才有文明；沒有人的地方就是荒野——這裡的「荒」，文意當是廢棄、破爛、或是空曠冷清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2021)，這些意思都是相對於人，有文明的地方、熱鬧的地方；而如果換譯作「野地」，我認為是更加中性的稱呼，此處之「野」並非「野蠻」的「野」，而是「野性」的「野」、草根的「野」，讓人感到充滿生命力的「野」，我會感到這個「野地」所指的對象跟我自己是更為對等的關係，表示這個敘述的視野裡除了人，也涵蓋了更多不同生命。

所以什麼是「野地」(wilderness)？根據美國於 1964 年所簽署的法案《The Wilderness Act》(台灣多譯作「荒野法」) 其將所謂「wilderness」定義為，乃是「相較於受到人類以及人造物所支配的區域，wilderness 乃指地球及其生命社群不受人類所束縛之處，是一個人類作為過客而不會停留的地方。」¹⁹ 這個法案的制定，確立並捏塑了美國對於「wilderness」的歷史文化，法案內容根本的指出其視「wilderness」本身即為價值的核心精神，不再將人類作為大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大自然的一分子，肯認了「wilderness」的價值，不只是保護

¹⁹ Wilderness Connect: *The Wilderness Act*: <https://wilderness.net/learn-about-wilderness/key-laws/wilderness-act/default.php>

了尚未被人類所開發的區域，同時也注重個人在「wilderness」情境下的經驗，以及其在人類心中的表徵形象（陳仲嶙，2016）。

按此推論來看，確實「wilderness」感覺也被視為一個主體，是與人類對等的存在，因此我也認為譯作「野地」會是更好的選擇。故接下來皆會將「wilderness」譯為「野地」。

在課程的訓練下，我掌握到了「野地」的空間意涵：它是一個獨特的場域，迥異於一般人日常生活的時空環境、習慣與認知，意即野地是一個陌生的環境，而且帶有以下 5 點特性：

1. **野地是陌生的、未知的 (unknown)：**野地是尚未遭受人所支配的空間，沒有留有人工建物，人類缺乏對這個環境的掌握，無法知悉可能發生的事情，也因此事物都是未知的，是陌生的、也是新鮮的
2. **野地是有風險的 (risky)：**正為是未知的區域，因此存在著無法掌控的事物，而可能導致危險發生，包括：迷路、失去方向、遭受動物攻擊、或是誤食有毒生物等；也可能因環境特徵，比如出現瀑布、峭壁等困難地形；另須注意天氣的變化、水源糧食是否無虞等維護人自身與必要維生物品的情境
3. **野地是中性的 (neutral)：**在這個空間中，每一個人所能掌握的資源都是有限的，無關乎性別、年齡、身分、地位、階級、財富等各種社會上的標籤，每個人要走一樣遠的路，每個人分配到的差不多份量的食物，不論男女老幼，野地所給予的回饋都相同，沒有特權，遇到任何的難題或危險，所有人都只能為自己負責，包括生命
4. **在野地做的所有決定都有著立即的回饋 (immediate feedback)：**因為資源有限，多數事物無法如同城市中有補救的機會，比如雨衣沒帶，就必須接受只要下雨衣服便會溼掉、可能產生失溫的風險；譬如人與人之間假設有所不合，難以如在日常生活中互相不順眼可以冷戰也不致生活

無法繼續，在野地裡、直到脫離野地前，仍舊需要幾乎 24 小時相處在一起，畢竟資源有限的環境中，所有的工作都會需要協力合作，因此一旦人員之間有所衝突，勢必會影響到在這之中所有的決定與結果，甚至可能因此在風險出現時，導致團隊被迫進入更危險的情境

5. **野地是十分趨近於真實的**（realistic）空間：綜合上述 4 點特性，因為有著無法掌控的事物，因而難以規避風險；同時，任何人在同樣的野地當中所面臨到的狀況都會是一樣的；加上野地的回饋都是立即的，也就代表如果發生了問題必須馬上解決，沒辦法拖延，也就意味著，發生任何狀況都難以隱藏，而且不解決問題，不只問題不會消失，還會繼續直接的影響團隊——因此野地是十分趨近於真實的場域

正是由於在野地裡，在未知的環境中，緣於野地未受人所支配，因此環境可能經常變化、處處發生風險，當人們所處其中，必須具備各式必要的維生技能，並保有隨機應變的能力，所以感官知覺容易變得敏銳，協助人們在危機發生之前就能夠產生警覺，加以避免、或至少予之處置；因此，「專注」、「感受」等往往是人在這類環境中所展現出來的表現，也因此多有著豐富的「感官經驗」。

而山，恰恰有著野地的特性。在台灣，除卻郊山，絕大多數的中級山、高山並無法直接以車輛行駛抵達，皆須步行以往。而進入山中，在台灣除了部分有山屋的路線、以及過去居住於山區的原住民聚落、或清朝或日治時所遺留下之古道遺址外，其餘路徑上都未保有人類為長期停留之建物，因此沒有食物、沒有衣服、沒有房屋遮蔽物，什麼都沒有，若有意在山區過夜停留，什麼都必須自己準備並攜帶。

像受訪者斑斑即表示：「爬山可以探索『生命的未知』」；另外受訪者小丸子則認為登山時不像平時在家能夠隨時調整為自己感到舒適的環境，因此不必要的包裝都必須要丟棄：



所以那完全是作為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基本的生存者過日子而已

(.....) 整個登山，你最後要出門的那一剎那，就是一個人活著最基本最簡單的狀態。(受訪者小丸子)

這些回應如實的印證了山作為野地的體現。

那麼，只有山會是野地嗎？也並不。只要能夠符合上前述所提 5 點的特性，隨處的空間都可能成為野地。只是，撇除山、恐怕就剩海，大抵是現在當代社會通稱的「自然環境」才有較大的可能成為野地，因為其餘空間所在早已布滿人類為適應環境而產生的各式物品與器材。

將山視作野地 (wilderness)，指的是它在一般狀態下，沒有遭到開發或破壞、改變，處於原始的自然狀態，並憑藉自身的土壤構造、地質型態、山脊水脈、動植物的棲居以及氣候變化等不斷更迭而形成的自然特徵，成為一種自然地景 (natural landscape) ——容易但不能忽略的是，一旦使用到了「地景」這個詞彙，其實便代表著已加入了人 (human being) 的視角。

地景 (landscape) 仍是在以人的角度為出發點，所形成的特定的眼光，其中鑲嵌著某種審美的標準、或是特定情感的景觀或風景 (Ingold, 2000)，可以說當我們感知到、並使用「地景」這個詞彙時，我們腦中恐怕已預設了某種人類的活動在眼前成形。如若人類開始在山的自然地景上動土建設，那麼山的「自然地景」(natural landscape) 將不只是會失去「自然」、而只剩「地景」(landscape)，山也可能轉變成人類其它的文化地景 (cultural landscape)，更重要的是：這裡的山將不再是野地 (wilderness)。

野地並不代表著不能有任何的人類活動，只是這些活動不是長久的、不是具支配性的、不會建有人造物的地方——好比一位登山客闖入一座從未有人進入的山，但保持了前述的原則，在他回返出來時，這一座山也許在他眼中已是自然地景，但這座山同樣仍保持著野地的特性。

因此地景，實際上是從人的眼光去向外捕獲，對某一個空間場域做出評斷，而且通常表示其具備某種特徵，能夠被人所感知、或是理解，進而透過在該場域中所發生的事件，包括人類的活動、自然環境的演替、或是歷史文化的接續交織而成。地景就是人類經由視覺感知、認識空間場域的一種方式（同上，2000）。當人企圖進入野地，地景便自然生成。不過這時候的山、野地（地景），仍尚未與人真正發生互動、產生關係；山與人之間交互的作用，我留待本章第三、第四節再予以討論。

雖然有了野地的 5 個特性的判斷原則，但每個特性依據實際的狀況，還是可能產生如光譜般的變化，也因此，每個人對於野地的想像與標準也許不盡然相同；不過，以登山活動而論，對於大部分的人而言，稍微困難一點的行程比如說單日來回超過 6 小時的深山路線，不論郊山／中級山／高山，其實都是可能的野地，也都具備了前述所說的 5 項野地的特性。

而倘若是在山下的日常生活裡，幾乎是只要有錢，大多數的問題都能解決，畢竟基本上所有東西都被有被標上價格，可以透過消費購買取得，吃的、睡的、住的、用的……；而我們的勞動都是為了賺錢，這個時候的勞動與立即性的回饋脫鉤，是迥異於山上的環境的。

同樣的，當登山者在登山時，越多的去依賴裝備、工具、依賴當代技術時，登山者便是試圖將野地中的風險降到最低，將野地的空間改造為受人類所支配的領域——那麼原先，在山林環境中所能帶給我們趨近於「真實」的空間特性便可能逐漸消失——自然（nature）將被化約為自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s），所有的事物再度被數字化，形成另一種價格，而野地便失去其存在即為價值的

意義內涵。最終，山林地景，也會變成山林資源，上山的路徑恐難以持續，因為路徑終將淪陷於僅為服務人類為達目的（登頂、征服）的手段。

登山者們看待山的方式，便是登山者與山之間的關係。倘若我們希望保有前述所提的，那些身體的感官經驗、由地景而來的觀看視野，幫助我們描繪山的輪廓、自然的形狀，更貼近土地的意識，就如同《荒野法》一樣，我們會需要維護台灣山林的野地特性——趨近於「真實」的環境，是無從掌控、卻會真實影響我們的地方——將山視作一個主體。

其實在本研究中，就有不少受訪者，在原先他們自己的登山過程中，便將山視作一個主體來看待；雖然有些受訪者想到將山作為主體只有辦法想像成「擬人化」，所以未必有實際說出彷彿山活生生的樣子，但不少句子中，相應的表示了自己在山中的無能為力、或是給予山某部分的能動性，也是相當於有隱含了將山視為與人對等關係的存在：

我覺得有去爬山之後，會有一種更尊重大自然的感覺。（受訪者天南星）

山是有意識的地理環境，我們常說樹已經是一個可以容納很多自然生態的載體了，山一定是比樹還要更大的生態載體。（受訪者德宏）

我覺得我能不能真的完成一次的爬山，都不是我可以決定的，需要很多因素的合作，或者是說，應該是我看過人家這樣講，我非常喜歡這種概念（……）會有山在給我訊息的感覺。（受訪者天南星）

山不是一個主體，而是很多主體（……）植物也是山的一部分，我喜歡跟它們講說，它們可能見證過多少人來爬、多少人來看它們，植物

們都見證過這些事情。跟植物講話，感謝它們，希望它們快樂的繼續精神奕奕的生活在這裡。(受訪者台灣茶)



她非常像一個人。山，對我來說，剛有提到一些儀式性的東西，我可能不會在登山前禱告，但是在喝酒前，會記得要敬山（.....）我想要達到的東西是，跟她合為一體的感覺（.....）知道她的歷史跟前後脈絡，讓我認識她，是產生跟土地歸屬感很重要的一部分。(受訪者 Wesley)

很明顯我知道自己是一個客人（.....）去準備睡袋、交通指引，搜尋這些東西，表示你對這些東西不了解，你不是當地人，甚至你去某些地方要特別請嚮導、司機。我會覺得自己好像過路，我到這個地方去接近她，妳也知道我是來一段時間，可是比如 1-2 天之後，我就會離開。所以爬山給我感覺是去人家家裡作客。(受訪者 Pony)

當你開始去查資料知道這座山會有什麼樣的地勢、地型、要走多遠，這件事情就讓我和山在連結。只要你一走到登山口，就已經具有某種儀式性，我自己會說：我來囉，我要開始了。（.....）未來這幾天你會跟山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曉得，這是山給你的考驗。(受訪者鐵杉)

有將山真的當作一個人去認識的；也有把山視作亙古以來的萬靈存有；還有將山視作特地場域的主人；以及認為山具有某種神聖、神秘而帶有點超越的權能性質、類似造物主的角色.....這些可能都是山、也都不是山——登山者們以各自行進的路徑，感知出山脈的梗概；而山也就在這些地方所發生的事件，與

登山者們產生的情感連結，建構文化脈絡，使登山者們走出屬於他們每一個人不同的山的輪廓與景觀。

然而這還是一樣會回到本節之初所提及荒野法立法的核心價值：視野地本身的存在為價值。唯有在這個價值不變的前提下，人與山進行互動、登山者在山林行進，山才不致成為人類的工具，而能與之發生關係。

山林地景所具備的野地特性，也就是陌生的環境，與日常生活的大相逕庭，這也是山之於登山者，在其平時生活空間（lived space）以外所產生的距離。只要有了距離，變得陌生，可以跳脫習以為常的慣性思考，才有「鬆動」的可能，而「裂隙」（gap）每每就在此處發生，也是人們與山，彷彿生命與生命能夠碰撞出火花的存在。

「裂隙」是人們透過感官經驗在所處環境之中所產生的互動（引自林文玲，2013）。然而，才說山有著野地的特性，當是趨近於「真實的環境」，因而該只會創造「真實的過程」；不過，卻有許多受訪者，當在提及他們自身與山的感覺時，他們都使用了與山／自然／環境融為一體、或是被山包圍超現實的等措詞來形容他們的感受，或是召喚出過去某一段曾經的記憶情感；此外，有趣的是，這些受訪者所談及的內容，都是跟和五官感知有相關的部分——「真實環境」中的「真實經驗」，自是「真實的過程」；然而過程帶給他們的卻是一彷彿更具超越性、神聖性的體驗。

想到是大自然（……）好像一個人上山要靠自己的身體上去（……）
就在一個大自然的環境裡面，要很開放我的感官，在我很不熟悉的狀態裡面，要去到山上（……）在那個時刻有感受到跟大自然的連結。
（受訪者天南星）

長久聽聞而來的故事，概念化為人類身體（或動物身體）跟生態系的互動關係，那尤其是「人」，在越抽離人類世界接近「山」的時候，對我來說就便越接近動物、或說是接近一個純粹的生命體——赤手的生存（活）。所以繼續上山的動力，除了跟朋友出門之外，也有一部分是嚮往那種純粹的用身體活著，想要知道獲取 - 消耗能量的邊界，更進一步是跟自然互動的邊界，追求融在「生態」裡面（受訪者 V）。

那是一個午後雷陣雨之後，天氣轉好的傍晚，我在山坡上，一個人獨自坐了 2-3 小時，坐在那裡發呆、沒有想任何事情。那是我對台灣環境，滿奇妙的一次連結。因為我真的感到一種以前沒有過的感受，一個人才能夠感覺得到（.....）覺得自己是這個環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當你剩下一個人的時候，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你會發覺自己開始縮小，縮得很小很小很小，但最後你並不是消失，你是融為自然環境的一部分。所以那時候獨處給我的體驗是，很像我們傳統上講的天人合一，你會感覺到自己跟天地萬物像是融為了一體，會覺得自己不是置外於自然環境的存在，而是自然環境裡的一部分，也就因為你成為了一部分，你會開始覺得說，好像應該是為這個環境做一點事情。（受訪者城市山人）

我們從僕落西擴山，大南三主，下到哈伊拉羅溪（.....）北邊算是草原的地方，太陽照下來之後，草地上發出蒸汽，金黃色的草原冒出蒸汽，覺得「哇！」那個瞬間，很漂亮、深受感動，覺得自己好像看到一個奇蹟的感覺。我就覺得，哇！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某種神秘的召喚，好像山神給我們的恩典還怎樣，就是覺得自己好像在這個土地好

好被保護住、被包圍住的感覺，覺得自己好像被視為山的一份子，好像自己真的生活在這裡。(受訪者馬利加加)



圖 14：嘆息灣，哈伊拉羅溪上游南源溪底處谷地（本研究拍攝）

因為我小時候在鄉下長大，整個暑假下午都在那個環境長大的人，也許你並不覺得有什麼珍貴的；可是你習慣的聲音、影像、或那時候的溫度、空氣的嗅覺，會殘存在你的印象中，那時候的幸福，會轉移到那種感覺。爬山的過程當中，茂密的森林、登頂的裸露也沒有感覺，就是微風徐徐吹來，有花的香味，開拓的視野之下皮膚是非常清爽的空氣。也許每個人感覺很不一樣，我會覺得，那時候連結，就是小時候幸福的感覺，重合現在面對的環境，引發你的聯想。(.....) 如果有可能，我願意在那裡定居 (.....) 也許它是對應了你以前最幸福時刻

的感受，它有連結到，它誘發你從前的呼應，你講不出來為什麼，就覺得什麼都舒服、都幸福。(受訪者小丸子)



爬山多數時候會往上爬，而爬得越高，跟自己生活的地方距離就會變遠，原本以為熟悉的地方會變得不熟悉；而對於那些原本距離很遠的地方，反而透過一步一步的方式去接近，拉進距離，以實際的身體經驗來接收新的刺激與知識，同時藉由「山下——爬到山上——回到山下」的經驗，將熟悉與不熟悉的地方串連起來了。

我認為，很多人之所以會感覺到「渺小」，就是因為這之間的距離被串連起來，形成一個浩瀚的空間，而意識到自己僅是浩瀚空間中的一小部分，因而感到「渺小」；同時也可能有人會感到「雄偉」，因為與歷來的腳下所經、眼前所及連成一片，彷彿成為同一個體。

確實，很多時候人們往山上走，「崇高」可說是關鍵性的一大影響要素。(Macfarlane, 2019) 攀登的過程，在自然和極限的界線中，在面對陌生而充滿風險、挑戰的環境當中，受到許多強烈的感官衝擊、震撼，而且往往是全面性的、更多元的經驗，空間的感受在這個過程中揉合參雜在一塊兒，有很多東西可能更清晰了、但也有許多理解更模糊了，然而也就只有在這樣的時刻，從「感」到「知」，從「接收」到「思考」，這是一整個的過程，並不是分開的，才能更加體認到，我們所存在的空間、所經歷的山林地景、所生長的土地，感受其所有萬千可能的面貌，如此劇烈的生命經驗將留在身體的記憶裡頭，充滿於登山者的意識之中。

因此，談完「登山」的「山」，接著下一節來論登山者的「登」吧。

第二節、身體實踐：感官知覺的經驗

相信身體可以帶我去更多地方。(.....) 以單純的徒步方式的話，我可以去到更多徒步才能去的地方。但我比較是以，想說，身體以你用你自己身體帶你去的方式。(受訪者丹)



無獨有偶的，受訪者丹提出了和吳明益一樣的想法，都表示是由「身體」帶往其它「地方」。首先，空間（space）是描述了物質世界的基本組成；而當透過感覺與想法賦予空間價值時，空間就成為了「地方」（place）（Tuan，1977）；也因此，地方是包含了個人經驗、記憶、歷史、文化的複雜結構（Geertz，1996）。

而身體則是人類最基本的存有空間，透過身體，我們能錨定於空間中的特定所在（Peet，2005），形塑實體，並進一步藉由實體的感官以感知世界；以梅洛龐蒂的理論來看，此時具備了感受模式的經驗身體（lived body），其作為「感知主體」，不只是被動的接受感官的刺激而已，它同時是具有主動性的，身體得以「透過意向性的原始運動，將身體投向世界，身體才活出了時間空間的整體。」（龔卓軍，2006，頁 59）

一如羅伯特·麥克法倫在《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中對於路徑的凝視敘述：「線條在空間裡向前延伸，卻在時間裡向後回溯其作為路徑的種種歷史，及其之前的諸多追隨者。」（Macfarlane，2017，頁 30）路徑的產生乃自於身體的移動，不只是空間的維度，連帶著時間的縱深，身體成為載體，並非經由思考，而是行動、感知的經驗，來形塑世界：「我的腳跟到腳趾的量測空間是 29.7 公分，或 11.7 英寸。這是行進的單位，也是思想的單位。」麥克法倫又寫下：「.....步行都不是人為了獲得知識所採取的行動；它本身就是得知的方法。」（頁 43-44）闡明其如何以行進作為思考，以產生思想。

行進如何產生思想？「感知」，由「感」而「知」。從「感」官所接收到的訊息，對應到過往的經驗當中，身體會如何應對，「知」便形成，會有所謂的意識，讓我們對環境產生想法、進而判斷。

從問卷所得到的數據當中顯示（表 26），有 80% 的人都表示爬山的時候身體的感官知覺有更敏銳，更是有 96 % 的人都同意在爬山之後有更瞭解自己的身體（表 27）。在進一步向這些受訪者詢問的時候，他們都能夠生動而鉅細靡遺的敘述自己在登山過程中的感官經驗：

山裡面確實很美，並且會體驗到平常生活中不曾體會到的震撼，感官潛能也被開發了，會對生命產生更深、更廣的體悟與敬重。（受訪者 天南星）

聽覺，平地規律的噪音都自動屏蔽掉，上山聽覺變得敏感享受。（受訪者 小丸子）

跟環境的互動，你在登山過程中，不可避免要穿過一些路徑，會跟植被有互動，有樹、扁柏、箭竹，不得不繞過它們、跟它們觸碰，這個時候就是一個滿實際的身體經驗，跟植物去做緊密的相連。（受訪者 馬利加加）

感覺得到雙腿及雙腳的肌肉正在用力，感覺到呼吸與步伐之間平衡與否，感覺全身是一體的。走越多山路越能精確地找到踩腳點，感覺自己和大自然可以互相配合。感官上面比平常更能敏銳捕捉到不同的訊息，比較純粹（……）也會觸摸樹幹、苔蘚、樹葉、泥土等等；聽得到不同的鳥叫聲，正在學習認識牠們；味覺則是不像在山下那麼挑，

平時不太吃或喝的餅乾和飲料到山上都變美味了；嗅覺方面覺得很舒服，因為呼吸的是新鮮的空氣。(受訪者小銘)



感官的經驗接收之後，身體會召喚記憶中的經驗，進而指認出對於環境的「認識」。這並非純粹思考的結果，而是經由身體的反應來直接解釋，告訴自己為什麼會有這些症狀產生，包括風向、溫度、呼吸、頭暈、高山症的生理反應、甚至是身體的疲憊感，從接收這些外在的刺激，讓自己在判斷的對應上有著清楚的意識。

我的身體像有高度計，只要到海拔 3000 整，或 3050，我覺得不管我有沒有吃丹木斯、有沒有睡好，頭一定會開始暈，就知道 3000 公尺到了。(受訪者游皓宇)

那時候意識到，到山上這件事情，是因為氣溫突然降了很多，變非常冷，才覺得，原來我到了山上，就是它超過我想像，因為我不需要走超級 V 或超級陡的地形。在中國西北的時候，就覺得怎麼天壽冷，因為那時候對海拔就是數字沒概念，是氣溫去認識海拔。(受訪者 V)

每個山路都是可以有這樣的經驗，比如說向陽面、背陽面，山路是直接走過來到了背陽面的時候，身體是涼起來的，整個感受溫差是完全不一樣的；瞳孔放大的感覺是，我在徒步環島的時候也有這樣，不需要看時間，只需要感受身體的感覺，瞳孔放大，就知道要找營地了，下午 3-4 點，開始要找地方可以搭帳篷。因為我那時候徒步環島走非常久，從夏天走到秋天，有很明顯強烈的季節感，夏天的時候不用搭外帳、把睡袋寄回家，太熱了；到秋天就跟人家要衣服穿，晚上會睡不

下去、會冷醒（……）在現在的工作上，我就是上班族，都待在冷氣房裡，尤其現在都居家辦公，都會比較不知道外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下雨還是晴天、早上還晚上、秋天冬天夏天……讓我覺得，很跟世界脫離。（受訪者 Wesley）



梅洛龐蒂（2002）所提出的《知覺現象學》，將身體同時作為感覺與認識的本體，將身體視為我們意識在世界的中介，我們是藉由身體去觸碰世界；但這個身體並非只是所有器官的加總，每一個局部的感官，都會與知覺相連結，所有感官接收到的知覺所到達的邊界，界定我們身體感的範圍，並形成一個動態的整體，而意識便在這個整體之中顯現，這就是我們的感知。（紀金慶，2020）

身體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各種感覺（……）平常的時候都會有各種類型東西的刺激，或是人就是處於吸收資訊的狀態。（……）但純粹就是走路的時候你會發現很難得的進入沒有吸收資訊的狀態，手機也沒網路，就是很專注的走，你意識在流動，就是感官之間在混合（……）我覺得是很綜合性的感受（……）（受訪者 Y 澍）

在這個過程當中，並不是用大腦、或是心緒去思考的，而是肉體、感官所形成的意識整體，去感知。特別是在像登山這樣的過程當中，前述所提及，感官特別敏銳的時候，身體所給出的回應。

然而，為什麼我們的感官，在上山時，會感到特別敏銳呢？除是上一節所提之野地的特性，使我們容易感到專注、而五官敏銳外，沒有別的原因了嗎？

我認為還有 2 個至終關鍵的特點，第一個是：「慢」。

因為爬山的速度比較慢，你會慢慢的觀察身邊的地景。(受訪者馬利加加)



只是你用走路的，比較容易去，認識一個地方，不管是在山下、或是在城市裡面。(受訪者丹)

開始爬山之後會讓我放慢腳步（.....）我覺得爬山讓我放慢自己，也更讓我專注走路的時候的周遭，比較會去觀察我周遭有什麼東西。(受訪者林玉倫)

台灣去旅遊上車睡覺下車尿尿，點到點的感覺，我覺得去登山就是沒辦法，你得經驗整段歷程（.....）回想起旅遊經驗，滿多印象深刻的經驗都是走出來的。(受訪者丫澍)

像我 3、4 月份有帶一個，他在做空拍（.....）當我帶他走完之後，他跟我講說，天上飛跟地上走完全不一樣，完全不知道說，空中這樣子飛不到半個小時，卻是他要走 10 幾天，所以你快速的飛行，根本你看不出地下到底存了多少動植物。(受訪者柯三分)

登山，就是人移動的過程所需的東西，算是最接近人行動的本質。因為這樣所以速度比較慢，比較慢的時間，比較細的體會你所經過的一切，周圍環境的步調比較慢就更細緻（.....）徒步理解土地的方式是比較類似的。(受訪者崔祖錫)

登山者會有更多的時間觀察、感受周圍的事物。同時，就像一個人開車時進到了窄巷、或是前方路況不明時，駕駛多半會減速慢下來，因為當我們將速度放慢時，我們對周圍的環境會有更多的掌控力、與敏銳度，而這也是在山裡、在野地之中所需要保持的狀態，同時登山者往往也會因而感知到更多情感與體驗。

第二個原因，則是：「久」。登山普遍較之其它活動有著倍數拉長的時間，多數過夜行程也許 2-3 天，但真的拉長了要走 10 天、20 天甚至更長天數的所在多有。活動時間拉長，感受的時間自然增加；然而只要是在戶外拉長時間，便意味著對於天氣的掌握度降低、也就是成為明確的讓風險增加、不確定性提高的情境。登山往往處於這樣的情境之中。

尤其登山並不如其它運動／活動，可以隨時喊停、任意退出，一旦抬起步伐，（當然如果遇到狀況可以變更計畫；但即便是變更計畫）就是得從上山走到下山。關於這一點，除了自己、別無他人能夠協助。

爬山其實是個同時需要學習自己為自己負責的過程。怎麼上去，便得怎麼下來。無論要上要下、是陡是緩、或晴或雨，都只能靠自己走完。整段歷程，不能逃避，無法缺席。

緣於確保安全、避開風險，登山者行進的「慢」，加上登山這項活動本身的时间往往為「久」，這 2 大要素，加諸山在前一節所提的野地特性——陌生而具風險的環境——讓登山者在行進時無不保持無比的專注與謹慎，那麼感官自然更加敏銳，所獲得的感知經驗更甚細緻。

這與在山下平地的日子大大有別。平地多數的時候，其實我們泰半的時間只有使用、甚是說過分的依賴了視覺。

只要有健全的眼睛，能夠確認眼前的世界如昨日並無二致的一般運轉，我們對其它感官的知覺敏銳度往往會明顯降低。這也難怪，各式的活動操演或是教案安排，「閉上眼睛」時常是其中一項關鍵的規則，且總是會在事後聽到參與

者表示閉上眼睛的狀況似乎能夠讓他更專注的去聽、去聞、去摸、去感受；同時，常常得到的回饋都會是，閉上眼睛後像是聽覺、嗅覺，都更敏銳了。因為當眼睛閉上時，我們無法確保自身是安全無虞的，什麼都看不到，我們會擔心自身的安危。

能夠過分只依賴視覺的原因是，在平地的日常，我們往往不需要擔心什麼「風險」，所以毋須啟動其餘的感官。

我覺得滿有感的，平常在城市生活工作，眼睛會看電腦、耳朵聽音樂，嘴巴鼻子吃東西，可是那個五感是被馴化的，被便利性馴化，我們那時候去西巒的山上，到山頂的時候，平常不會泡三合一奶茶，平常不會吃七七乳加巧克力，但到山上會覺得特別好吃。因為奇妙的平衡，你體能到一個邊際、但是感官被打開到一個程度（受訪者鰻）

我們不需要其他感官有很強的感官體驗，是因為在大多數的狀況下，那些感官所需要體驗的東西是在我們的掌握之中。在城市裡，幾乎所有的事物都是可掌控的。人們居住在此、常住於此，表示安穩，已經將絕大部分生活的困難都排除，能夠藉由在此穩定的勞動，以生產自己生活之所需。我們將生活周遭打理成最方便的樣子，相對來說，只要仰賴我們的眼睛，而不太需要其它的感官——儘管各式各樣的感官知覺隨時在發生——外在的聲音從不止息，但我們毋須特地的去聆聽，因為一切事物都在秩序當中。

我會覺得，在爬山的時候，覺得自己，人類很渺小。就是會特別感受到「活著」這件事。可能平常在都市不會那麼感知到，因為很輕鬆就可以吃到東西、有地方睡覺、可以上網，不會特別去想我是怎麼取得這些東西；可是在山上就不一樣，每個東西都是要花力氣去達成的，

比如說碰到天氣差、地形很危險，可能真的有時候是，一瞬間可能會丟掉性命，所以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受訪者小銘)



一般情況下，在可掌控的情境之中，「可以掌控」，代表外在環境的刺激不強、感官所接收到的知覺並不豐富，所以多只用大腦、或是說心去思考，思考的並非如何在有風險的環境下生存，而是在沒有風險的社會當中怎麼生活得更「舒適」。而登山者本身所帶著的身體知覺體驗，出於對環境的陌生、不認識、以致越高的風險下，感官有著更高的敏銳度；相對的，即便同樣是登山，但前往越少人、甚至沒有人走過的路線，這般感官的經驗感受通常會更加鮮明。

我覺得好像就變成，在山下的時候是大腦用得很多，在山上變成其它的感官。(受訪者 eating)

在平地時候不斷用腦袋在思考事情，接收訊息的來源都是資訊式的、或是知識性的，需要去思考的，而不是感受。

日常的平地生活，就像總是鋪了一層背景似的，像極了現在串流音樂媒體上常出現的「白噪音」歌單，聽覺上有一點聲音作為「襯底」反倒更能讓人專心。又如我們的手腳，隨時在接觸各式各樣的事物：手機、電腦、滑鼠、鍵盤、菜刀、砧板、書籍、啞鈴、背包、眼鏡……還有腳，穿著不一樣的鞋子，走在磁磚、柏油路、石子路、或是公園草地，但我們很少會去留意，接觸這些東西的觸覺手感、腳感會是如何，一如我們將衣物穿起、將鞋子套上（你記得上一次自己赤腳踩在土地上是什麼時候嗎？）所有的器材物品都被製作得細緻而紮實，少有什麼會是需要擔心一碰就裂、一扶就坍（你上一次仔細注意質地的物品是什麼呢？）人們將生活圈夷為平地，也再不需要爬上攀下；剩下的大

抵就是關於吃，嗅覺跟味覺的功能彷彿都只關乎進食，而且得是美食，大抵只為區分得出好不好吃、確認是否滿足貪婪的味蕾，而少了嘗試的新奇和風險。

沒有了「風險」，剩下的知覺經驗裡只是為了調整「舒適」的程度；換個說法，也就表示，在平地即使不舒適，也並非同風險一般會產生立即的生命危險，或是即便有傷害發生，也會有足夠的資源、物品、人力能夠即刻的處理。

然而，登山的環境往往是陌生的，當身處於未知的環境當中行動，登山的路線大多從來沒去過，一切也都暗藏風險——相對的，一切都很新鮮。

那個環境給你的感官刺激，跟平常習以為常的環境不一樣，就是因為不一樣，所以變成每一件事情都很新奇（.....）就如果要講得很簡單，都只是因為新鮮，比較少碰到（.....）另外一層會變得覺得說，新鮮就是陌生，陌生就會想知道葉子的聲音是誰弄出來的，除了我之外到底還有誰存在，然後它會影響周邊的變化。（受訪者 V）

陌生的環境、新鮮的體驗，感官知覺放大，意識需要相比以往更加的專注，所以我們需要將我們的感官打開，除了眼睛，還要仔細的聽，是否有其他人的聲音、動物的聲音、或甚至是風聲雨聲？只要有聲音，代表環境中有其它的「動靜」需要留意，因為這些超出掌控的「動靜」都可能影響到正在行進的我們。同時要小心的走，認真的踩踏腳下的路，草地、岩石、泥土、樹根、碎石、溪谷、松針，不同的路徑表面腳踩下去所感受到的摩擦力都不同，必須一步一步將每一步都踩穩，在遇到困難地形像峭壁邊坡時，才有餘裕能夠順利通過。還要謹慎的摸，輕輕的撫上花草、樹木、岩石或泥土，感受他們的質地，確保它們沒有鬆動、是否腐朽，而往往這時候，也更能夠聞到草木花香的味道，而在溪谷中第一次勇於直接飲用溪水的回應也總會是：「哇山上的水怎麼這麼甜啊！」



爬山比起平常，絕對需要花很多力氣調整到「以行進為目標」的狀態。常會因為能量專注在行進，無法思考太多事情，但是現下的感受會很開，覺得這是跟平地很大的差別。平常很常思考後設的、間接的、或外界餵你的東西，但在山上變得很當下。(.....) 五感在城市中很常麻痺，因為有太多強迫的刺激，但在山上，五感比較回到身上。我會提醒自己在力氣和意識除了用在行進，也要拿來感受環境，我不確定有沒有更敏銳什麼的，但感覺感官更有主動性了。(受訪者 eating)

實際上，並不是爬山需要花太多力氣去專注在行進，剛好相反；是平地的日常太快了，因為沒有風險、不需要啟動其它感官、所以可以毫無忌憚的接收任何資訊；但是「接收所有的資訊」的結果就是「什麼都沒有收到」。當代社會的日常就是不斷撥放的白噪音，反而是選擇上山的登山者才能找回感官的主動性，並且真正的獲得感官經驗。

登山，即是透過身體，在地表的脊梁上移動。這一節，最後透過現象學的方法，還原了受訪者他們在登山過程中的身體經驗，也分析出，原來「登山」的「登」之所以感官如此敏銳，除了「山」的未知風險使登山者們提高警覺外，「登山」行進的「慢」、與時間的「久」，同樣賦予了登山能夠飽滿而豐富的捕捉感官經驗的特性。

下一節，我們要再將「登」與「山」回歸併回「登山」了。

第三節、空間感知：山林地景的建構

從地景空間的現象學角度來看，關注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 Tim Ingold 將焦點放在了地景當中的運動經驗 (movement experience)，特別是走路，他和 Jo

Lee Vergunst 一起編寫的《Ways of Walking : Ethnography and Practice on Foot》探討了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中的步行實踐（walking practices）本身作為反思；而 Ingold 認為生命並非住在某個地方（lived in places），而是人們旅居於地球上，人類的存在會沿著道路鋪展開來。（引自 Kaisu，2013）同樣以現象學角度研究地景的 Christopher Tilley 主張人以體驗來了解世界，這樣的過程是將世界掌握為一個對象，而人與世界之間即會存在「裂隙」（gap），人在這個「裂隙」的距離當中所經驗到的種種感官、知覺與行為，正是人們與所處的環境之中所產生的互動。（引自林文玲，2013）

這樣的空間經驗正與梅洛龐蒂的生活空間（lived space）相同，這些空間的意義與意義的形成，正是物體在空間中的互動，所共同形塑而成（林文玲，2013）；Tilley 主張，空間的意涵與意義並非一成不變，與這個空間中的活動、行為都有關係，而當我們研究以人作為經驗的主體，那麼人在空間中的感官知覺、與環境的互動，都將影響空間的敘事，而空間的意涵也會相應的依據因應空間的涉入與人們的情感依附，產生轉變（引自林文玲，2013）。

在第二章有提到，目前在台灣的登山活動，多還是偏向健行（hiking／trekking）的形式，也就是仍舊多以步行、也就是走路為主。「走路」普遍上會被認為是人們的基本技能，目的是為移動，「走路」只是為達成移動的手段；然而，如同前述所提及，光是「走路」本身即為建構意義。在台灣的登山活動，走路，是與環境最基本的互動之一，且其總是指涉了許多特性，包含時間（什麼時候、什麼樣的季節？）、空間（路線、從哪裡走到哪裡？）、社會意義（跟誰去：獨攀、親友、還是散戶報團？）、文化意涵（路線本身乘載的空間意涵：豐富的地理環境、珍貴的自然生態、抑或人文歷史）、性格（自組、或報名商業團）長久以往，這樣的「走路」活動，便建構了我們登山的樣貌與姿態。

如果我們將登山的活動只關注於「山」而沒有「登」、或是只有「登」而缺少「山」，將無法真實的透析身體在空間中的經驗。因為兩者之間產生距離，那只是站在遠處觀察，並沒有真正的相交互動：



就很像你想瞭解一個人，可是如果你只是單方面的去觀察他，沒有跟他對話、沒有聽他說話，我覺得那不算是認識台灣這個人。(受訪者 eating)

同樣注重視覺經驗及山岳攝影，台灣中海拔探勘登山好手的崔祖錫，在過往的幾次訪談中都提到，他認為：「登山是最貼近土地的一種方式」(姚舜，2020)、「我一直認為登山健行這件事，是像一門基礎科學，透過自己的雙腳貼近土地、了解地形、生態和文化故事，讓自己與土地有更深的連結。」

(Frances, 2020) 段義孚所提出的「地方之愛」(topophilia) 的概念，他將之定義為「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紐帶」(Tuan, 1974, 頁 4)，而人類與環境的情感聯繫在強度和表達方式上各不相同，記憶和地點之間的關係會是更深刻的，所有的記憶的關鍵在於地點，因為記憶會將我們放置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以及特定的觀點。Kaisu 研究肯亞山上的嚮導是如何觀看他們所身處的風景，他們的觀看方式、以及他們在這地景之中所獲得的體驗，她指出了以步行作為一種經驗地景的方式，這些嚮導的地方感是關乎於這之中的文化觀念，並藉由步行經驗地景的方式，與和這些嚮導身處同一個地方的其他人，彼此之間的關係中形塑而成 (Kaisu, 2013)。

Kaisu 的研究中亦提及，對於這些嚮導來說，他們的個人經驗和地景記憶，使他們對於肯亞山有了強烈的情感連結，尤其是關於地景經驗越深的人，對於肯亞山的情感便越豐沛，而這也是嚮導們和地景之間關係的重要面向 (Kaisu, 2013)。

此處我同樣是以段義孚「地方之愛」的分析架構（表 5），以之其中的元素——感知、態度、價值觀與世界觀（Tuan, 1974）——逐一推導出「登」跟「山」是如何組成「登山」的山林地景。



（一）感知（perception）：

段義孚的感知，同樣指的是出自於個人生命經驗的身體「感知」。而在登山的活動當中，感官經驗勢必就是身歷其境、親臨現場，與時代足跡的交乘了。

如果去爬山的話可以瞭解很多自然環境的長成，特別是跟這整座島嶼有關的歷史，是到現場才能夠很清楚的感受到。（受訪者鰻）

人家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會有一份感情在，你會對這個區域有特別的感情（……）跟書上讀的就沒什麼感情，真實的走在那裡、經過那裡，你會更有連結性。（受訪者李美涼）

只是照片圖文，跟你真的去走的時候，那個個人的經驗場景，和論述合在一起的時候，那個「哇」的感覺，就覺得，對可以把這些連在一起，可以做更深刻，讓自己印象連結得更強化。（受訪者Y澍）

我來說去山上是你會親臨那個書上寫的現場，你才會真的理解說他們看到的視角是什麼（……）你認識他、更熱愛他，但其實你沒有直接去看那些現場的話，我覺得那還是有個落差（受訪者 eating）

可以說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同意，要建立與山林地景之間的連結，首要的最好方式便是直接前往走一回。然而，身體尚只是媒介，「感官」與「知覺」都

需要同時介入。所以不只是雙腳要踩上登山活動的現場，同時可能也會需要在感知上對該地景有所瞭解，整體意識上才能建立起強韌且有根據的繫帶。

那陣子看高俊宏的《橫斷記》，有部分講到山上的林業發展，後來慧元組西巒隊走林道遺跡，上山前我正好看完，兩件事就模模糊糊接在一起，我覺得爬山讓我看到台灣歷史（所剩或遺留）的現場，不只是想像（……）如果沒有山的知識，我只能用直覺感受山，這樣我真的認識山嗎？如果沒有認識，是不是單方面利用呢。就像那些為了數百岳爬山的人？（受訪者 eating）



圖 15：巒安堂（舊人倫林道工作站）（本研究拍攝）

而登山，就是建立連結認識的第一步。



我有覺得因為爬山的關係，所以更有意願跟強烈的動機去認識台灣的土地。(受訪者 Pony)

登山可以當作認識台灣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山佔台灣面積真的很大。在登山經驗裡面，當初認識台灣人文、土地、跟歷史，是非常合適的方式，在別的國家也許不是這樣，但以台灣這種特殊的狀況，登山可以當作一個好的親近台灣的方式，是因為佔比很高，我們大部分生存在台灣面積土地比較少的地方，那這麼大比例我們卻不認識是很可惜的。(受訪者小丸子)

以前只是課本上的文字，對我來說是沒有實際感受的知識，爬山之後才能真正體會到課本上所敘述的台灣地理特徵（.....）以前不了解台灣的山林和歷史的關係，沒有想像過原住民的生活、與漢人及日本人等外來者的交流和衝突，其實這才是台灣真正的歷史，可惜我們的教育並不著重這一部分。(受訪者小銘)

你就開始在各縣市、各個山區爬山，要去的路線都要做功課，瞭解整個山脈跟當地環境，所以爬山應該是很好的方式，會自然而然認更識清楚台灣的全貌，整個山區溪流，每個縣市的特點。可能你經過這個小鎮就會更深入瞭解這個地方，我想爬山的人一定會比不爬山的人更認識台灣，一定也會更清楚台灣的自然環境。(受訪者李美涼)

這就像是，從小受教育的過程中，那些課本上地理知識想像成真的感覺，親臨現場感受地勢、地貌、天氣、水文、溫度、林相的真實景況，因為與之有

了情感的連結，會讓身體記住這個感覺，就像學會腳踏車就再也不會忘一樣，感官所接收的這些資訊，會在身體上形成記憶，每一次回想都彷彿再一次親臨現場，而不只是資訊的短期吸收。

我自己最有感覺的，像是以攀登南湖大山的路線為例，多數北中部的遊客會先通過雪隧、經過宜蘭，再接上台 7 線，往思源埡口的方向前進——而宜蘭地區，地勢走向乃東北往西南方向升高，兩條山脈中間夾著溪谷，海洋氣流便沿脈深入；而秋冬兩季又直面東北季風影響，總是有龐大水氣帶來可觀雨量，也導致了宜蘭地區終年有雨的氣候型態；不過，一旦通過思源埡口，由於此處海拔已擡升至 2000 公尺，海拔高度阻絕了水氣，而將大部分水氣都攔截在蘭陽溪谷，使得分水嶺後的大甲溪流域氣候相對乾燥，而形成與宜蘭截然不同的氣候（廖啟政，2006）——每當經過思源埡口時，其實前述這些原理都不懂、不記得也沒關係，但是總是可以驚訝的發現，在汽車通過思源埡口前，常烏雲密布、山嵐起霧，同行的團員還會因此擔心山上的天氣不好；然而只要通過思源埡口，便會突然霧散雲開，藍天、甚至陽光灑落，前後車程不到 5 分鐘的距離，氣候差異卻是如此之大，即便沒有前述的氣候知識，在這裡所獲得的身體經驗也使我深深記住了「思源埡口是氣候分界線」的這一特性。且即便早已知曉這一特性，然而每每自宜蘭往台中方向行進，當行經思源埡口，經歷那天氣一闔一開的巨大對比時，心情還是會隨之起伏，彷彿深埋的某種情緒被翻攪開來。

除了登山口的南湖，之後隨著路線的攀升，到達南湖北山，走上峰頂的三角點，周圍視線一覽無遺，可以看到腳下所踩之處就是蘭陽溪、大甲溪、和平溪的分水嶺，更是蘭陽溪的發源地，宜蘭縣政府還特別在旁留了一顆標註有「蘭陽溪源頭」的石塊，以茲提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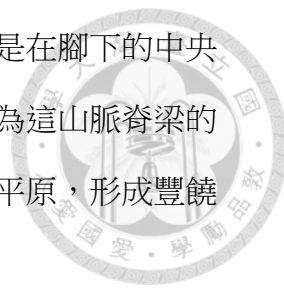


圖 16：蘭陽溪源頭（本研究拍攝）



圖 17：南湖北山（本研究拍攝）

站立北山之上，遙望對面的雪山山脈，清楚看出蘭陽溪便是在腳下的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之間蜿蜒匯流，每回上去，我都感覺自己也同為這山脈脊梁的一部分，血液隨著蘭陽溪的脈動，川流不息的一滴滴流向蘭陽平原，形成豐饒的土地。



對一處地景抱持好奇，試圖認識，並希望與之建立連結，除了將重點擺在務必「親腳走過」的感官經驗上、以及事前規劃做資料的意識感知上對地景有所瞭解外——當然，登山是很適合的一個方式，但——倘若不只是「登山」，而是讓居住的視角也進入山裡呢？

以前爬山的時候都跟原住民（.....）在高山上會跟部落的認識，就跟老人家爬山。老人家說：天氣不好，不要去登頂.....他們就是有辦法知道。我問他們說為什麼？他們說：「這個時候飛鼠會出來叫」、「風不會從上面吹下來」、「這時候雲不會這樣飄」.....我不敢講 100%，但照著老人家講，那時候是比氣象局準（.....）他們比較直接，解釋方面比較沒有那麼清楚（.....）但是他們在這裡求生活、求生存。（受訪者泥鰍）

像原住民這類近於默會知識的身體感知經驗，可能他們在知識的表達上比較有困難，但也可以發現，這類常居於山中的人，這些山對他們來說已經成了地方（place），他們不只是與之有所連結，他們就是該地方的一部分、他們與山都是地方。並可能共同形塑出的相同生態系統。

但是，其它受訪者都不約而同的提到，登山「能夠」獲得什麼樣的經驗，其實是因人而異的，有部分可能端看登山者自身的目的；然而另有部分，是關

乎於登山者的成長背景——換句話說，是需要啟蒙（enlightenment）的；而這就關乎到了段義孚所指出的「態度」（attitude）了。



（二）態度（attitude）：

有人爬完了百岳，但你問他關於台灣山脈的一切，他可能除了秀出他的登頂照外，說不怎麼上來每座山的故事；有人也許百岳不到 20 座，例如本次的受訪者之一 Wesley，卻已能細數山中往往歷事（詳見訪談內容，頁 134）。在本節前面（一）「感知」（perception）中列舉受訪者的內容，顯現出「爬山→認識山／土地／台灣→爬山」其實是一個正向的迴圈，亦即這些受訪者本身可能就已先具備這樣子面對山的態度（attitude）；但如果有的人不是呢？

我認為這裡還可以再細分為 4 個層次——僵化的刻板印象；被目的掩蓋的經驗感受；技術上的啟蒙；知識上的啟蒙。

1. 僵化的刻板印象：

首先，要對於一件事情抱有興趣，願意一再嘗試，應該是對於這件事情本身抱有一定程度的好奇，也就表示能夠對之提問；也就是說，之所以能夠「問」，其實是表示你對這件事情「有所瞭解、卻仍感到欠缺」——好比我們若隨機在城市街頭抽問一個路人說：「你對量子力學承接相對論的看法是什麼？他們之間真的彼此有矛盾嗎？」我想應該是超過 99% 的路人都會完全不知道如何回應。而回到其它我們長期不致瞭解的事物，恐怕也是一樣的。

以前登山覺得是危險，覺得它是一種（……）背上那麼大的登山包，你就想到很多障礙：不能洗澡、要野炊、很重……它好像屬於很少的人，屬於你願意要丟下某些很奇怪的事情的人、很奇怪的衛生習慣、

舒適的睡眠環境，把自己丟到那裡面，承諾自己可以做到這件事，才能去爬山。這是一個門檻在那邊，(受訪者丫澍)



包括我自己，多數人在有實際的山上過夜經驗前，對於「登山」是怎麼一回事怕皆是一無所知。因為在成長的背景中，從來少有能夠接觸的機會，因此對這件事的想像大抵都只是私人的揣測，而不會有具體的理解。同時我們對於與此相關的景致與知識，也就只剩下國民義務教育中地理、歷史課本上那些比起真實場景毫不突出而扁平化的文字了。

原先不知道原來台灣山上的景色如此多變，開始爬山後才發現每一座山都是非常不同的樣貌，甚至是不同路線的景色差異也很大。(填答者林怡玢)

當我自己爬山的時候，發現台灣的山很不一樣，雖然我們小小的可是3000公尺以上山有200多座，這對我來說是很驕傲的事情，我住在這麼多山的地方。不像國外要開好幾小時的車才可以開始爬，我們周遭到百岳也沒有很長的距離，我們跟山是很近的。(受訪者林玉倫)

可是我其實也都有在爬一些小山、郊山、中級山，所以對於台灣，可能山是我過去比較陌生、比較少接觸到，所以當我真的踏上走百岳這條路之後，是很截然不同的模式，包括過去的旅行是完全不一樣的。可是真的走到這些地方以後，你會發現跟你平常在平地上面的風景是很不一樣(……)才發現原來台灣有這樣的地方，是你開車到不了的，要靠你真的兩肢腿這樣慢慢走過去的地方。(受訪者鐵杉)

我自己的經驗亦然，如同第一章的緒論所言。

同時回過頭來看這次本研究所接觸到的受訪者，其中學校登山社出身的只占 10%（表 20），表示有 90% 左右的人大概都是出了社會才開始接觸到登山這項活動——畢竟出了社會往往就是許多學習和觀念想法停滯不前的時節點——足以得見大部分的登山者／非登山者，對於山的理解恐怕都是較為僵化、或被限縮在某些框架之中的刻板印象了。

即便往後有機會接觸到登山，狀況也很可能成為只是服務某種目的底下的其中一種過程：

《排球少年》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愛打電動那個，「喜歡打排球嗎？」喜歡登山嗎？就覺得「還好」，就是「可以接受啊」、「不錯啊」、「有趣啊」。排球重不重要？他就這樣打上來了。爬山重不重要？就這樣爬上來了。但說對生命很大的震撼，或是回到自己的價值，大概就是完成一件事情這樣而已。（受訪者 Keith）

2. 被目的掩蓋的經驗感受：

關於這一點受訪者 Keith 深有所感。他是有著 25 年山齡的山友，本身是相對熱衷參與民間一些登山群體的活動的。但是他回顧他自己、以及他周遭那些和他一般同樣有著 20 - 30 年山齡的山友，他只是不斷感慨：

台灣很久以前的登山史裡面，我們接觸的朋友裡面，過去的經驗裡面，大家爬山就是為了出來解解悶、出來好玩、出來交朋友、或者是出來探險，以前比較強調是「探險」這件事情，可是對於環境的關切……比較沒有的。

(.....) 我不是否定我的身體裡面去走過這些路有類似的經驗，而是說，這個經驗是並不容易被挖掘出來的，因為大部分都被「探險」蓋過去，或者想要「自我實現」蓋過去。也就是可能有其它的思維、或目的蓋過去。

(.....) 像我大概走到第七次、還第八次的雪山、還是第四次聖稜線，我才開始會去覺得，喔原來雪霸國家公園的歷史發展、這幾個山屋的變遷，還有就是，對面山頭的直升機，這些東西是要值得注意到的，因為要走這條路，讓我對這條路認識更多；但也還沒辦法具體到說，在每一段路程上面，身體的觸感、視覺、聽覺、那個完整的樣態

(.....) 所以或許這些都存在，但是，就像我現在也還可記得，25 年前第一座開始爬上南湖的樣子，但是我並沒有辦法說我可以感受到什麼東西；一直到後來我才認識到說，多了這些歷史條件，學著跟歷史對話，把這些知識放到腦袋裡面後，才能感到這些。(受訪者 Keith)

然而即便時至今日，這次的問卷結果恐怕亦然呈現類似的結果：「登山的目的」(複選題)調查結果前 5 名是「接觸大自然」、「休閒」、「運動」、「景色」、「健康」，相較而言「認識台灣」、「探索世界」都在靠後的排名序列，比例也有顯著的差異(表 24)；換到下一個單選題「面對山的態度」，「認識自己」和「瞭解自然」的排名更是大幅領先，分別占比近 30% 與 20%，而「認識台灣」與「探索未知」的占比皆不到 10%(表 25)。

其它山齡都在 10 年以下，相對年輕的受訪者也有類似的體悟：

意識覺察，有.....但你如果問題裡面沒有特別問到這的話我不會特別提到這件事情。(受訪者 Y 澍)

只是說會端賴於你上山要看什麼；或是我發現，大部分人上山不會查那些過多的資料，他學到的就沒有那麼多，或者他不是想學這些，上山就只是想要放鬆、和朋友一起在山上、想去看風景之類的。所以我覺得是看個人為主。(受訪者游皓宇)

可能有一些人，他們真的是從那種取向去認識山林，其他人不是這個途徑的話，在他的登山經驗裡面，就很少聽到別人講，任何哪一座山的故事（……）那其它會出現什麼樣的途徑？因為像有些人就不是對歷史那麼的熱愛，因為我們現在的登山活動，我不知道，大部分的商業團，都不是走這個路線。(受訪者 V)

登山資歷超過 45 年的受訪者柯三分與 Keith 有著類近的嗟喟：

像這個 90 後，80 後，這些新生的民眾一上來，坦白說他們很少去接觸台灣的自然環境，更何況是老一輩的，老一輩的受到國民政府遷台 38 年，他也欠缺台灣 38 年，幾乎是完全沒有人進入山林裡面，只有在台灣 33% 的地形環境裡面過都市的生活，所以要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感，又沒有那麼的強烈。(受訪者柯三分)

原來「登山」不只是爬山，要持續深入觸碰到到登山其它各個面向的難度這麼的高嗎？

不得不說，還真的是。就像前面受訪者 Y 澍的敘述，登山是一個門檻，缺乏具體的理解，根本無從準備。想必多數的人第一次上山光是「裝備」就可能已被搞得焦頭爛額——是的，就好比我第一次帶的 12 顆蘋果、10 顆奇異果、5、6 根香蕉。

就算裝備都搞定了，讓我們回到最最根本的、在登山這項活動中最基礎同時也最核心的問題——如果今天沒有 Google 地圖、沒有離線地圖、沒有 GPS 定位——你知道自己在哪裡嗎？



3. 技術上的啟蒙

登山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定位」，能夠定位，才不致迷失方向，也才能夠確定路線以及行程是否與計畫相符。前面說到的裝備，在某些登山者的眼中，反而可能是最最後面才要考慮的事情。

當代社會的科學技術太發達，有了 GPS 定位、還有 Google 地圖隨時可以上網搜尋，一般人都不太需要學會如何研讀地圖——即使是我年過 65 的父親，我都發現到，他雖然方向感很好，不管是一般走路、開車，說要去哪裡他大概心裡都有方向、也確實能夠抵達，他的區域判知、方向定位絕對是立體的，但是只存在他心中；因為好幾次我拿出 Google 地圖要與父親討論某些地點怎麼去，我赫然驚覺我父親並不怎麼會閱讀地圖——換作以前的登山者，在實際上山前都還需要不斷的學習閱讀地圖、練習指北針與方向判位；然而現在有了離線地圖搭配手機，相當於人人手裡都有一台精密的 GPS 衛星定位機器，過往要求所有的登山者皆須具備基礎「地圖判位」的技術門檻，對於入門的登山者而言幾近消失。

儘管 GPS 衛星地位與地圖判位都能回答「自己在哪裡」這個核心的問題，但是兩者仍然有著很大的差異。

我想，即便是再優秀、再厲害的登山者，恐怕都不敢說自己地圖判位之後的位置，會比 GPS 衛星定位所給出的座標來得更準確；然而，GPS 座標精準是精準，但它精準回應登山者的需求，就是將結果變成數字的點位，登山者可以直接得到座標、但登山者也就「只有」得到座標而已，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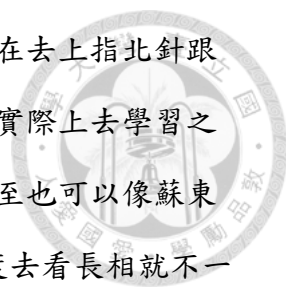
個座標完全是工具化之後的成果，最終的呈現其實捨棄了過去地圖判位中所需具備對於地勢地貌的基本理解與知識。



我是特別去這個地方過夜，把這件事情當作很認真，好好規劃怎麼走，很認真看介紹跟地圖。我覺得它是比較，後面開始比較想要過夜特別去爬某個山，那是個起點。（受訪者 Pony）

在登山活動中提及「地圖『判』位」，表示除了能夠閱讀地圖之外，登山者還必須做出相應的「判斷」；換言之，在每次出發前往登山路線前，登山者必須要準備路線周遭的地理樣態、山脈走勢、水文溪流等資料，他才有辦法具備「判斷」的能力。這也是回到上一項感知（*perception*）中的受訪者所言，不論是否有將「認識／探索台灣」視作他們在準備資料的目的，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必然會增進對於台灣的瞭解，而且可能因此反覆回饋給他們自己，因為得知了更多山上的故事，所以讓他們更想上山。

這也導致了，現在多數的登山者仰賴於 GPS 衛星定位，快速掌握自己的位置，就可以出發前往某條登山路線，不再需要具備地圖判位的能力；然而「原先」地圖判位的技術門檻消失，也許這實際上降低了登山的門檻，讓更廣大的受眾有意願嘗試登山這項活動，卻反而隱隱刻劃了另一道「新」的技術門檻：同樣是登山，過度仰賴科技工具的登山者，會失去探索、接觸到登山其它面向的可能，再次加劇前面受訪者 Keith 所談的現象：被目的（只為完成路線）所掩蓋的經驗與感受——而且，是在登山者渾然不覺的狀況下發生。即使是自主性很高的受訪者城市山人，也透露出在他自己起初的登山經驗中，有著一模一樣的經歷：



首先你要懂地圖，才可以比較辦到這一點。像我自己在去上指北針跟地圖判讀課程之前，其實我對這一切也都不懂，我是實際上去學習之後，才發覺可以從鳥瞰的方式來觀看自己的地形，甚至也可以像蘇東坡詩裡寫的「遠看成嶺側成峰」，同一座山用不同角度去看長相就不一樣。對於我這種一開始對登山一竅不通的凡人來說，這是需要學習才可以知道的事情，不然其實你沒有一套好的架構去容納這些知識，其實容易變得比較混亂，你會不太知道自己在山裡在爬什麼東西（……）才發覺，可以用有邏輯的方式，把自己走過的地方串連在一起，所以這是在學習地圖之前不會有的思維（……）我是開始懂地圖之後才腦洞大開。（受訪者城市山人）

能夠看懂地圖，知道等高線繪製出在地圖上所代表的地貌，掌握稜線、谷線，以此掌握山勢的起伏與水文的走向，並且能夠判斷路線在什麼時候可能要轉稜、什麼時候會遇到越稜點、哪邊在腰繞要注意崩塌的可能、還有海拔植被的分布，來預判可能的地形與地貌——這是對於有興趣碰觸到更多登山不同面向的登山者，所需要的技術上的啟蒙。

4. 知識上的啟蒙

最後，關於知識的部分，其實也是回應到第一點「僵化的刻板印象」。

我可能要事先對這座山有一個模糊的瞭解，或是聽過它的一些傳說之類的，比如我可能知道綠島有藍洞、馬祖有藍眼淚、苗栗有蝴蝶谷，然後我在前往該處地方的時候對這些只有一點點的認知，等到看到本尊的時候，就會出現：「這就是大自然啊！」的那種讚嘆與奇蹟的瞬

間，進而體認到台灣其實有許多地方存在這樣的空間，才会有強烈且緊密的連結感（受訪者德宏）



的確如受訪者德宏所言，如同旅遊一樣，對於某些地點有著瞭解、即使只是模糊的印象，但這都會給予登山者找到登山其它面向可能的切入角度，而不是只限於百岳的山頭與數字。

登山作為認識台灣的方式.....要看怎麼樣登山，有沒有想做的事情。

有些人只是想要看風景、體驗，可能沒辦法得到這一部分的感受。（受訪者馬利加加）

我沒有想到，就算看過照片、或本來有興趣，但還是覺得自己沒有真的認識（.....）看紀錄片《翻越之後》，原來除了這些我可能接觸到的路徑以外，山上還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好像認識在台灣的地景。

（受訪者天南星）

確實，不同的登山者仍然可能在其它各個地方或領域中，找到觸及其它面向的視野；然而，最簡單的方式，不就是將這股知識上啟蒙的能力，透過商業的登山市場，散播出去嗎？

我對台灣的山，一開始沒有太多的感受，我那時候也不太知道台灣史，只是因為工作需要去採訪古道（.....）其中一個是請羅東林務局的人讓松羅部落村長帶我們走，他會講說先民的生活方式，怎麼捕獵，有過什麼樣的歷史跟家族的記憶，就覺得滿感動（.....）後來才發現有這麼多的故事在裡面，植物什麼的，都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比如他們會說拿九芎去做陷阱、或是打獵的道具，就覺得所有的生活經驗跟我們土地是相關的（……）這是真實的面對面，才会有實感：知道島嶼上有生活不同的人群，有存在不同的景色，他們怎麼生活、和周遭連結起來。沒有實際去看，很難有感受，你也沒有辦法感受到，他們真的就是同樣生活在同一個島嶼上的同胞，完全沒有感覺。只有到現場，跟他們談話，才會發覺：原來台灣還有這樣的人在生活、有這樣的生活方式。（受訪者台灣茶）

從受訪者台灣茶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引路的人」、也就是一位項導，對於他所帶領的隊員，可能產生鉅足的影響力，讓這些毫無概念的入門新手，對於山、登山有著全新不同的理解。

山齡超過 40 年、商業登山的大前輩泥鰍也深了於此，不只是台灣國內，包括他自己到國外登山，也有同樣的想法：

我那時候感覺。因為自己也曾經到外地去登山，在台灣島感覺到，有人解說跟沒有人解說差別很大，一樣的一片山，一樣的植物、一樣的景色，如果你有內心的感受，不只是眼睛的感受，會讓人更深刻。所以我喜歡用一座山一個故事，這地方以前發生的故事、傳說、地方的特色，都會跟山友分享。（受訪者泥鰍）

可惜的是。也許每家登山公司、或個別的登山嚮導一如泥鰍大哥有在執行，但就像前面受訪者 V 所說的、以及我自身的經驗觀察，絕大部分的商業登山團仍然都還不是以這類的取向為徑，因此即便參加商業團能夠解決第三點「技術的啟蒙」，但目前這點仍舊未能改善；甚而是說，再加之於「僵化的刻板印象」與「被目的掩蓋的感知經驗」，如同我在第一章第三

節研究發問中所談及的自身案例，這好比一個蛋生雞雞生蛋的困境，除了嚮導有能力有熱情去帶領及分享，團員也要有足夠的意願去聆聽和吸收。

如果能夠解決這 4 點，那麼才算能夠建構起「地方之愛」中的登山者面對山的態度（attitude）了。

（三）價值觀（value）：

關於價值觀，這裡指的是除了上述受到因成長背景、環境的結構與文化所形成的第二點態度（attitude）之外，個別的登山者在受到其它面向影響下所形塑其認識而理解世界的方式。就像講到登山者，對於山的態度與實踐，未必只能夠在山上進行。我自己就非常喜歡「城市山人」這個他為自己取的筆名，城市山人說，雖然自己也喜愛山，但因為自己有著正職工作，不如其他山友或是以此為業的登山者，能夠有那麼多充裕的時間上山，但是他仍然想要找到「可以跟山這個緣分繼續相處的方式」：

所以我後來就想到，就算我的人辦公室，但我可以透過其它方式，把我的心留在山裡面，這是我想的事情，雖然我在城市裡面可是我可以想山的事情（所以才取了這樣一個名字）。（受訪者董威言）

所以一個人、一個登山者，他能夠與山林地景產生什麼樣的互動，也關於自己本身接觸世界所採取的姿態與實踐方式。

我自己興趣是在人文上，我會好奇我走過的路以前發生的事情（……）台灣不同的路都有不同的故事。（受訪者城市山人）

我覺得我本身就，滿喜歡土地上面發生的事，然後我覺得應該是有（更熱愛）（.....）會覺得需要更多人去看到這麼漂亮的地方，而且覺得這些地方，台灣不知道幾千年累積起來的山勢，很漂亮（.....）就不會想去破壞這個生態、大自然。（受訪者鍾溫如）

即使是走同條原本的路線，但你能不能看到更特別的，裡面的地質、地貌、歷史遺跡？你有沒有去做研究？有沒有去理解你跟它，你個人、跟這些歷史地景之間的相對位置、交互在哪裡？如何交織？如果這些沒有感覺到的話，也是沒有生命力的表現（.....）這個生命力是反思到自己身上，我自己生命可以拓展多少啊。（受訪者 Keith）

所以我最近開始看一些登山的書，講一些歷史、人文的東西，很有趣，會發現說，原來我那時候去爬的山有這樣的背景故事；原來這條路誰以前走過.....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也是了解台灣的一部分，我覺得會讓整個登山更有意義（.....）每一次每一次的過程當中，會更了解山的脈絡，前面有誰走過、未來往什麼方向走，心裡面會有想法。這個對我來說，是，我覺得跟商業登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受訪者 Wesley）

上到高山之後，發現很多比例的地形都是山景，尤其深山佔滿大部分，但是是一般人沒辦法到的地方，發現台灣真的很漂亮，有蘊藏在裡面的故事，從你喜歡土地開始，會越認識他，有很多厲害的特色、漂亮的森林、很多你可能平常看不到的動物；山的樣貌在不同的天氣、不同的時間點也會展現不同的樣貌。這時間你會發現，台灣給你的型態會很多樣，開始更認識它、就更喜歡它，這是一個反覆的過

程，那個特色會更吸引你，會想要更認識它（.....）我第一次爬雪山的時候，我就遇到外國人。心裡想怎麼外國人那麼喜歡爬台灣的山？我走雪山西稜，也是走一大群，也是想要完百的，覺得很特別，而且他們可以講得出，哪邊有哪些地形、哪些山怎樣，就想說，哇！外國人比我們自己還更了解自己台灣的山。（填答者馬利加加）

語言、文化都可能會形成阻礙，但是就像馬利加加所填答的內容，重要的是登山者所身處的位置、以及登山者如何看待這些山林地景；即便不是台灣人，也可以對台灣的山有著深刻的理解。

（四）世界觀（world view）：

涵蓋了前面的感知（perception）、態度（attitude）以及價值觀（value）後，就是登山者在面對山時所展現的世界觀（world view）了。這個綜整的世界觀，包含了登山者的身體感知經驗、登山者如何面對山、又如何實踐他的登山，從這幾個要素所歸結的登山者與山之間的情感紐帶，也就是段義孚所稱的「地方之愛」（topophilia）。

眾多受訪者都在回憶他們的登山經驗時，表述出許多他們認為在登山的過程中，這些經驗是如何建構出他們心中的想像、與現實相互比擬的台灣的山林地景：

為了計畫登山會看些地圖資料，知道哪條路、哪座山在台灣哪裡，一種資訊上的蒐集；在展望點，會試著辨認遠方山頭、山脈與方向。但要說更認識台灣，我覺得是一種感覺，走過的山林越多，踏過越多路徑，好像變跟土地更為靠近，可相反卻也越感覺自己對台灣還有很多不認識。（受訪者丹）



看地圖的時候可以這裡接過去、那裡接過去、可以通去哪裡（.....）
台灣怎麼有這麼奇特的地方？（.....）像我們最近就發現德基水庫周遭一堆大山，就覺得很酷。然後就開始對這些，像地圖、地形，台灣的山脈走勢，看到相關的訊息的時候就會受吸引，想知道怎麼串來串去的各種資訊。（受訪者鍾溫如）

如果沒有爬山，我對台灣的瞭解不可能這麼深。不用說地景、空間、山頭（.....）不是台灣的山岳史，而是對整個台灣的歷史，沒有去過一些古道、沒有去探訪部落、生態、人文、森林，為什麼這邊長的是這樣的森林，在這樣的過程中，會很深入，比一般人要深入瞭解這個土地的故事跟特色。我相信有人爬百岳，不清楚山頭的大有人在，稍微會留意的應該都會對土地有更深入的理解。（受訪者崔祖錫）

而當登山者們實際踏上前往山的路徑，走入山林地景，這就彷彿是從小受教育的過程中，那些課本上地理知識想像成真的感覺，親臨現場感受地勢、地貌、天氣、水文、溫度、林相的真實景況，因為與之有了情感的連結，會讓身體記住這個感覺，就像學會腳踏車就再也不會忘一樣，感官所接收的這些資訊，會在身體上形成記憶，每一次回想都彷彿再一次親臨現場，而不只是資訊的短期吸收，而是以身體細緻的感受地理景觀，而形成地景記憶的。

在綠水步道他們跟我說，上面有 3 段台灣被統治的歷史，清國、日本、中華民國，一條步道有 3 段歷史，聽了很感動，因為我從來不了解步道上可以看到這麼多時間。（.....）

我第一次站在玉山上，這時候，看到台灣最高點，一層一層疊過去，不再是名詞，而是台灣真實的地貌地景，置身在其中。我比較喜歡想像，可能會想像多少人曾經在這邊生活過，以前可能有什麼樣的生活。(受訪者台灣茶)



圖 18：玉山山頂展望（本研究拍攝）

比方說走畢祿羊頭的時候，我們紮營在營地很高的地方，往右邊就是整個畢祿溪上游的山谷，我剛好也是看完楊南郡老師的書吧，對太魯閣前因後果的了解，那時候感受就很強烈：「哇！我現在看的山谷就是當初打仗的地方，有一路從我這邊走、一路軍隊從那邊走……」很容易去想像、去感受這些東西。我覺得這會是我現在更想上山的原因。(受訪者 Wes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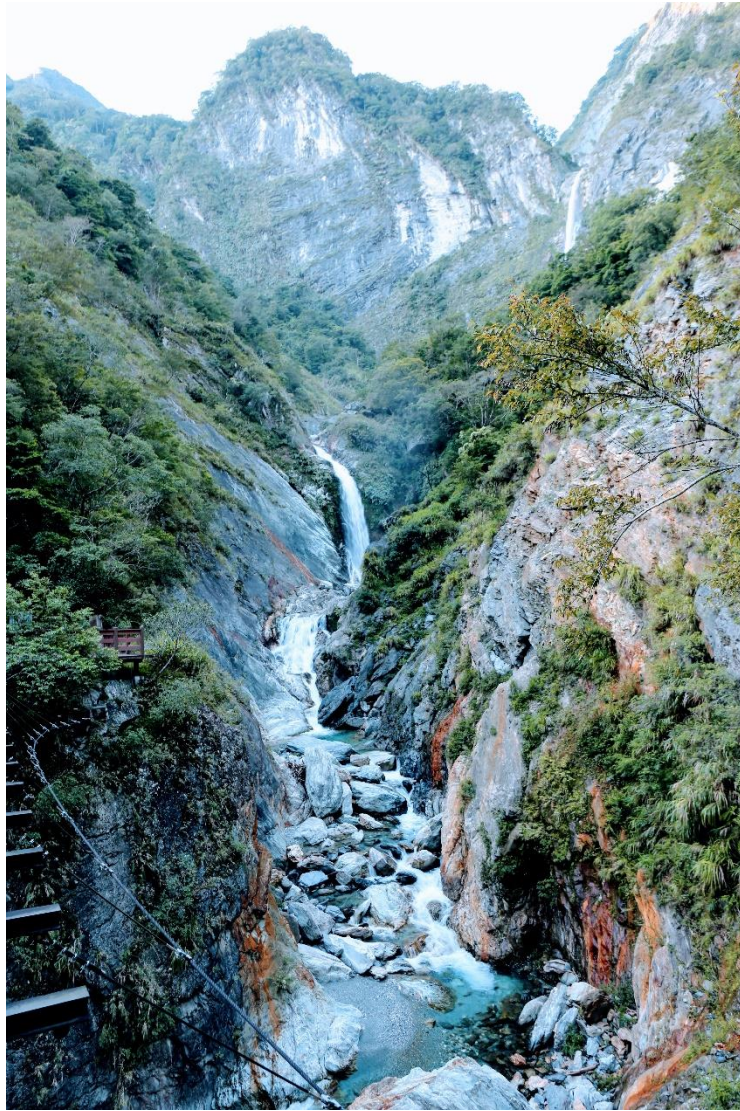


圖 19：太魯閣峽谷（本研究拍攝）

後來因緣際會走到古道路線，從新康下華巴諾到大分山屋，到瓦拉米，這條路線算是八通關古道東段，那時候開始發現台灣有歷史遺跡課本上沒有提到很多，親眼看到這些歷史故事存在，讓自己有不一樣的連結。（填答者馬利加加）

之前玉山下八通關的時候，我們走舊路，就有看到大崩壁，那個向源侵蝕是非常嚴重的，坦白說可能以前在課堂上都聽過這些東西

(.....) 某些東西慢慢再勾出來慢慢連起來，這也是我會想走更多山的原因，想看到更多的氣候變化、山勢地形這樣子 (.....)

在鈴鳴山頂看到畢祿中央尖，會看到課本上的東西真的烙印到你的腦海裡面，對空間的認識開始具象立體起來。(.....)

我們其實在荖濃溪營地紮營，它其實後來會一直流到高雄那邊去；荖濃溪對我來說是我非常熟悉的一條河，所以小時候就很常聽到，但事實上當我在玉山主峰下面，心想這裡竟然就是荖濃溪的源頭！（受訪者鐵杉）



圖 20：八通關草原（本研究拍攝）

這些在山上事件記憶，塑造了我們對於該地方的經驗方式，而當這些經驗被我們的身體所記住時，會造就了這些地方變得更加個人化，像是私人所擁，經驗也會更加深刻（Tuan, 1974）。這些地方透過記憶與風景之間的連結在

我們的身體留下印記，使我們容易想起，且當我們想起時，相較於時間，這些事件的記憶往往與地點有更緊密的關係，就好像我們經常記得發生某件事情的場景，卻未必記得住發生的時間。而我們的身體就不斷的浸潤在這些深刻的記憶當中，形成我們看待地方、看待地景的方式；甚至，它也可能在某些時刻召喚出和地景之間的情感連結：

而這些身體經驗，它所連接的，除了地景和記憶，還會形成文化。地方會經由經驗、記憶、歷史和文化所建構，並透過我們的感官、象徵、情感及思想所體驗（Tuan 1974）。因為當我們走在這一條一條的「路」上，首先就已牽起我們與前人的連結——因為當有「路」可以走，便意味著我們是遵循著從前的人的腳步，而路徑越是險峻，越能想像當初開路之艱困；當路徑順是平穩，則可懷揣曾經用路之興盛——隨著人們持續的走在路徑上，路徑便會建構出其自身的文化地景，而行走於其上的人，亦將隨著每一腳所揚起的沙屑塵土，一併連同感官記憶攜帶在身體經驗之中（Solnit, 2010）。

如果登山者掌握了不只是台灣山林地景的樣貌，其經驗也包括了到外國海外攀登時見到其它山林的樣貌，更能以對比發現屬於台灣山林地景的特色，可以挖掘出更準確而鋒利的眸光重新看待並詮釋台灣的山。

台灣她是我生長的地方，人親土親，我從小到現在住了 60 幾年，當初我走完五大山脈之後，我還覺得說，還沒辦法去瞭解台灣整個山系的環境，因為你只走一條線過去而已，他周邊還有很多很多你完全還沒去踏的地方，當你在走的過程當中，你會瞭解到說，台灣這麼小，環境是這麼的優厚，事實上是一個真正對戶外活動者的天堂。（受訪者柯三分）

台灣其實就是戶外的天堂，因為我們有大面積的山區，然後我們也有海，戶外不只有山還有海，我們可以在半小時之內就到山跟海，所以對我外國朋友來說，他們覺得台灣就是戶外天堂，自然環境豐富，很方便補給，近距離到達，只有半天也可以從事登山活動，有一個月、也有一週、也有一天，你也有這樣的選擇，可長可短；也有成熟的登山路線，也有中級山的原始登山路線可以探勘，可以滿足大眾，也可以滿足喜歡追求探險冒險的人（.....）國外的景色就是單一景色單一植被，台灣的多樣化真的可以滿足各式各樣的人，可能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那一部分。另外台灣也有歷史人文的部分，古蹟步道（.....）台灣的山岳環境可以是非常豐富又多元的（.....）台灣有一大塊是非常原始的，沒有山徑也沒有山屋，充滿了很原始的環境可以去探索，是台灣的特點。（受訪者李美涼）



圖 21：阿里山眠月線（本研究拍攝）



台灣高山只佔 1.7%，海拔 1000-3000 公尺佔 45%，佔台灣土地相當大的面積，卻是大家最少瞭解。高山小面積、郊山最多開發；高山，國外很多，真的要漂亮，國外多的是；台灣中海拔，地形又年輕、很險峻。高山當然也是地形變化起伏很大，但中級山反而是山很高、溪谷也切很深。我去國外健行的過程中，我都覺得台灣的中海拔，是很厲害的，他反而是滿多特別的東西是在中海拔的地方（……）台灣大部分都是褶曲山脈。你會發現，台灣很多有名的風景，是跟中海拔有關：太魯閣峽谷，清水斷崖、阿里山，事實上你會發現台灣的山，早近期就聞名的山是跟中海拔的高度有關。（受訪者崔祖錫）

受訪者柯三分、李美涼、崔祖錫都是資歷深厚的全職戶外登山者，他們心中有許多的資料庫，包含國內外不同的山勢地景，因而透過他們眼中所觀看的台灣山林地景，呈現出了與一般人的理解中迥然相異的高度。

即便沒有全職戶外登山者那般豐沛的知識或見解，但如若你能同受訪者台灣茶、或是小丸子一般，對於各式的生活、隨處的地景有多那麼一點感知（perception）、態度（attitude）與自己的價值觀（value），那麼台灣的山林地景，依然可以在你心中長出你自己的世界觀（world view）。

我覺得「大自然」跟「台灣」這座島是分不開的。它就是因為有這樣特殊的地形，才会有時候登山看到特殊的風景。比如我站在小奇萊上面的時候，如果不是因為中央山脈如此突出，或是對流旺盛的時候，會有雲霧洶湧，捲進來，看到的才會是這樣；像我在英國看到山的景色，是很安靜的，我覺得高地那種山，不會像有這樣子很洶湧的雲霧，這就是台灣特別的地方。因為後來我也才知道，整個亞洲沒有像台灣一樣有那麼多的高山。（受訪者台灣茶）



圖 22：小奇萊草原展望（本研究拍攝）

這塊土地真的進去之後，會發現土地的生命力，很旺盛。是一個年輕的土地，好好的保護它、使用它，我們是很幸福的在這種自然環境下。我有去過紐西蘭走他們的山，比佛峽灣，遠遠看也是很壯麗；但真的走下去，它的土壤跟植物是很貧瘠、很單調，我開車就開了 8 小時，完全景象通通都一樣。你爬到山上去、跟你坐直升機掉下來，也是都一樣。跟當地人聊天才知道，他們能夠維持土壤這些生物，是因為國家每年有公費用直升機去灑肥料、農藥，這塊土地等於說它們沒有自生的能力，有點暮年、老年，沒有生命力的一塊土地。如果人需要活在這塊土地上，要保持生機的話，需要人去養動物、養植物。他們用水非常節儉，都是山上融雪的水。但像台灣這次水庫之前缺水都見底，現在 3 天下雨水就可以弄滿。你看（台灣）這塊土地，你

走進去就算沒有帶什麼裝備（……）在台灣的土地你是有辦法生存下去的。並不是所有土地都有這些生命的供給循環，（……）真實土地給你的東西是源源不絕的，是我們沒有好好用，要好好的保護它。

（……）去年我爬南湖，勝光登山口有大火災，還派直升機去空投水袋救火，2-3 天才澆熄；後來半年後，我去爬羅馬縱走的時候走下來，那些落葉都還沒落完、旁邊樹又開始長。台灣的土地生長這件事情，它很容易自我療癒，那時候就看得出來。紐西蘭羊咩咩拍照很漂亮沒錯，但它就是單調，沒有變化的能力。像我們家附近有個小步道，平常都是有人在走的，因為在我家附近最近就還是有去，結果最近疫情沒人出門了，哇這次去、路都找不到了。下一場雨植物是長得飛快，你也不用澆肥、澆花，乾旱半年還是一樣照長，把這些人類撤走，也不知道土地長什麼出來我也不知道。（受訪者小丸子）



圖 23：遙望南湖大山西稜（本研究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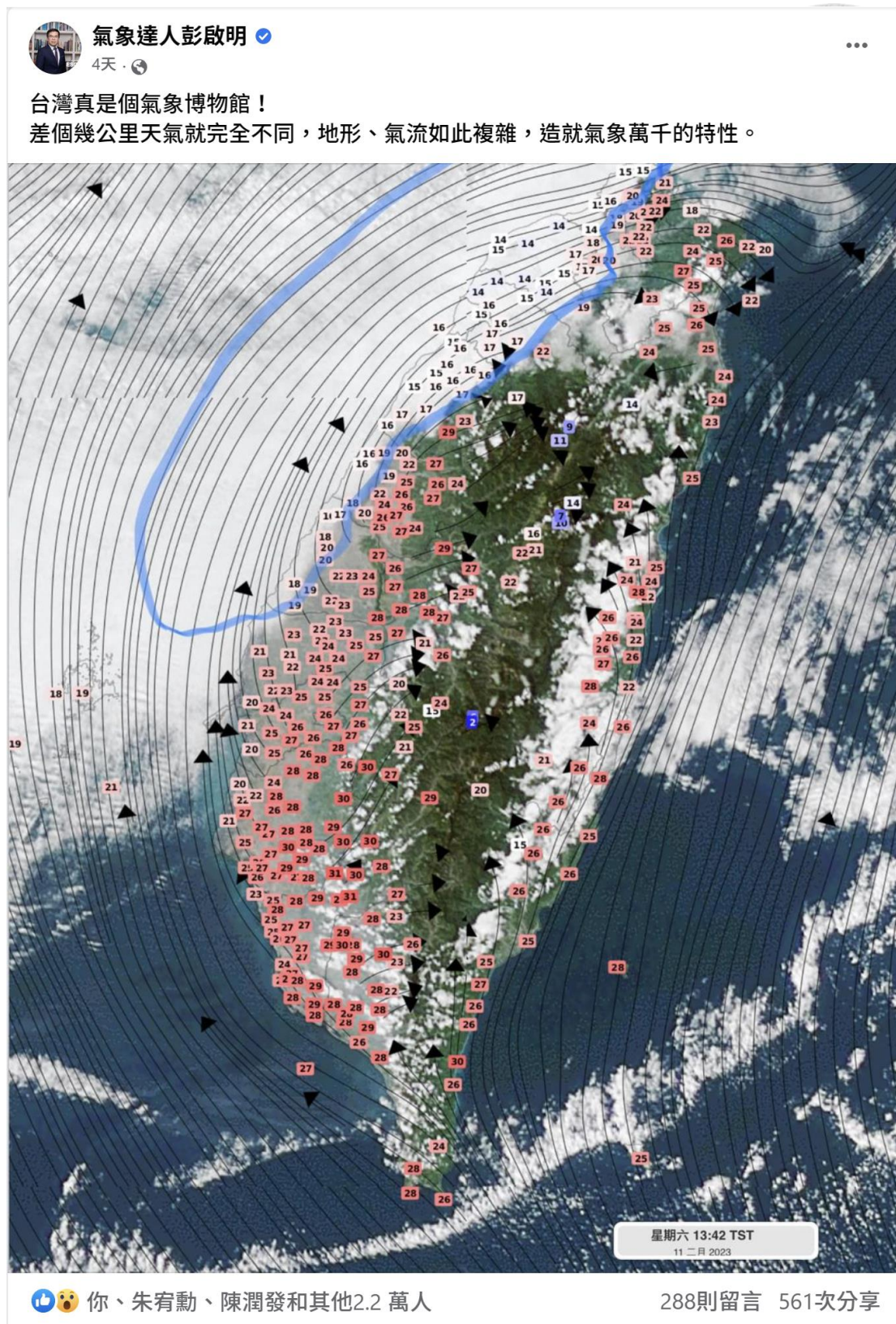


圖 24：氣象博物館（02/11 的貼文）（截圖自氣象達人彭啟明，2023）

不只是登山，而是台灣就是由眾多的山所組成，任何可能跟山有關的一切、即與這塊土地相關，像是被氣象專家讚嘆為氣象博物館的台灣，如果我們不要只在意「我要去的地方會不會下雨、會不會冷」等純粹工具性的思考，仔細看看這衛星雲圖（圖 24），發現小小一座島嶼，咫尺的距離，氣溫竟然可以相差 30 度，有的地方幾乎要成雙、有的地方卻在冬日仍然如炎夏般炙熱，這也是台灣這塊島嶼生態多樣性的緣由，我們大大小小的丘陵谷地、還有高聳入雲卻也深壑峭壁的千山萬壑，真的是大自然才有的鬼斧神工，給予這塊土地如此豐富的地景。

台灣的山，真的很棒。我會主張這才是當代台灣登山者所能依循的價值。

在這麼多與地景互動的過程中，其所蘊含的情感和意義，會建構起登山者與山林之間的關係。而在這之中所發生的事件與記憶，終而讓地景

（landscape）成為地方（place），讓登山者能夠一同與山納為一體，登山者也成為了裡的故事：關於他們是以什麼樣的姿態攀登，又以什麼樣的方式看待山，而山向登山者們打開的視野，讓登山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山走去，鑲造出登山者對山林地景的依戀（attachment）。

第四節、台灣山林經驗的啟蒙與依戀

台灣的人民，他沒有這片土地的認同感，只有國家的認同感。我們生長在這個環境，土地是你每天朝夕相處的，但是一直在談國家，國家它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名稱，你飛出去之後，你人在哪裡你都不知道；但相對的是說，每天在這個環境裡面生活的人才會有認同感。（受訪者柯三分）

我和柯三分柯大哥是在工作的時候認識的。彼時我是某一商業團的嚮導，帶團要去嘉明湖，當晚入住向陽山屋；而柯大哥是在山屋提供訂餐伙食的廚師協作。晚餐過後，打理完團員待他們紛紛睡去，「來喝茶啦！」柯大哥一句話，開啟了我至今想起仍澎湃不已的心緒。

柯大哥登山資歷已經 45 年，從事專業登山服務已經超過 30 年，他曾參與多次山域事故搜尋、搶救、救援等任務，並擔任各界山域技能授課講師、教練，如：消防署特種搜救隊、林管處、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消防局、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曾任各大電視台外景節目《台灣全記錄》、《大冒險家》協同主持人、技術顧問；並曾於 2010 完登台灣五大山脈大縱走探勘²⁰。

柯大哥的閱歷太豐富，那一晚可就是我聽，他說。

他說從小老師教青康藏高原，他從來不懂，不懂那是哪裡、是什麼；直到有天開竅，他去走了 110 天，為了那 5 個他聽不懂的字：「青康藏高原」。終於，現在他懂了。於是他連其它不懂的部分，也一併走了，雲南、甘肅、新疆。他說新疆是一種毒，到哪裡都是大山大水，叫人想一去再去；他不斷提到尼泊爾，說和台灣很像，山林地區的植被種類相似，差異就只在尼泊爾周邊有著 8000 米的高山。

他說教科書裡的台灣地理和歷史，他是靠雙腳走出來的。他已完登 5 遍百岳，走過台灣五大山脈，最遠從宜蘭三星山走到屏東大漢山，79 天未曾下山；他說曾經有過 17 天的縱走其中 15 天都在下雨，氣溫最高 -6°C。

他說他從民國 64 年開始爬山，從我出生那年（民國 79 年）進行搜救，已經超過 300 餘趟。搜救是他的專長。他說他有的、會的，都是山給的，他只是把山給予他的，再走入山裡還給山而已。

²⁰ 柯三分（柯正民）為全職登山工作者，亦為本次受訪者，五大山脈大縱走經歷可表 6。

他說尼泊爾可以有享譽國際的登山舞台和文化，憑什麼台灣的山林這麼棒而台灣不行？他說他很討厭華人短視近利的個性，看不到未來的願景。他說台灣人要拿出「態度」做事。

營燈的紅光照亮他半張臉龐，高山的夜晚往往較人閉上眼睛還要黑沉，但柯瑞的眼神卻比天空中任何一顆我所見過的星子都還明亮。

當時的我沒有辦法說話。

如果有任何登山者曾看過一座山而潸然淚下，那麼當晚的我即作如是。眼前正坐一大山，矗立我前，拔尖我面，見了山便失語、忘言。沒有辦法說話，只能感受而已。

原以為柯大哥專注的分享，不會留意到我萬分激動但安靜的淚框，「我這麼講，你很感動呀？」他問我幾歲，說他也喜歡我，我們可以是忘年的莫逆之交。

我終於能夠出言，關於柯大哥如何面對山、面對台灣的山：「我覺得那不只是態度，」我說，「是愛。」聲音裡有著抑不住的顫抖：「我感受到前輩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

柯大哥說：「你要向山走去，你就好好的走、專心走，多走、多看，要努力學，然後要投資自己！有遇到什麼問題、想學什麼，來問我。」

「好。」我像獲得什麼一樣沉重但痛快的回覆。

我被深深觸動，被柯大哥靠著雙腳所走出的登山之路、走出台灣山林的思路，而深深觸動。我重新思索，關於山，我要問的是什麼？應當不只是山，而是台灣的山。要透過身體實際的浸潤，走入空間，累積自己的經驗，但同時也要拉鋸出那個「裂隙」(gap)，好好觀望，未來的我要繼續爬山，而面對眼前的柯大哥的交棒，我的登山，接下來當代台灣的登山，是從哪裡起頭，又會走到哪兒去？



圖 25：向陽山屋的柯三分大哥（本研究拍攝）

這些在山上發生的事讓我有所啟發，而當這些事件與我的記憶、情感連結在一起時，並與我背後形塑我的價值和文化交織時，這一座一座的山對我來說，不只是登山有了意義，而是其存在就有之意義。而我必須探尋。

台灣的山有自己的特色，植物、蕨類也是台灣特有的，我自己更認識台灣，也更愛上台灣的原因，會覺得滿驕傲的，會更認同。（受訪者林玉倫）

走路爬山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很慢的去看台灣這個地方，好像會變得更去關心環境或者跟土地有關的事情。因為，有一種認識它之

後，你就會更覺得要珍惜這些東西的感覺，或者會比較有一種，我是屬於這裡。好像比較認識之後才會比較有。我覺得對我來講是耶，對土地的認同。(.....) 在我真的開始去走之前，比較沒有辦法去接觸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比較遠，所以感覺是真的開始去走之後才比較，對於台灣這件事情比較有感覺。(受訪者林怡炆)

也許是上了山才聽著前輩說著故事，也可能是為了出隊的路線所事先查詢的準備資料，當步入每一趟的山行，山野的歲月林相一步一步的被我們的雙腳掀開，踏進百年來山仍舊是山、而人卻已不在的蒼海故事之中，我發覺這土地的故事仍在敘說，而我也正是這故事之中的一份子，而我必須開始追問。

我覺得自己活在一個有點浪漫的世界，我都會回去翻一下鹿野忠雄或楊南郡的東西，很想走在他們的後面。有時候太懶惰不一定去找，或是他們去的地方我還沒去，會想有意識的去走他們的路線(.....) 對我來說有趣的是每一條路徑背後的東西是什麼。(受訪者鰻)

我會好奇我走過的路以前發生的事情(.....) 這就是一個走的路的歷史。很多台灣不同的路都有不同的故事。你再往前想說：那這條路一開始是怎麼樣子？原住民的獵徑？或是獵徑之前是不是只是水鹿的獸徑？同一條路，透過你行走在這條路上面，可以透過一種時空錯位的方式，來想像說以前在這邊生活的人、走過的動物會是什麼樣子。
(受訪者城市山人)

我對古道本來也不算特別有興趣，可是我對於那些山上的路怎麼開闢出來的，其實這件事情是讓我很好奇的，比如日清警備道(.....) 我

覺得走在這些古道上會讓我覺得跟過去的人有某一種精神上或是時空上的重疊（受訪者鐵杉）



許多受訪者在談論間都顯示出，他們現在其實都是有意識地去進行某方面接下來的登山活動的。他們嘗試去理解山路的緣由、從前山上的歷史與生活，以及過往和現代之間的連結，怎麼將自己的生命經驗也內化進登山的進程之中。

比如說看高俊宏的東西，他等於說，他一邊爬、一邊把他知道的知識世界、或自己內在的生命經驗寫進去。所以我就會，我覺得可能，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理解的方式，他那個方法，可以連結自己跟山，或是這些知識跟山（.....）就是你只要建立自己跟那個地方的了解或連結，就會對它更有親切感（.....）爬山會增加我認識台灣的動力，但也不是單方面的，走進山跟主動尋找山相關的知識，兩個互相加成。

（受訪者 eating）

其中更是有 2 位受訪者表示當初填的問卷、以及後來進行的訪談都讓他們覺得非常的珍貴且有意義，真的讓他們重新反思、並且好好回顧了自己為何而登山這件事情。也因此在不不論是原先問卷中簡答題的填寫、以及後來進一步的訪談，都表現出他們非常豐富而珍貴的收穫，山裡來的收穫。篇幅稍長，但我覺得內容十分寶貴，甚至我自認可能是這篇研究終最具價值的內容，所以我還是決定將他們這部分的經驗完整刊出。這是他們從山那裡獲得、又再內化而贈予我的饋禮。

像是馬利加加、Wesley，從他們的訪談內容中可以輕易地明白，在他們的登山過程中，他們不斷登山、因為每一次的登山都讓這些登山者們感到離這個

地方的某個面向越來越近，他們不只是要完成百岳而已，登山也不只是健身、休閒、健康的活動，這些登山者們會將他們走過的山、溯過的溪，吞納彷彿自身的血液，那些飽覽過也實際行經的稜脈和水系是身體逐漸蘊藏的文化，台灣的山為他們的記憶脈絡打開了新的視野、新的觀看的位置，登山者們對台灣的山林地景產生了依戀（attachment），這也是為什麼，自從開始攀登之後，登山者們一問再問、一爬再爬。

以前，我對台灣歷史印象，清代的開山撫番頂多只知道因為牡丹社事件，然後要建通往後山的路。但實際去走了八通關及關門古道，看了「萬年亨衢」、「開闢鴻荒」、「化及蠻貊」、「山通大海」、「德遍山陬」以及在關門山坳的華表洞，開始對古道建立的過程產生興趣，四處查找資料。日治時期的抗日事件也只知道霧社事件，實在是太無知了。泰雅族奮力抵抗的歷史，大豹社幾乎被滅社、宜蘭眠腦的溪頭群、桃園枕頭山戰役、新竹李崧山戰役、新竹霞喀羅戰役；3 大抗日事件，太魯閣戰爭由最強硬是理蕃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指揮，建立了合歡越（現在的中橫）耗時 8 個月將當時最驍勇善戰，一開始在花蓮新城將日本人打得體無完膚的太魯閣族，最後在西拉歐卡夫尼接受招降。後來的文官總督對付不了布農族，從大分事件一直到最後拉荷阿雷歸順，持續 18 年的抗戰，八通關越及關山越也因此而生。在駐在所撿到的酒瓶，也可以認識日本當時企業運作，百家爭鳴的麥酒廠後來被併吞，甚至在戰時變成專賣，之後又被法條拆解。歷史事件不能僅從書上讀，而是要實際走過、想像過、感受過，我坐在太魯那斯、無雙社的家屋群，想像這裡曾經是多麼的輝煌，這樣廣大的獵場，竟被兩個殖民政府遷移，最後會不了家，連打獵都是犯罪……（填答者馬利加加）



圖 26：八通關古道東西段中點，大水窟山屋（本研究拍攝）



圖 27：霞喀羅古道，白石駐在所（本研究拍攝）



關於登山這件事，行進的過程、和登頂是具有同等重量、一樣重要的。但是這個「行進」的開始，並不是發生在登山口，而是在開始查找這條山的前世今生、準備攀登的資料，從那一刻起，這條路線的攀登就已經開始。同樣的，路線的結束也不在登頂的那刻、或是踢出登山口的時候，甚至可以說，攀登也許從不會結束，因為身體會帶著在山上所歷經的一切，讓這座山進入登山者的視野當中、生命當中，與登山者化為共一的存有。

每個人對於環境的感受皆或有異同，而當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紐帶，也就是「地方之愛」(topophilia)，其感覺越是強烈時，該地方越容易令人回想起使人情緒較激動的事件、或是某些具象徵意義的事物；而最強烈的，往往是「家」的感覺 (Tuan：1974)。

我們身處一個非常有生命力的島嶼，然而從前的山林管制政策以致，構成了不被鼓勵的登山文化，因此歷來相對少有人親近；不過就在勇敢靠近山林之後，許多受訪者都表現出對於土地有所歸屬的感覺。

認同感會變強烈，因為畢竟課本上得知的台灣史，跟自己去研究台灣史真的是兩回事，你會知道很多以前課本上沒講的事情，其實無形中是會讓你對這塊土地產生更深的連結，會感觸到：「嗯，自己真的是這個土地上的一份子。」這些都要透過了解歷史才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最後會建立出對土地更深厚的情感，除了行走，還要研究，一定要透過雙腳。(受訪者城市山人)

然後會覺得你講愛台灣不是模糊的，而是你真的知道你在愛什麼 (.....) 你原本以為，可能是原本自己有在愛土地或是愛什麼，但我覺得相較於爬山之後，那個東西是變得清楚的，就是我說的你知道自

己愛是在愛什麼。我覺得可能也不只是山而已（.....）是爬完山之後有更愛那個土地，不一定是跟認同有關，認同並不直接等同於愛，認識，我覺得是認識，認識之後才會喜歡、才會是愛，覺得這些都是相對的，認識之後才會越來越喜歡。（受訪者 eating）



圖 28：奇萊南華光被八表附近東電西送高壓電網（本研究拍攝）

去爬山的時候，做一些台灣地理歷史上的研究，會增進對台灣的了解，我覺得有了解才會有喜歡，才會有認同（.....）景色很重要，但認識台灣是滿重要的一部分。像我想要去走一些路線，我還沒有辦法走的路線，就是因為在台灣史上有意義，八通關古道、能高越嶺，所以就很想走奇萊南華，會查一些，中間遺跡、駐在所，是我很想要知道的台灣的歷史。（受訪者台灣茶）

你站在山峰上環景，一邊東台灣海洋，你站在台灣的屋脊上，就把台灣的寶島連在一起：我們同一隊短短時間內走了奇萊跟武陵四秀，奇萊看過去就是東海岸（……）然後在品田山上的時候，發現天氣很好，西部海洋、苗栗外海的風機（……）我們隊員就說：「對我們好像，真的把台灣中間的屋頂走在上面，我們看得到東邊跟西邊，我們在飽覽這座島嶼。」你是站在那個中脊線上的時候，真的把整個景色都收在你的心裡。（……）才有這種「這是我們的島」的這種感覺，所謂熱愛台灣，我的這種感覺：嗯這是會讓我更喜歡，這是我們要守護要保護的地方。（受訪者丫澍）



圖 29：品田山山頂展望（本研究拍攝）

地景是一個世界的樣貌，一個我們立身於其中、並對於周遭環境採取了特定觀點所形塑的世界（Ingold，2000）；上述的這些登山者在接觸到登山的活動之後，經由他們身體的感官知覺與身處的環境互動，台灣的山林其意義已經嵌入在登山者與地景之間的背景關係之中（同上，2000）。而當登山者有了歸屬感，覺得自己好像更靠近土地了，這時的山林，其實就帶給這些登山者們奔湧的情緒，文化的價值，啟蒙了登山者們觀看這些地景的視野。

我所參與的【輔導員】訓練，結訓前會有一個 12 天的期末野地攀登計畫，最後一天，那是準備當天下午要下山的時刻，我同期的同學煊分享了她該次野地山行最大的體悟：「經過山裡和進入山裡是不一樣的。」不只是經過，更接近於「通過」（莊珮琪，2016），我們通過山林、通過野地，在未知的地方探尋；而在此結訓期末攀登過程裡，輔導員學長姐也不斷強調要我們不斷思考關於該趟山行的所有一切。山行，也是關係導向的，將路線、野地、土地和自己發生關係，而非只是將他們化作登山者登頂、完成自己目標的工具。

我覺得這一趟一趟的山行，山教會了我，讓我不斷去問，

每一次登山的過程，就好比不斷的叩問，山和人之間的關係。

山行，讓我更認識自己所生長的這塊土地，關於她的地理、風土和環境。而一次又一次，我開始能夠看見，原來就在我眼前的自然壯麗；慢慢可以聽曉，從來環繞我耳邊的多元話語。這逐漸累積的情感，形塑了我的認同，與意義。

我感覺山並不聳立於我面前，而是彷彿長在我身體之中。

台灣的山之於我，並不只是山、不是百岳的數字、也不是什麼冒險或是極限；而是富含我對腳下沃土的眷念，那兒長出一株株的綠草、巨木、雪白和瀑布，還有那鳥啊、蛇啊熊啊，與水鹿；即便是空氣中遭人誤認的瘴癘，我想都是生命所熱切詠歎的地景。

遙望哪天，當有人問我為什麼爬山，我可以毫不愧對的說：「因為我在這裡。我把路走出來了。」（Because I'm here, and I've walk my path.）

第五章、結論：以步履描繪山的輪廓



路徑並不通向答案，路徑就是答案。

詹偉雄〈砂礫、浪花、鬼、魂與路上的個性——

讀旅行文學的孤峰之作《故道》〉²¹

第一節、美好的地方不在地圖上任何一個點，

在一心追求美好的路上

【輔導員】課程 12 天的期末結訓野地攀登計畫的第四天，我們遇上了颱風，留守群組向我們回報，風雨可能因為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而變大。要不要繼續走？能不能繼續走？團隊內部在風雨中找到了過往原住民所使用的、但現早已廢棄的 Dolas 獵寮，在勉強擠下讓 25 人能夠站立的狹窄空間中，進行了幾乎長達半天的討論。當下必須做出判斷——因為接下來的行程原定是下切抵達莫很溪，並且通過狹窄的莫很峽谷——如果不繼續往前走，假設受到颱風影響以致降雨量暴增、莫很溪的水流變大，那麼莫很峽谷絕對是過不去了。有所爭執、摩擦、也有淚水和傾訴。最終團隊決議，當日暫時迫降（緊急紮營）。

隔日，據留守回報會是影響最大的時間，有點像在放平地時的「颱風假」，一般人都被囑咐待在家，所以隊伍沒有繼續往前、也沒有回頭往後，留在迫降的營地，持續進行靜態的課程。少了需要行進的狀況，當然空閒多了不少；趁著有比較多餘裕能交流的時間我向課程助教的學長 Ian 詢問：「為什麼雖然是漢人，但你卻願意花費許多的時間參與內本鹿的返家重建行動²²，總是跟著部

²¹ 出自 Macfarlane, Robert 《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2017）之序，頁 10。

²² 內本鹿（Laipunuk）為布農族傳統領域舊部落的地名，指中央山脈界在卑南主山與雙鬼湖之間，屬於鹿野溪流域的山地區域。直至 1941 年，內本鹿（Haisul）事件爆發，日本政府強

落回家？你有規劃過你自己的『返家行動』嗎？另外，跟原住民上山、和一般登山者把待在山上的時間拉長有什麼不同？」Ian 回覆我說，和原住民上山時所體驗到的，是關於生存的勞動。



圖 30：【野地教育輔導員】訓練課程期末攀登實際路線繪圖（同期同學許芷瑄繪製）

因為原住民的傳統裡並不那麼依賴裝備，也就表示事前用來因應環境的準備會減少，而現場所需處理環境的工作就會變多，例如原住民不會有帳棚、都是睡開放式的天幕，也沒有爐頭、瓦斯，而且多是煮生鮮食物；而為了驅避蚊蟲，勢必得要生火；而如果不撿柴就沒辦法生火，沒有火也就沒辦法炊煮，就可能沒有食物吃。

迫內本鹿布農族往淺山平原遷移。現今步行至舊部落須 4-5 日。返家行動指，自 2000 年後該部落族人啟動尋根計畫，每年花費 20-30 日回到舊部落，整理石板、砌駁砍圍牆，透過實際的行動傳承人與這片土地共生的智慧與記憶。更多資訊可參考網站：內本鹿 PASNANAVAN (laipunuk.blogspot.com) 及內本鹿人文工作室 (laipunukworkshop.blogspot.com)。



Ian Chen

2月5日下午4:42 · 🌐

內本鹿第21年，Katu集會所營建隊與GG補給隊昨夜會合後，今天一起平安下山！

結束了今年14天的內本鹿回家行動！

謝謝這次一起回家的夥伴，謝謝上山補給的朋友，謝謝領隊Katu老師，謝謝內本鹿，謝謝山。

Uninang !

#內本鹿

#走在成為人的路上

#內本鹿家屋重建行動

#內本鹿21年

#kulumah #minbunun #laipunuk



圖 31：2023 年內本鹿家屋重建行動第 21 年（本研究截圖製作）

關於生存的勞動，其實也就是因應著野地的特性：只要花費時間、做因應的勞動，就可以獲得立即性的回饋：有去取水，就有水喝；有去打獵，就有食物；有去撿柴，就能生火；只要生火，就能炊煮、驅避蚊蟲，夜裡睡上安穩的好覺。Ian 當時笑著說，其實和原住民在山上的生活裡，除了走路，真的就是

滿足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睡。雖然光是要滿足生理需求便往往需耗費大量時間，然而這些勞動的時間卻總讓他感到無比充實，彷彿你如何給予大自然，大自然便如何歸返予你。

不過後來，今年的回家行動出發前，Ian 為悼念曾經一起參與回家行動的其中一位夥伴，他再一次的回應了這個問題：「每年問自己的問題又重複出現，你到底為何而走，明明就不是你的事，也不是你的家，你到底去湊什麼熱鬧？」他說：「我終於搞懂了，雖然內本鹿妳再也無法出席，但妳的名字已經深深地刻在這個行動裡面，也勞勞地烙印在我們這些夥伴的心裡。」（陳彥辰 Ian Chen，2023）

我在 Ian 的回應裡，瞭解到原住民是如何看待大自然，也讓我體悟到原住民與自然之間所保持的關係。這使我類比想到在山上的登山者們，與山之間的關係。雖然 Ian 自己不是原住民，但是卻選擇了走在原住民回家的路徑上，今年是他參與的第 4 年，而按他的說法，他應該會想辦法逐年繼續走下去。也發現，他願意這般每年定期走進山裡，而且每次上去就是 10 幾 20 天，正是因為他、以及其他一起參與回家行動的人，他們走過這條路徑上，走向他們要前往的地方（place），並以此建立、維繫了他們和這個地方的情感連結與紐帶，也才能夠一年又一年的維持這個具歷史和文化意義的行動。

走往山去，意義不再是走入野地（wilderness），而是穿越過這個地景（landscape），回到所依戀（attachment）的地方（place）。Ian 還說，關於回家、關於從前的原住民如何選擇好的地方以棲居，他從部落的耆老那裡聽來的說法是：「美好的地方不在地圖上任何一個點，在一心追求美好的路上。」

第二節、路徑

山的路徑通往野地（wilderness），穿越地景（landscape），成為地方（place）。

有路徑（path）的地方就是有生物的地方，而就常人所能判斷為路徑之處，也往往也就是有人在的地方。身體會走出路徑，讓我們知道這是「可以抵達的地方」。



以前對台灣的認識就是，在地理空間上比較偏南北向（……）但就是東和西之間，當然台灣就是這樣一塊，但東和西之間就一直覺得有個很奇怪的空間、或是異次元隔在那邊。這件事情一直到我今年 2 月去走能高越嶺的時候，才知道，喔竟然我們從南投進、花蓮出，然後自己真的可以從台灣西邊走到東邊，好像真的連連看連起來了（……）這件事情很震撼。包括原來自己能夠這樣走，這些路原來以前人這樣開闢出來的，包括電塔，哇到底是怎麼來的。（受訪者鐵杉）

我認為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點——誠如上一章的最後所述，經過和進入是不一樣的——鐵杉完全說出了我自己成長經驗中遭到侷限的視野。

在尚未接觸登山之前，遇到放假，當然旅遊便是首選。我自己是台北人，以往怎麼挑，就是先決定要在東部還是西部，決定了大概就在那個區域玩，好像很理所當然的不會想要安排在旅途中將東西部串連在一起，基本上當然是因為北橫中橫南橫交通時間成本很高，隱隱約約也大概知道是因為要走山路，但潛意識似乎從未想過要嚴肅的認識中間這一大塊會被我「穿越」的空間——沒錯，泰半就只是穿越，也就是「經過」而不是「進入」——我只將這個空間、這其中的公路，作為我為了抵達目的地所使用的工具；更細緻的來說，我只將這些公路所延伸出的路線，視為我可以前往的地點，而沒有想過在既有的公路之外，有沒有其它路徑？

畢竟，有路徑的地方就有人，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我怎麼會從來沒想過，要去探尋中間這一大段被我所穿越的空間，的故事？

這也跟我們習慣所使用的移動工具有關。在當代都市裡，多數人已經習慣了跟種載具作為我們移動的方式：包括腳踏車、機車、汽車、公車、火車、飛機……除了很短距離的移動之外，我們已經多久沒有嘗試，使用我們的身體，前往另外一個距離遙遠的地方（place）？

我們不會，因為這些移動都是講求效率。我們為了更快、更有效率的抵達抵達地點（site），所以我們選擇使用這些交通工具來移動，它們都是工具，為我們服務。

然而，依據不同的移動方式，走出來的路徑是不一樣的，目的不一樣，價值也不一樣。

好比一般人所熟知的八通關古道，其實是分成「清朝八通關古道」以及「日治八通關越嶺道」（玉山國家公園，2023）；2 條路徑雖然有所交會，但實際是 2 條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內本鹿回家行動的 Katu²³ 老師在【輔導員】授課時說明，清朝的古道用途主要只為了運送食糧與砲彈，所以在路線上的挑選會選擇捷徑，基本上就都是走稜線，同時那時候對該區域內的也沒有其它意圖，大概保持著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度，會避免經過蕃社；而日治時期的越嶺道則完全不同，一開始的理蕃政策就是為鎮壓，為了攻陷原住民，所以越嶺道的開鑿完全就是要深入部落，並且在沿路上設置多處駐在所，以控制各個蕃社，而面對擅長游擊戰的蕃人，日本人選擇直接將大砲運入山中，因此越嶺道皆沿著山腰而行，路徑寬大好走。這也是為什麼山友間提到「清八」與「日八」，總會說清八很累，因為要沿著山稜線一直上上下下；日八很好走，但危險，因為

²³ Tama Katu，漢名柯俊雄，內本鹿人文工作室文化部長，「在山中最擅長說故事男人，除了是均一中小學的歷史老師外，也致力推動人文登山，帶領均一的山海課程。夢想是以內本鹿為舞台，寫一部歷史愛情小說，因此這幾年來利用長假期間探勘內本鹿及周遭地域，訪談各部耆老的空间記憶。只要拿起吉他就會化身唱作俱佳的部落民歌手。」（引自內本鹿網站）

當初選山腰開路，若缺少維護，若遭遇山崩道路便可能直接坍方消失，形成危險的山壁邊坡。

不同的目的與價值選擇，走出相異的路徑（path），而路徑在其中所鑲嵌的記憶、文化、文化與意義便迥然不同。

我想要有意識的去走那條路，路徑就會不太一樣。（受訪者鰻）

每個地方都是荒野，每個荒野也都會連接著文明。（……）

「路」的開展就是文明的象徵，路到哪裡，文明就到哪裡。我說的

「路」，是包括人類踩出來的小徑，都是工業、科技、文明。現在地圖產生器，這些 app，網路文明的延展，它才成為我們、庇護我們、讓我們有能力上去的地方。（受訪者 Keith）

如果當我們登山的時候，也是像在日常平地的思考模式，只是用路線的想法來做思考，我們將只能夠把目光看在既有的路徑上，我們的視野會受到拘束，也導致我們的意識與價值在不知不覺間被無形的框限住。人對山的理解與想像若在潛移默化中遭到定型、僵化，要怎麼期待當人成為登山者的時候，能夠發現其它不同可能的價值與路徑？

【輔導員】課程中，負責人展哥²⁴不斷提醒，要我們在所有的行動、決定中，有所「**覺察**」（awareness），覺察就是野地教育最核心價值。進入山裡的人反覆省思——我們與野地的關係是什麼？我們與山的關係是什麼？希望我們

²⁴ 連志展：台灣生態登山學校（TWEA）創會理事長，美國野地教育協會（WEA）認證戶外教育指導員、TWEA 課程總監。曾任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濟學系兼任講師；歐都納七頂峰八千米計畫專案經理；歐都納海外遠征訓練營課程總監。國內外高海拔、非傳統路線、技術攀登之多年帶領與攀登經驗。

能夠帶著更多的問題、更多的眼光、更多的意識進入山之中。其中也有一個部分就在教導我們如何區分、並選擇「目標導向」(goal-oriented)以及「關係導向」(relation-oriented)。

這當中最主要的 2 個向度是「關係表現」以及「任務表現」。任務便是最注重任務表現，推到最極致的狀況就是，即便犧牲關係也在所不惜；關係導向恰好相反，即便犧牲任務也沒關係。就像現在多數的登山者彷彿都有一個目標，一定要登上頂峰、完整百岳，看著數字的積累，目標的達成就彷彿是一種榮光；卻常常容易在過於具體卻流於表面的過程裡，忘記登山含有的其它可能。同樣是八通關古道，抱持著不同的眼光，將之理解為人走的路／炮走的路／回家的路／戰爭的路，我們對其所聯繫的情感連結，肯定有著巨大的差異。

山，由於人類投以相異的目光，而形成不同面貌的地景，也緣於人類所採取的接近方式，走出特定的路徑，形成不同的地方 (place)；然而，山仍然保有野地 (wilderness) 的特性，也就是其乃一陌生的環境，在這環境中，什麼都有可能發生；每當【輔導員】的 12 天期末攀登的山行中，遇到了各種困境，展哥便會告訴我們：「不確定性就是可能性。」(Uncertainty is Possibility) 但他同時也提醒：可能性 (possibility) 也不過是機會 (opportunity)，而機會到底是轉機還是危機，還是必須回到登山者所做的每個選擇，決定他要走出什麼樣的路徑 (path)。

第三節、結語

行政院在宣布 2020 脊梁山脈旅遊年後，也在 2021 年開始打造國家綠道，表示要「讓國人瞭解歷史、珍惜自然資源並認同臺灣」，總共做了 7 條，包括「淡蘭百年山徑國家級綠道」、「樟之細路國家級綠道」、「山海圳國家級綠道」、「百年大圳國家級綠道」、「糖業鐵路國家級綠道」、「原民古道國家級綠道」及「脊梁山脈國家級綠道」。(行政院，2021)

台灣不只3大古道！ 還有4條長距離路線規畫中



圖 32：行政院規劃中的 7 條國家級綠道（楊乃錚，2023）

很高興看到有更多的「路線」被規劃出來。這 7 條，有郊山、有中級山、也有高山。已完工的像是淡蘭古道和樟之細路，多是郊山古道，也就是當初行走的目的主要為了經濟的交通往來，就此而言，雖然這些古道也連接著山徑，但是中間多數都有被人類所控制、支配的領域，也就是被佔有、能夠長久居留的地方，不具備野地（wilderness）的特性；而山海圳則是一路「從 0 到 3952」，從台南海平面走上玉山，將都市與高山一路通貫，當然相對而言是較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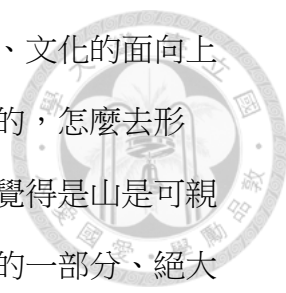
備野地特性的，不過玉山為第一高山，還是設有部分基礎建設，如塔塔加遊客中心、排雲山莊等建物；接下來當然會更期待原民古道和脊梁山脈這 2 個貫穿中級山與高山的步道路徑會如何設計。

而不管是山齡 45 年的柯三分大哥、還是山齡 5 年的受訪者 Y 澍，也都有提到，國家在路線上的建置應該要有更多的設計和分級，讓人們前往登山，不只是尋求一種體驗、不只為完成某種目標，而是文化的紮根，讓登山者們願意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探更深，而在這整個過程當中，創造出更多的機會讓人能夠親臨現場，豐富一般民眾身體的感知（perception）經驗。

我們的地理環境、歷史淵源，能夠透過小學的教育課本、課綱，多加強對這片土地的解釋跟描繪，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瞭解台灣。尤其像最近這 2 年，為什麼山裡面為什麼都是人？因為他們出不了國門，所以才慢慢的接觸台灣這片土地（……）

你剛開始不要多，做 2-3 條，慢慢做示範步道；像我一直在提八通關越嶺道，日本人做的到現在 100 年了還在用，這些步道是有歷史的、有血淚的、有故事的，可以慢慢的去呈現給民眾，讓他們慢慢的去徒步（……）就由這當中可以讓這塊土地可以更加有價值（……）要讓土地對民眾的認同感，你就必須要有文化的札根，民眾才會對土地相知相惜。（受訪者柯三分）

路線的分級可以讓大家更親近的部分，政府可以做得更多。如果你說認識台灣，讓更多人來體驗（……）不是只是某種景點式的認識，像是台灣大三鐵、騎車環島、日月潭，更多是讓參與旅遊的人、認識台灣的人，自己去經驗整段的過程（……）山岳目前做到的比較少，感覺供給跟需求之間滿大的落差。（受訪者 Y 澍）



同時在政策上，除了上述藉由硬體改善空間之外，在教學、文化的面向上做推廣，都還有許多提升的空間。就如同第四章第三節所提到的，怎麼去形塑、建構出台灣的山林地景？必須轉化登山的形象，要讓民眾覺得是山是可親的，使之明確感受到山不只是在我們的周圍，而是山就是台灣的一部分、絕大部分，我們就在山之中，讓民眾像是其它旅遊景點一樣，即便有著只是模糊的印象也好，如此方能有所好奇、產生興趣，便願意進而認識山，卸除過去人們對於登山受到僵化的刻板印象，並在技術和知識上做到啟蒙（**enlightenment**），去改變登山者面對山的態度（**attitude**），才有可能轉換其在登山者心目中的形象，並結合登山者自身的價值觀（**value**），打造出有別以往的台灣登山的世界觀（**world view**），便有機會體現台灣新的台灣山林地景的面貌。

另外，不要忘記，第三章的第二、三節已有所述，在法規和制度上的缺失，極力的需要補正：從管理者的面向上，最大也最重要的就是商業活動的定義與規範，若無法定義，則規範上必如同現在有所缺漏，散亂各處的法規和不同負責的主管機關需要被好好的整合，有了好的制度，才能進到下一步從業者，也就是嚮導的認定與標準，建構出有品質的商業團，培養好公司，訓練好嚮導，走出好路徑，帶出好路線，最後回到使用者，也就是廣大的登山群眾，必須確實的統計各個區域的使用人次、調查活動的人口，才有可能做出準確規模的市場評估與活動範圍，形成不一樣的視野和眼光。登山者可以不再只是盲目追求完成目標的人，而更多去思考其與山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讓帶團的嚮導，不會淪為只是協助團員完成目標的工具，而是真正的，帶路的人。

使用多樣化的工具、無論是硬體的、軟體的，打造出不同的路徑（**path**），讓台灣的登山者在未來踏上山徑之時，用步履一步步描繪出各自在路徑上所發生的事件和記憶，山林地景的歷史和文化輪廓將能夠被認識，並形成登山者與山的緊密連結，讓登山者能回顧自己與山之間的關係，交織出地景依戀（**landscape attachment**），也創造更多接近山的價值取徑。

參考文獻



Ardito, S. (2000 [2004]):《高山極限之旅——超越世界的巔峰》，黃中憲譯，台北，台灣麥克。

Basso, Keith H. (1996a) *Wisdom Sits in Places: Landscape and Language Among the Western Apach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Basso, Keith H. (1996b) *Wisdom Sits in Places: Notes on a Western Apache Landscape*. In *Senses of Place* (eds) Steven Feld and Keith H. Basso.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Bonington, Chris (2008 [2021]):《靈魂的征途：安娜普納南壁》，林友民譯，台北市：臉譜，城邦文化。

Frances (2020):〈健行達人專訪：聽崔祖錫談登山健行，找回身心的平靜〉，TRAVELER Luxe 旅人誌：
<https://www.travelerluxe.com/article/desc/200003489>

Geertz, Clifford (1996): Afterword. In *Senses of Place* (eds) Steven Feld and Keith H. Basso.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Ingold, Tim (1993): *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Ingold, Tim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Ingold, Tim (2011): *Being Alive -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London: Routledge.

Kagge, Erling (2018 [2020]): 《就是走路：一次一步，風景朝你迎面而來》，謝佩奴譯，台北市：大塊文化。

Kaisu Ilona Kalliola (2013): *Walking through the Mountain Landscape: Cultural Encounters, Spatial Knowledge and Placed Memories of Guides on Mount Kenya*,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Master's Thesis.

Leopold, Aldo (1949 [2015]): 《沙郡年紀：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李靜滢譯，台北市：果力文化。

Macfarlane, Robert (2003 [2019]): 《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高山》，Nakao Eki Pacidal 譯，新北市：大家出版。

Macfarlane, Robert (2012 [2017]): 《故道：以足為度的旅程》，Nakao Eki Pacidal 譯，新北市：大家出版。

Merleau-Ponty, Maurice (1945 [200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UK: Routledge.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1): 《眼與心》，龔卓軍譯。

Moor, Robert (2016 [2018]): 《路：行跡的探索》，駱香潔譯，新北市：行路出版。

Mount Kinabalu(2021): Packages: <https://www.mountkinabalu.com/packages>

Nan Shepherd (1977 [2019]): 《山之生：一段終生與山學習的生命旅程》，管嘯塵譯，新經典文化。

Nash, Roderick Frazier (1967 [2014]):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Yale.

Peet, Richard (1998 [2005]): 《現代地理思想》，王志弘、張華蓀、宋郁玲、陳毅峰譯，台北市：群學出版社。

Schama, Simon (1995 [2013]): 《風景与记忆》，胡淑陈、冯樺譯，南京：译林出版社。

Solnit, Rebecca (2001 [2010]): 《浪遊之歌：走路的歷史》，刁筱華譯，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Stingy Nomads (2020): *Climbing Mount Kinabalu on a budget*:

<https://stingynomads.com/climbing-mount-kinabalu/>

Tuan, Yi-Fu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S.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19): Non-commercial Organized Groups:

<https://www.nps.gov/band/planyourvisit/non-commercial-organized-groups.htm>

Wilderness Connect: *The Wilderness Act*: <https://wilderness.net/learn-about-wilderness/key-laws/wilderness-act/default.php>

Wonderful Malaysia (2019): Mount Kinabalu:

<https://www.wonderfulmalaysia.com/sabah-borneo-attractions-mount-kinabalu.htm>

中華民國空軍救護隊（2019）：搜救指揮管制組織圖，海鷗部隊：

https://air.mnd.gov.tw/Airforce_Am/About/About_Detail.aspx?TID=1&ID=3

內本鹿 PASNANAVAN：<http://laipunuk.blogspot.com/>

內本鹿人文工作室：<http://laipunukworkshop.blogspot.com/>

內政部戶政司（2021）：全球資訊網 - 人口統計資料 -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 戶數、人口數及遷入、遷出 - 01 村里鄰戶數及人口數：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2021）：〈太魯閣國家公園核准入園隊數人數統計表〉，

太魯閣國家公園全球資訊網：

https://www.taroko.gov.tw/News.aspx?n=5543&sms=10333&_Query=32119087-ea94-4b42-b80d-10ffee67d4c8

台大登山社（1999）：《丹大札記》，何英傑編，玉山社。

台灣文博會（2018）：《BODY KNOWING | 一座高山博物館》，台北：華山

1914 文創園區。

玉山國家公園（2023）：〈八通關越道〉：

<https://www.ysnp.gov.tw/StaticPage/AncientRoad1>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21）：〈請問 91 年~109 年進入玉山國家公園生態保護

區核准人次為何？〉，台灣國家公園入園入山線上申請服務網：

https://npm.cpami.gov.tw/news_4main.aspx?ID=1153

交通部觀光局（1997）：《山岳遊憩系統資料評估與規劃期末報告》，台北：交通

部觀光局。



交通部觀光局（2018）：〈中華民國 106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

<https://admin.taiwan.net.tw/Handlers/FileHandler.ashx?fid=11f15ccb-e211-4cdd-8548-9b325ae2771a&type=4&no=1>。



交通部觀光局（2020）：〈2019 年台灣旅遊狀況〉：

<https://admin.taiwan.net.tw/FileUploadCategoryListC003340.aspx?CategoryID=7b8dffa9-3b9c-4b18-bf05-0ab402789d59>

安川茂雄（1977）：《最新登山學》，樂山譯，台北：國家出版社。

江本嘉深（2007）：〈埃佛勒斯峰登頂以來五十年——登山的文化史〉，賴惠鈴譯，刊於《山的世界》，梅棹忠夫、山本紀夫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行政院（2021）：〈打造 7 條國家綠道 蘇揆：讓國人瞭解歷史、珍惜自然資源並認同臺灣〉：<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c20e8a9e-f303-4a3e-86dd-4b0d6aa0738d>

行政院主計總處（2000）：〈台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報告：休閒生活與時間運用〉，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3395&ctNode=2387&mp=4>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行業統計分類-第 8 次修訂（95 年 5 月）：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Content.aspx?RID=8&PID=OTMxOQ==&Level=4>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6）：《運動與產業》：
<https://www.sa.gov.tw/Resource/Other/fl451369381976.pdf>

李再立 (2017):〈登山產業作為運動產業的發展 ～兼談體育法的修訂〉, 2017 全國登山研討會。

李建興、莊淑萍 (2009):〈我國登山嚮導員制度的發展策略〉, 2009 全國登山研討會。

李美涼〈這張能抵～登山嚮導證嗎?〉, 個人臉書 Facebook 公開貼文:

<https://www.facebook.com/meiliang.lee/posts/pfbid0fyQAecBXGmnvW7fFcAfWfQCdo5kiwH6SoMEWyQ9h1rb1NT3m8u6S57zFDepR4BtvI>

李逸涵 (2018):〈何謂勘查及為何勘查(2)〉, 個人臉書 Facebook 公開筆記: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776810419807208/>

林文和 (2001):〈馬來西亞神山公園嚮導制度暨生態資源考察〉,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09003719>

林文玲 (2013):〈疆域走出來—原住民傳統領域之身體行動論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九十一期, 2013 年 6 月, 頁 33-92。

林玫君 (2004):〈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登山行動〉, 國立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林玫君 (2008):《台灣登山一百年》, 台北: 玉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2023):〈大鹿林道東線〉, 林道資訊, 林道現況:

<https://hsinchu.forest.gov.tw/ForestRoad/10003290>

沼井鐵太郎 (1997):《台灣登山小史》, 吳永華譯, 台中: 晨星出版社。

法務部 (2021a):《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20058>

法務部 (2021b):《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110001&flno=2>

法務部 (2021c):《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20056>

侯俐安 (2021):〈封山月餘沒工作！協作紓困無門 「政府不要忘記我們」〉，聯

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266/5571284>

侯俐安、游昌樺 (2019):【調查採訪／高山仰「止」？——台灣山岳觀光的障礙

賽】，聯合報系調查報導：<https://topic.udn.com/event/0530hiking>

姚舜 (2020):〈山岳探險玩家崔祖錫談「登山健行」〉，【超級玩樂大帝國】，九

八新聞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7VE8jkQQYI>

紀金慶 (2020):《PHEDO 遛哲學-現象學系列：胡賽爾、海德格、梅洛龐蒂》

YouTube 播放清單，台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 Phedo 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vF_sLhcqQ&list=PLQYYLdIJ-teH27W_nxBV34BGb644a4Dkh

徐銘謙 (2015 [2017]):《我在阿帕拉契山徑——一趟向山學習思考的旅程》，台

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崔祖錫 (2012):《登山，才看得見最美的台灣：從郊山到高山 66 條經典路線

和不可不知的登山常識！》，台北：高寶國際出版，希代多媒體發行。



- 張宗昌、余智生 (2009):〈台灣地區登山研究現況與發展趨勢探討—以西元 1999-2008 年登山學術論文為例〉,《嶺東體育暨休閒學刊》第 7 期。
- 張芳慈 (2012):〈觀光凝視、觀光真實性與地方依戀影響關係之研究——以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為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蕙芳 (2000):〈逃離與追尋——登山的社會學研究 (以兩個登山團體為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張嚴仁、石明宗 (2004):〈由海德格思想探討登山意義的形成〉,《大專體育》第 72 期。
- 排雲山莊-塔塔加餐廳 (2021):訂餐,雲豹休閒有限公司:
https://go17713.ego.tw/display_1.html#menu
- 教育部 (2021a):〈運動產業內容及範圍〉,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913#lawmenu>
- 教育部 (2021b):〈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983>
- 教育部 (2023a):〈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主管法規系統查詢: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983>
- 教育部 (2023b):〈辦理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主管法規系統查詢: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979>
-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21):荒,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5233&q=1&word=荒>

教育部體育署 (2013):〈台灣地區運動參與人口調查〉:

<https://www.sa.gov.tw/Resource/Other/fl387422688352.pdf>。



教育部體育署 (2016):《山野活動安全手冊》，陳永龍編：

<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1294>。

教育部體育署 (2020a):〈107 年度運動產業年報〉，推估試算我國運動產業產值及就業人數研究報告：

https://isports.sa.gov.tw/apps/Download.aspx?SYS=TIS&MENU_CD=M07&ITEM_CD=T01&MENU_PRG_CD=4&ITEM_PRG_CD=2

教育部體育署 (2020b):〈109 年運動現況調查案結案報告書〉，i 運動資訊平台：

https://isports.sa.gov.tw/apps/Download.aspx?SYS=TIS&MENU_CD=M07&ITEM_CD=T01&MENU_PRG_CD=4&ITEM_PRG_CD=2

教育部體育署 (2020c):〈推估試算我國 107 年度運動產值報告〉，推估試算我國運動產業產值及就業人數研究報告：

https://isports.sa.gov.tw/apps/Download.aspx?SYS=TIS&MENU_CD=M07&ITEM_CD=T01&MENU_PRG_CD=4&ITEM_PRG_CD=2

教育部體育署 (2021):〈109 年報〉:

<https://www.sa.gov.tw/Resource/Ebook/637606650579984064.pdf>

梁明本等 (1999):《安全登山手冊》，台北：交通部觀光局、台灣省林務局。

莊珮琪 (2013):〈自然環境下的身體文化探究〉，《運動文化研究》第 23 期。

莊珮琪 (2016):〈登高望遠：另一種「通過」的詮釋〉，《體育學報》第 49 卷第 1 期。

- 許曉華 (2014):〈永續台灣——台灣的生物多樣性〉,《科學發展》501 期。
- 陳永龍 (2012):〈山野教育政策與行動方案芻議〉,2012 全國登山研討會。
- 陳仲嶙 (2016):〈荒野法對台灣土地圈護法制的增益:美國經驗提供我國的啟示〉,台灣土地研究第十九卷第二期,頁 101-144。
- 陳佩周 (1996):《台灣山岳傳奇》,台北:聯經。
- 陳其澎 (2010):〈台灣高山型國家公園登山運動的空間想像〉,《東亞運動思潮:國際運動社會學期刊》第 1 期。
- 陳其澎 (2011):《身體與空間:一個以身體經驗為取向的空間對話》,暢通文化。
- 陳彥辰 Ian Chen (2023):〈內本鹿第 21 年〉,個人臉書 Facebook 公開貼文:
<https://www.facebook.com/ian.chen.712/posts/pfbid02DHG6Lmcz8bXa1dw4e1oS3Xw3ySfo8hbpcyYwBVAWKZYRcuwUzmocGMH1qRqmmQUl>
- 陳渭璇 (2012):〈登山者的自然經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陳維霖 (2000):《登山學》,台北:國家出版社。
- 陳龍佳 (2015):〈登山隊組織變革與山難事故增加的關聯〉,2015 全國登山研討會。
-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2021):〈進入生態保護區人數歷年統計表〉,雪霸國家公園全球資訊網:
<https://www.snpn.gov.tw/Site/OpenData/Detail/53d0d5e0-b613-4d86-933e-b8c3b1024bae>

報導者 (2021):〈等待解封的日子：疫情裡找尋出路的服務業者群像〉:

<https://www.twreporter.org/a/photo-covid-19-service-industry>

彭啟明 (2023):〈台灣真是個氣象博物館!〉, 氣象達人彭啟明 FB 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766066478217073&set=a.274756487348077>

程詩馨 (2007):〈從山屋反思台灣的登山經驗〉, 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黃怡璋 (2000):〈建築空間本質的探討—從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出發〉,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黃冠閔 (2009):〈觸覺中的身體主體性——梅洛龐蒂與昂希〉,《台大文史哲學報》第 71 期。

黃意嵐 (2013):〈當代台灣登山者的身體實踐與經驗〉,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黃麗瑩 (2007):〈越過生命的那一座山——女性的登山體驗與登山對其生命經驗的影響〉, 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楊乃錚 (2023):〈徒步商機紅遍全球! 台灣三大古道登世界舞台〉, 商業周刊: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mag_page.aspx?id=7007232

楊建夫 (2001),《台灣的山脈》, 台北市:遠足文化。

溫硯萍 (2016):〈移動中的女性身體經驗初探——以登山、溯溪、攀岩為例〉,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葉金川 (2012):〈台灣的登山運動〉,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http://www.alpineclub.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ho-165-1&Rcg=36>

董威言 (城市山人) (2019):〈台灣商業登山活動之管理 借鏡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商業服務 (NPS Commercial Services) 之體制與經驗〉, 2019 全國登山研討會。

董威言 (城市山人) (2020):〈「荒野」是什麼?從美國戶外核心精神談登山活動管理〉, 聯合報系鳴人堂: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1433/4657327>

董威言 (城市山人) (2020):〈跟團爬山面面觀:冰島篇〉, 山人手札:

<https://mountainurbanite.com/2019/08/21/跟團爬山面面觀:冰島篇/>

董威言 (城市山人) (2023):〈關於城市山人〉, 山人手札:

<https://mountainurbanite.com/about-me/>

廖啟政 (2006)〈解讀思源埡口〉, 蘭陽電子報 018 期, 蘭陽博物館:

<https://www.lym.gov.tw/ch/collection/epaper/epaper-detail/06de9ee2-c765-11ec-98e3-2760f1289ae7/>

歐宗明 (2012):〈登山經驗的現象學探索——在身與心之間〉,《運動文化研究》第 21 期。

蔡正云 (2014):〈走出來的台灣意識? 徒步環島的行旅經驗〉, 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蔡怡玟 (2015):〈試以詮釋現象心理學初探段義孚之地方之愛〉, 應用心理研究》

鄭安晞（2007）：〈台灣登山史架構、範疇與分期初探〉，第 11 屆全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

鄭安晞等（2013）：《台灣登山史》，鄭安晞、陳永龍編，內政部營建署。

鄭侑青（2020）：〈山之記行 — 羌虎登山嚮導訓〉：<https://ran-jake.medium.com/山之記行-羌虎登山嚮導訓-4ade5e04649c>

龔卓軍（2006）：〈身體感與時間性：以梅洛龐蒂解讀柏格森為線索〉，《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44 卷 1 期，頁 49-100。

附錄一、第一階段問卷題目

問卷標題〈登山的啟蒙、地景、知覺與身體經驗〉



一、基本資料

1. 登山者的相關資訊（性別、年齡、學歷程度、職業別、目前年收入狀況、生長地點、居住地點、平時運動習慣、從事戶外運動）
2. 登山方式與特性（登山資歷、出隊類型、路線類型、登山頻率、主要的登山路線類型、在隊伍中的角色）

二、登山的經驗

1. 對登山的想法（登山的目的、最受吸引的登山景色、面對山的態度）（單選題）
2. 目前為止，最喜歡爬山的哪一部份？填答題
3. 目前為止，最不喜歡爬山的哪一部份？填答題
4. 怎麼接觸到爬山的？開始爬山的契機是什麼？填答題
5. 後來想要繼續登山的動力是什麼？填答題
6. 目前為止印象深刻的登山經驗、或是否有經歷過什麼樣的特殊事件？

三、登山的身體感知經驗

1. 你覺得爬山之後有更瞭解自己的身體嗎？（單選題）
2. 你覺得爬山的時候自己身體的感官知覺有更敏銳嗎？（單選題）
3. 大部分行進的時候，你都在想什麼？
4. 身體最大的感受是什麼？——行走的感覺、負重的感覺、呼吸的感覺，環境帶給你的感受是什麼？觸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等……感官知覺、或是意識上的覺察，跟平時有什麼差別嗎？

四、 山林地景的空間經驗及依戀

1. 你覺得爬山之後，自己有更瞭解台灣的地理環境嗎？（單選題）
2. 你覺得爬山之後，自己有更瞭解台灣的人文歷史嗎？（單選題）
3. 爬山之後，你會覺得自己更認識台灣（土地）嗎？（單選題）
4. 承上題，如果你覺得自己更認識台灣（土地）了，請試著舉例

（若沒有，請填「無」）

5. 在爬山之前，你對台灣山的想像／理解是什麼？跟國外的山有什麼不一樣？開始爬山之後呢，對爬山的認識跟之前有差別嗎？

6. 爬過台灣的山之後，你覺得自己有更熱愛台灣這塊土地嗎？

（單選題）

五、 登山者如何看待與山之間的關係

1. 你覺得爬山帶給自己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2. 如果有人剛開始要嘗試爬山，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3. 關於登山，你有其它想說的話嗎？

若您有意願在本問卷後接受進一步的訪談，歡迎在此留下聯絡方式：)

附錄二、第二階段訪談大綱



一、登山的經驗

1. 怎麼接觸到爬山的？開始爬山的契機是什麼？
2. 後來想要繼續上山的動力是什麼？
3. 爬山的目的，從剛開始爬到現在，還一樣嗎？中間是否有經歷過什麼轉變？
4. 有沒有過什麼時候，「山」對你來說，曾經變成一種考驗？或者挫折？

二、登山的身體感知與山林地景的空間經驗

1. 登山時對於環境的感受，和在平地時一樣嗎？對您而言，是否能藉由登山的身體經驗，累積土地的認知，形塑大尺度的地景地貌？
2. 如果我們將某種特別的時刻，視作接近奇蹟的瞬間（pinch me moment），你是否曾在爬山時有過這樣的經驗：讓你感覺自己和台灣這座島嶼之間有著強烈的連結，而感到十分緊密？

三、登山者如何看待與山之間的關係

1. 您曾經將山作為一個主體，去認識她、瞭解她嗎？換一個說法——如果今天把山視作您的好朋友，能不能跟我分享你們之間發生過的故事？
2. 爬山之前／之後，影響自己最大的部分是什麼？

※ 此僅為題目大綱，會再依據第一階段的問卷填答內容、與受訪者當下的反應與其經歷做進一步的深入訪談。